



# 宣南夢第一集

## 目錄

### 第一回

魂歸泉路黑死知縣變活道探  
血染頂子紅南草員辦北密

### 第二回

友誼親情報館成魔窟  
尋花問柳遊子入迷途

### 第三回

打茶園大小偵探獻虛情  
遊花園大學談逛術

### 第四回

一言涉機密老友關心  
萬里寄郵程真名現眼

### 第五回

花絮絮團成紙醉金迷  
燕鷺鷺撲簇燈紅酒綠

宜南夢 第一集 目錄

第六回

紅黑塵夜訪良朋  
遊行踪多難秘

第七回

看憐京調提聽傷心  
俗文事

第八回

茶花酒異爭妍筵  
前論人性妖別

第九回

同探黨員得志要  
私狃解天津

第十回

官叔迫姪危詞索  
囚密電

## 宣南夢自序

古語云。「人生如夢」。俗語也常說。「人生一世。大夢一場。」貴爲天子。尊爲總統，富爲托辣斯大王。到了收局。誰不是大夢一場。勞苦一生的同胞們。更不用說了。世界幾千萬年。歷史上的人物。王侯與螻蟻。同一樣生滅。當其生時。不過是各做各夢罷了。照這樣說來。甚麼叫做奮鬥。甚麼叫做戀愛。甚麼叫做國家。甚麼是物質文明。甚麼是名譽道德。都是過眼烟雲。幻起幻滅。這種的觀念。很容易令人的志氣。歸於消極一途。而抑知不然。凡人生世界上。有白天。就有黑天。沒有一個不睡的。就沒有一個不做夢的。到了長眠地下。無晝無夜。夢才算做完。一息尙存。誰做出來的夢境。就歸誰享受。夢境做的好。一生的功名事業。轟轟烈烈。醒來也覺得愉快。夢境做得不好。夢裏固然是痛苦難堪。醒來也非常難過。這是一定的因果律。所以人生一世。必要奮力去做成自己的夢境。以求得夢醒時有一點安慰。若待至夢醒之後。才追悔。就遲了。不怕你威權大。不怕你好謀多。到了做夢的時候。不由自主。就會現出原形來。曹操夢中殺人。歐陽修說。「丞相不在夢中。君乃在夢中耳

## 宣南夢

## 二

「。可見不懂得做夢。就是不懂得做人。莊生云。「至人無夢。愚人無夢。」非無夢也。至人明知其爲夢。而不以爲夢。夢時即是醒時。愚人日在夢中。自呱呱墜地。由幼而壯。而老。而死。永無片刻醒的。故不自知爲有夢。如斯而已。須知人生夢境。事雖迷離。但那個時代的人。做那個時代的夢。絕不能相同的。余年已衰老。夜長夢多。記不勝記。此集係由丙午年起。丙午以前。余未到宣南。夢境就不一樣。及至離了宣南。所夢亦不一樣。因在宣南而成夢。故名宣南夢。閱余夢話。當知夢中人做夢時的痛苦。今雖舊夢如煙。惜余尙未至全醒時。亦夢中說夢云爾。

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春日明月清風我齋主人南海胤子誌

## 宣南夢問答

或問南海嵐子曰。夢中人黃通。是真名字是假名字？

答：夢境迷離。說他是真的也可。說他是假的也可。近年以來。沒有真是非了。誰不是戴了顏色眼鏡看人。紅的。朱的。藍的。可以看成綠的。黃的。黑的。何況是做夢時呢。書中的黃通。任人戴上顏色眼鏡看去。說他是甚麼顏色。就是甚麼顏色。有甚麼真假。

又問：書中各人的姓名。有真的沒有？

答：過去生中的人物。骸骨都沒有了。姓名真假。有甚麼關係。不過是這段故事的記號而已。懂得這段故事的人。就能分別真假。不用我說了。

又問：北平花界。自民國以來。已大改舊觀。書中所述。那是三十年前的狀態。不怕人笑你開倒車麼？

答：社會風俗。隨着生活程度。年年演進。國家昇平是一個樣子。國家衰亂又是一個樣子。書中所說吃花酒吃堂子酒。即孔子所謂（吾猶及史闕文馬借人）之意。留此夢痕。永作宣南社

會的紀念。有心人閱之。自有一番感觸。誰要笑就笑。滿不在乎。

又問：梁鐵君一案。係第一集中主要事件。何以不用正筆鋪敘。反用暗筆描寫？

答：梁鐵君係余世交前輩。不忍其死事埋沒。乃有此作。但此案與余關係太深。一動筆尖兒就有無限傷心。盤繞紙上。鋪敘愈多。傷心愈切。既不是爲死難烈士作本傳。何必用正筆呢。而且此中曲折。用暗筆寫出來。猶覺此恨綿綿。沒有盡期也。

又問：凡做小說。都是空中樓閣。書中所敘事實。亦有空中樓閣否？

答：夢中人說夢中事。模糊一點。忘記一點。在所不免。然真者十之八九。三十年來。境很長。紀不勝紀。用不着空中樓閣。

又問：君前著「春泥花」小說。所敘北平花界艷事。形形色色。何等熱鬧。今書中所說上苑名花。不及十分之一。不嫌其略否？

答：春泥花小說。乃北京的九尾龜。全是遊戲之作。宗旨不同。今書中所載人物。都有一種事實可紀者。不計其爲妓不妓也。若茫茫孽海。一般可憐虫。自生自滅。誰有此無聊筆墨。留此青樓薄倖名哉。

近代實事  
**宣南夢** 第一集

(南海胤子)

**第一回**

魂歸泉路黑死知縣變活道台  
血染頂子紅南革員辦北密探

大凡做一部小說。雖然是空中樓閣。文章遊戲。但要有時代性。爲其背影。最底的限度。亦可以代表當時一部份社會。情狀與智識。方能保留得住這部小說的價值。歷史演義小說。雖然是演講古時社會的事情。然筆尖兒寫出來。眼光仍要注射到現時的社會。才算高手。所以我國流傳的名小說。如水滸。紅樓。儒林外史。等等。都有當時一部份社會。做他的背影。再加以生花之筆。描寫出來。便稱得錦繡文章。足以壽世不朽的了。我這部小說。係從清朝光宣間時代說起。這個時候。正當國家改革之交。社會改變之始。因因果果。遂製造成今日這個局面。噫。福耶？禍耶？回憶光緒丙午。浪遊故都。寄居宣武門之南。忽忽卅餘年。前塵如夢。當時覺得社會的黑暗。人類的罪惡。悲憤填胸。盼着夢醒。詎料辛亥以後。夢境愈覺迷離。今之視昔。更不如昔。恐怕這個不祥的噩夢。沒有醒的時候了。前不見古人。



後不見來者。索興大被蒙頭。與大眾醉生夢死罷了。這是我這本小說命名的意義。以夢中人說夢中事。書中人名。有記憶不清的。小子斗胆。替他改一改姓。或名。省得費我腦力再去思索。閱者有記得的。不妨代我更正。那就更好沒有了。夢話說完。應說事實。却說清朝光緒三十二年時候。袁世凱做北洋大臣。正值庚子亂後。舉行新政。訓練新軍。設立警察。開辦學堂。這位太子少保袁大帥。雄才大略。手段開展。幕府裏又有幾個人才。遂把整個北洋。造成全國的政治中心。袁世凱的名譽。也日高一日。提起袁宮保三個字。連外國人都有點怕他。北京城內。雖然有一個皇帝。還有一個手握全國大權的那拉皇太后。但文。武。滿。漢。官員。對於那位袁宮保。沒有不趨承恐後的。所以有野心的官僚政客。人人都來北洋投効。這個時候。北洋候補道之多。真如過江之鯽。因為替袁宮保辦事的。都是候補道員。有人用孟子書內一句嘲袁宮保。說他。『得道者多助』。可想見一時風尚了。單說這班道員中。有一個被革的。姓黎。名庭焯。字香苑。係湖南省長沙縣人氏。他原姓李。名叫李升。本來是黎庭焯家中一名男僕。清朝末葉。大開捐官之例。有錢的人。想做個實缺即用知縣。捐足大八成花樣。不過花七八千塊錢。就可以引見。分省。補缺。那位黎庭焯。從少時就流蕩

江浦。拜師學幕。到了中年。掙下不少冤孽錢。捐了個大八成知縣。簽分廣東省。他曉得廣東是著名富庶的地方。歡歡喜喜。由吏部引見。領了部照。就帶着家眷。主僕三人。由北京到了上海。住在佛照樓客棧。等候招商局的輪船。再往廣州。不料黎庭燁剛到了上海。就得了急病。醫治不及。竟一命歸陰。那個時代。甚麼是女權解放。交際公開。種種名詞。誰都沒聽見過。那位黎太太當然不能例外。可憐她年方二十八歲。膝下又沒有生養過一男半女。寂寞客途中。對着死屍。只曉得天呀地呀的哭。一點辦法沒有。真是聞者傷心。聽者下淚。這個僕人李升總算是他福至心靈。看見這個情形。心生一計。急忙忙的買口棺材。將黎庭燁殮殮。便對黎太太道。老爺已死了。哭也無用。太太你應早打主意才好。黎太太含淚答道。事到如今。我的主意就是死。李升道。現在不是死的時候。打個電報。到老爺家裏去。好派人來接靈柩。及太太恁一塊回去呀。黎太太哭道。你提起這個話來。我更傷心呵。你跟老爺也有好幾年了。難道你不懂得老爺的家事嗎。你老爺遊幕半生。掙下幾個錢。都捐了官了。我是個後娶的。過門來幾年。姓黎的家族親戚。都沒有往來。家鄉有無叔伯兄弟。也沒聽見老爺說過。現在半路途中。丟下我一個。叫我打電給誰呀。噯。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呀？李升

道。太太且不要哭。我還有一句心腹話。不知太太愛聽不愛聽。我是爲太太妳担這一份心的呵。黎太太道我現在舉目無親。流落異鄉。你有甚麼主意。替我設想。只管說罷。這個時候。還有甚麼愛聽不愛聽的呢。李升道。現在老爺雖死。好在吏部的官照公文。都在太太手中。假如有一個人。頂冒了老爺的姓名。往廣東去候補。真是人不知鬼不覺。但求姓黎的沒有親人出來說破。我敢相信甚麼漏子都沒有。太太妳。豈不是還是一個官太太快快活活過一輩子嗎。那時黎太太聽了李升一番言說。睜着雙眼。望着李升。半晌也說不出話來。李升何等機靈。見太太這個樣子。便不再說。退了下來。過了幾天。黎太太將黎庭焯靈柩抬去廣肇義地埋了。草草完事。同李升搭招商局輪船直到廣州。果然黎太太無夫而有夫。廣東知縣班中。有個死而復活的黎庭焯。天天到督撫衙門稟見。這個僕人李升反不知去向了。那個時代。廣東賭風。甲於天下。盜賊充斥。黎庭焯小有才。居然以善於捕盜。見稱於上司。委他充兩營的統領。專任緝捕之責。他名字有個焯字。所以他的兵丁。叫做卓勇。這是當時的風尚。除了督標撫標綠營以外。其餘各統領管帶的兵勇。或以地名。或用長官的名。分別編號。如**潮勇潮勇**。是以地名的。如提督鄧安邦的**安勇**。黎庭焯的**卓勇**。是用長官名的。黎庭焯統帶

兩營卓勇。駐防西關長隄西濠口。庇匪包賭。刷了不少地皮。吸了不少民膏。他巴結上司手段又好。一連好幾任督撫。都很歡喜他。孫中山第一次革命。就是他破的案。朱邱陸程四位烈士。死在他手裏。他的頂子也染紅了。官也陞到道台了。不料拳匪亂後。兩宮回鑾。岑春煊到廣東做兩廣總督。不知因甚麼緣故。見了黎庭焯。就不歡喜他。也是該他倒運。羅列他的劣蹟。參了一本。不特道台保不住。連死鬼的知縣。也革到白地。黎庭焯知道這位岑老三是不好惹的。但得保存性命。不敢再有妄想。急急帶着黎太太離開廣州。好在官囊豐滿。憑着金錢勢力。在官場中運動。何事不可爲。他知道北洋這位宮保。是權勢熏天。炙手可熱。又知道袁岑兩人。宿有嫌怨。便跑到北洋來。在天津河北宮北大街。租了一所大公館。安頓好家眷。便往宮保衙門。請安稟見。袁宮保見了他。問起廣東情形。他大罵岑三一頓。申訴這次被參的枉冤。袁宮保雖然與岑三有些意見。因碍於官場體面。不便說出甚麼。惟有點頭微笑而已。黎庭焯見宮保顏色和悅。當時站起。屈膝請一個大安。站着說道。革道此次遠來。求宮保格外栽培。袁宮保道。你想開復原官。應當在北洋立一點功。我才有話好說。代你出奏。黎庭焯答應幾個是字。退了下來。回到公館。尋思了好幾天。想不出在北洋立功的法

子。有一天門房的聽差。送上來一張報紙。黎庭焯展開一看。係「北京新聞」。看見第一版新聞刊着該報總理人的姓名。不覺心花大放。拍案叫道。有他在這裏。我的事不用發愁了。原來北京新聞的總理。姓黃。名季真。係廣東南海縣一個秀才。當他在廣州做紳士的時候。與黎庭焯認識。孫中山第一次在廣州起義。這位黃季真也會參與其謀。黎庭焯破案時。得他幫忙不少。此次到了北洋。袁宮保要他立功。他本來是捕盜出名的。近來官府最注意的是黨人。他就想在探捕黨人身上。巴結上司。拿人血來染回他的頂子。不過初到北洋。入地生疏。黨人的鬼秘行蹤。與盜賊不同。不容易偵探。料想這位黃季真是廣東人。廣東是黨人出產地。他一定比我懂得多。跟他商量。必有辦法。他便喊一聲「來」就見一個僕人應聲入屋。垂手聽候吩咐。黎庭焯道。請楊管帶來。閱者須知。黎庭焯在廣東統帶卓勇。緝捕盜賊。全靠兩個心腹。一個姓羅名安。一個姓楊名錦標。羅安混名大霸道。楊錦標混名二霸道。黎委羅楊二人在營內充管帶。算是他的哼哈二將。看兩人的外號。就可想而知這兩人的蠻橫了。大霸道羅安。因積怨太多。給廣州的土混混在大新街口拿槍暗殺了。現在只剩了二霸道跟隨他。來到天津。不肯另投閩主。也算是他們的義氣。可稱得有禍同享。有禍同當。前事表過

。今說楊錦標。他別號俊階。在外書房內。聽見僕人說。黎大人請他。急抽身進內。黎庭焯一見面。便含笑道。俊階。你還記得我們在廣州認識那位紳士黃季真嗎。楊俊階道。怎麼記不得。考舉人的時候。我的差事派在貢院頭門。他進場出場。都是我招呼的呢。黎庭焯道。那位黃先生。現在北京辦報館呢。那天袁宮保要我們立功。好給我開復原官。這個年頭最趨時的。就是偵探黨人。辦得好啊。還可名利兼收。這種差事。我們是最合式的。但是北洋這個地方不同廣州。不大好辦。假使我在宮保面前胡吹一氣。我在廣東緝捕的成績。宮保應有所聞。料必相信。我領了這個差事下來。若是辦不好。他老人家一翻臉。原官不能開復。還怕有別的處分。所以我很躊躇。黃季真若肯幫我們的忙。我就放下一百個心了。你明天早車去北京跑一趟。見機行事。最好把他請到天津來。大家商量一個善法。更爲妥當。楊俊階道。既然有這個機會。事不宜遲。今天下午還有火車往北京的。我就搭晚車去得了。黎庭焯道。也好。你到帳房支一百塊錢。做你的費用。回來再報消罷。楊俊階諾諾而退。照着火車開行時刻。就到北京來。却說那位北京新聞社總理黃季真。係廣東南海縣人氏。天資聰明。十六歲就進了賢門。潛心經學。專治三禮。甚麼叫做三禮。就是周禮。儀禮。大小戴的禮記。

凡做經學的最難就是做三禮。所以黃季真在廣東博得個經生之名。與康南海孫中山一班名流。往來甚稔。他有個同胞哥哥。名黃季生。係舉人出身。做過知縣。回籍辦團練。是廣州有名的紳士。所以黎庭焯認識黃季真。孫中山第一次革命。黃季真與陸皓東。俱是孫中山倚重之人。此案一破。陸皓東被捕。黃季真也受了嫌疑。黎庭焯送他六百兩銀子。叫他往上海躲避。庚子拳匪亂後。兩宮回鑾。黃季真由山東到北京。掛着德國商人的旗。開辦北京新聞。看官不要覺得奇怪。因為當時沒有言論自由。出版自由。種種法律。官場怕報館罵他。報館也怕官場與他為難。沒法子。托庇外人旗下。所以北京人叫報館做洋報。那個時候。北京只有兩家報館。一家順天時報。是日本政府的機關報。一家北京新聞。是黃季真掛德國旗辦的。杭莘齋彭翼仲的京報。還是後起的呢。報紙內容的幼稚。更不用提了。閒言表過。且說楊俊階到北平見着黃季真。將黎庭焯的意旨轉達一切。黃季真聽見。正中下懷。因為他辦這個報館。那個時候。北京的民衆。智識非常閉塞。看報的人很少。而且大多數仇視報紙。看見報紙就說是洋鬼子的東西。做買賣的商人。連廣告宣傳都不大懂。講白話的小報還多幾個人看。文話的大報。懂得看的更少。在這個時代辦報館。若全靠權貴的津貼。營業上實在沒法

子站得住。黃季真辦這個北京新聞。是靠慶親王每月津貼三百兩。用商務調查費的名義。在農商部領取。他知道那位宮保。花錢的手眼。揮霍很大。正想打通北洋這一條路。苦無機會。聽見楊俊階一說。不覺心花怒放。即日同楊俊階來到天津。與黎庭焯見了面。「舊雨重逢。他鄉遇故」。自然有一番親熱。兩人密議了半天。做了一箇條陳。繕好說帖。由黎庭焯面呈袁宮保。這個條陳果然有效。不出三日。袁宮保就委黎庭焯爲北洋密探。會同黃季真辦理。每月經費三千兩。另委黃季真在洋務局辦事。每月支薪金一百兩。又將天津「津報」令他接辦。每月津貼一千二百兩。黎黃兩人總算目的達到。滿心滿意了。俗語說得好。不如意事常八九。那個黎庭焯自從受委密探以後。不覺爲難起來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原來北洋當時有兩個偵探機關。一個是探訪局。專探地方上奸拐命盜的案件。是個明明白白正式設立的。探訪局的總辦姓楊名德字敬之。天津人氏。也是個候補道員。爲人精明強幹。統率部下一班探員。個個都熟悉地方情形。久著成效。無人不知。袁宮保也很倚重他。黎庭焯這個密探主任。是暗門子的性質。專探黨人。別的事情。一概管不着。又不能明目張胆。設立機關。是黑黑暗暗偷偷摸摸。背着人幹的。他每月領到三千兩經費。就在天津法租界內。設立一家寶華



棧。表面上是招接客商。送往迎來。骨子裏。就是黎庭焯密探部的衙門。那位二霸道楊俊階。當然高陞密探長了。這個寶華客棧。委一個廣東人何爵臣充經理。何爵臣本是北京新聞的帳房。黎庭焯因爲與黃季真合手辦事。所以用他的人。以便通聲氣。自客棧設立。於是輪船碼頭。火車各站。密佈爪牙。下至街中提籃抽籤的小販。都有他們的人。不過黎庭焯根本上就不懂得黨人。叫他怎麼探呢。而且當時的黨人。尙分兩派。一派是保皇黨。一派是革命黨。保皇黨的首領是康有爲。是營救光緒帝的。革命黨的首領有孫文有黃興。是推翻滿政府的。黃季真雖然懂得。可惜他自從孫中山第一次失敗。朱邱陸程就義。便不與黨人往來接近。而且革命黨勢日日發達。人材日日加多。後浪推前浪。黨人近來的工作。黃季真更不懂得。連姓名都不知道。但係在袁宮保面前既然誇了大口。爲自己前途計。公事也要想法子敷衍。於是黃季真就闔着門。坐在報館裏。做密探的報告。不是說上海有某黨人來。就是說奉天有某黨人去。全是空中樓閣。那黎庭焯又靠着寶華客棧的爪牙。對於來往客人。疑神疑鬼。鬧得烏烟瘴氣。弄得那位雄才大略的袁宮保也莫明其妙。但是天天都是拿嘴說。沒見有一次實事辦出來。任你說得天花龍鳳。也敷衍不下去。黎庭焯不覺爲難起來了。一日黃季真由北京來

。黎庭焯見了面。說起這個爲難情形。黃季真一言不發。在客廳內踱來踱去。好一會。黃季真向着黎庭焯笑道。當初我的主意。以爲騙宮保幾個錢花花。就完了。你若真要辦起實事來。非得這個人來不可。這個人明跟他說。絕對不肯幹。非用計騙他不可。黎庭焯急問這個人是誰。黃季真說出來。自有分教。正是

### 利害關頭無道德 人生到處是危機

要知黃季真所說那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宜南夢 第一集

## 第二回

友誼親情報館成魔窟  
尋花問柳遊子入迷途

話說黃季真有個同胞姪子。名叫黃通。字吉甫。資質聰明。十七歲已青一衿。年少的時候。跟着他叔叔季真。往來於康有爲孫中山之門。所以兩黨的黨人。與他認識的很多。庚子那一年。康有爲因兩宮西狩。起義師勤王。在長江一帶。發出富有票。招募青紅幫。在大通麻城起事。湖南唐才常主其謀。事敗被戮于漢口。孫中山在廣東惠州府三多祝地方。亦募集三合會黨人。揭第二次革命之旂。黃通是一個熱血少年。兩邊黨人都是朋友。自然是東奔西走。兩邊都去効力。不過勤王方面。黨人中多文學之士。與黃通臭味相投。感情較爲親密。革命黨中有一個史堅如。祖父是個翰林。在廣州算是個簪纓世家。年歲與黃通相等。文學優美。所以史黃兩人。往來得非常密切。史堅如崇拜孫中山。三多祝起義時。史堅如擔任暗襲廣州省城。四處聯絡同志。黃通也是幫忙的一份子。後來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德壽不成。被捕身死。黃通逃出省城。此一段過去的事情。黎庭焯在廣東。那能瞞得住他。因爲黃通的父親。在廣州紳士界中。佔有一部份勢力。黎庭焯當時不敢惹他而已。黃通經此次失敗。折節讀書。

。考入黃浦武備學堂。學習陸軍。出校後。在學堂充當教習。黃季真對黎庭焯所說。正是此人。黎庭焯聽見黃季真提出他的姪子。不覺大喜道。好極了。令姪的事跡。我是早有所聞。能約他來幫忙。不愁黨人蹤跡。沒法打聽了。黃季真道。叫我姪來。倒是容易。但係說明白。要他來當偵探。他寧死不肯的。你須知凡是青年的人。都是仇視政府。偏幫黨人的。況且黨人中多半是他的朋友。我哥哥又不是沒錢吃飯。要他掙錢養家。我們想拿錢來引誘他。使他聽從我們指揮。恐怕辦不到。稍有一點不好。他給我們反對起來。把我們的辦法。暗通黨人。豈不是畫虎不成。反類犬。就糟不可言了。黎庭焯頻頻點頭道。老弟說得對。照你的計策。想怎麼辦呢？黃季真道。我的主意。先用我報館的名義。請他來當主筆。看他來不來。等他來到了北京。在我們包圍之下。慢慢再想法子。騙他的消息。總要令他幫了我們忙。他自己亦莫名其妙。方爲上策。黎庭焯道。老弟這個主意好極了。就是這麼辦罷。一切用費。都在公帳開支。請你立刻派人去請他來。事不宜遲呵。原來黃季真幫忙黎庭焯做偵探。不過是騙袁宮保幾個錢。彌補報館的虧空。本不願替他收買人命。現在見黎庭焯說。公事敷衍不下去。也他覺得爲難。想犧牲一個姪子。良心上又過不去。更恐春光洩漏。於自己名譽有碍。報館

也受影響。所以用這個滑頭手段。去面而敷衍。各人有各人的心事。遂做成種種惡因。後來結出種種惡果。真是天網昭昭。任你十分機靈。也不能逃出界外。閒話休說。且說黃季真回到北京。果然立即派人帶了一百五十元。並攜親筆書函。去到廣州。見着黃通。請他來北京。主持北京新聞筆政。這一百五十元係給他做旅行費的。每月另送薪金五十兩。黃通這時。年已三十二歲。正在廣州南強公學當國文經史體操教員。月入頗豐。看了叔叔的信。委決不下。與一班同人商量。大家都說。北京係帝王之都。中央政府所在地。全國政治中心點。現在是預備立憲時代。滿政府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。你到北京去。在政界上多認識幾個朋友。碰上好機會。活動起來。於你的前程很有好處。而且你的叔叔在京辦報館。料必是消息很靈通的。梁鐵君去北京。已有兩三年了。近來總沒有接他的信。不知近狀如何。你到北京去。見着他。碰着要人幫忙的時候。多一個同志。也是好的。黃通聽見朋友異口同聲。都贊成他往北京去。就決意起程。辭了南強公學教席。回家拚擋一切。好在他的家庭。足以溫飽。向來就不用他錢養家。在外掙多少就花多少。家中是不過問的。所以他要行就行。並無牽掛。不過朋友們知道他這次入京。南返無期。紛紛與他祖餞。祝他騰程萬里。一路福星。少不免應

酬了好幾天。才能拜辭父母。離別妻子。趁船直往上海。這個時候保皇黨在上海的機關。尚有一家廣智書局。又有一家時報館。黃通到了上海。就住在四馬路棋盤街廣智書局。上海的朋友。即晚擺酒接風。酒地花天。一連鬧了半個多月。幾次要行。都給朋友留住。轉瞬間一百五十塊錢旅費快花完了。黃通暗說不好。我若再留上海。經濟上就要發生問題。長安雖好。不是久居之地。不如走罷。自己往長發客棧。購了船票。問準船期。報館的朋友。見黃通決定北上。遂拿出一部密碼電報本子。交給黃通道。你到了北京。遇有要緊的消息。請你照這本密碼。拍電回來。黃通是義不容辭的。接了這電報本子。藏在皮夾袋內。等到開船的時候。辭了大眾。乘輪北上。風平浪靜。直到天津。船泊碼頭。黃季真早接到快信。已飭津報館的夥伴。到船迎接。黃通在津報館住了一天。即搭火車入京。原來北京新聞。開設在宣武門內舊刑部街。黃通在東車站雇一輛驢車。連同行李。坐在車內。沿途一顛一跛。左一碰。黃通方欲躲往右邊。右一碰。跟着又來。急得黃通在車內。左邊靠也不是。右邊靠也不是。拉車的驢子走得又慢。只聽見趕車的車夫。口中得。得。得。都。都。都。叫個不絕。黃通莫名其妙。走一個多鐘頭尙不見到。又不曉得街路有多遠。催他走快一點。說出來的官話。車

夫又不懂。又急又悶。好容易捱到了報館門口。才有廣東同鄉出來。將行李搬進報館內。給了車錢。打發騾車走了。引着黃通來到編輯部。那位編輯主任楊少歐。亦係黃通少年時的學友。相見之下。分外親熱。看見黃通兩邊顴角。紅一塊紫一塊。不禁狂笑一陣。楊少歐道。總辦現在後邊客廳會客。你脫了這件鐵線紗馬褂。叫人倒一盤臉水。你擦一擦臉。再入去見他。未為遲呵。黃通依言。這個時候。報館一班同鄉。聽見姪少爺來了。都出來相見。黃通一面擦臉。一面招呼。忽見一個胖子。五短身形。圓眼。闊口。塌鼻子。黑黃臉皮。年約三十多歲。聲如破鑼。一面笑。一面囔着進來道。姪少爺果然到了。你在上海好快活呵。等得我們好焦急呀。黃通尚未答言。楊少歐道。他是報館的帳房先生。名叫何爵臣。黃通點頭笑道。你怎麼知道我在上海快活呀？何爵臣笑道。姪少爺不要瞞我。青年的人。到了上海。那有不吃幾抬花酒。打一打野雞的呢。姪少爺來信說。三月底就在廣州起程。現在是五月了。你想。在上海住了許多日子。不是因為熱鬧快活。是因為甚麼呀。黃通只是笑。也不分辯。楊少歐道。我們回頭再說閒話。我同你先到裏面。見一見總辦。先銷了這個差。黃通便穿上馬褂。跟着楊少歐。往後院走去。到了書房推門進去。見叔叔黃季真坐着一張搖椅上。陪着



客人談話。面貌比在廣東時老蒼了許多。黃通走至跟前。叫聲四叔。跪下叩頭行禮。原來黃通的父親居長。季真行四。歲數相差十一年。所以黃通叫他做四叔。黃季真連忙站起身形。拱手回禮。滿臉堆下笑來。說道。阿媽在家中好嗎。黃通答道很康健。看官須知。黃季真問阿媽。即是他的生母。黃通的祖母。廣東人稱呼祖母。叫阿媽。這個媽字讀成麻音。平聲。以別於呼母。黃季真跟着又問廣州家中情形。黃通一面答話。一面同楊少歐在下首椅子坐下。用目打量座中那個客人。年紀已有四十歲左右。身材高大。紫棠面皮。高鼻闊口。粗眉。一雙三角眼。穿一件寶藍色單紡綢長衫。正想問那人貴姓。忽見何爵臣急步進來。向着那位客人。含笑說道。楊先生。我們天天惦着的姪少爺果然來了。黃季真忙用眼一膘何爵臣。攔住他話頭。向着黃通說道。這位楊俊階先生，是同鄉。很熟的朋友。不必客氣。楊俊階正要答話。黃通已站起身來。向黃季真道。在廣州已知道四叔在北方續了弦了。這位四孀母該引我去見見。黃季真笑道。好好。便叫一聲「來」呀。就有一個僕人進來。黃季真對他說道。你引姪少爺到後邊。見一見太太。那僕人應一聲「咋」。轉身出屋。黃通便跟着他。穿過幾間房子。進去一間堂屋。一明兩暗。那僕人先進去說道。太太。姪少爺從廣東來了。更見

慳呢。話猶未了。就見屋內走出一個婦人。五官端正。講出半南半北的廣州話。說道。姪老爺不要客氣呵。黃通知道這位就是續弦的四孀。冲着叩了一個頭。敷衍了幾句客套話。喝了一盃茶。便隨着僕人出來。回到黃季真的屋內。楊少歐何爵臣已走了，只剩了楊俊階一人。與叔叔促膝密談。聲音很細。一見黃通進來。黃季真望着。只是笑。那位楊俊階便起身招呼。問長問短十分親熱。原來黎庭焯在廣州統帶卓勇的時候。黃通才十幾歲。埋頭讀書。除了在書館用功。回到家中。就在裙帶下過生活。不問世事。雖然曉得緝捕中人。有大霸道二霸道的威名。不過聞名而已。並未見過一面。所以見着了楊俊階。也不知道他是幹麼的。而且初到北京。更不知道黎庭焯跑到北洋來。與自己的叔父。聯同做袁宮保的密探。只有一心一意。來北京幫忙自己的叔父。辦報館內的事。怎曉得這個報館。有許多黑幕的呢，閒話表過不提。却說黃通在他叔父的屋子。坐了一會。黃季真見楊俊階與黃通越說話越多。恐怕楊俊階一時高興。言語不慎。露出馬脚。黃通起了疑心。後來的事就不好辦。便對黃通說道。你是今早火車來的。許沒有吃飯嗎。你可以到編輯室歇一歇。叫廚房開飯過去。報館的事。編輯有楊少歐。管事有何爵臣。你初來摸不清。住上幾天。他們自然會告訴你。黃通見叔叔這

樣說。不便久坐。退了出來。回到編輯室。見抬上已擺滿酒菜。何爵臣一見面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姪少爺。我曉得你今早在火車內一定沒有吃飯。特地吩咐廚房。弄幾個小菜。也算我給姪少爺接接風罷。我們報館這個廚子。從前在戴鴻慈大軍機家內做過的。儘得做廣東菜。姪少爺你嘗一嘗。後來你想吃甚麼。說出名來。他就能做。一連篇的話。說個不斷。楊少歐坐在旁邊。望着他這樣張羅巴結。只是笑。這個時候天氣剛熱。黃通一面脫馬褂。又將那件白色熟桂花紗長衫也脫了。才對何爵臣道。謝謝你的盛意。但是你開口就叫姪少爺。閉口又是姪少爺。這個稱呼。實在不敢當。請你以後不要這樣客氣。回頭對着楊少歐說道。少歐哥。我們廣東人沒有奴隸性。也不願聽這種奴隸性的話。你說對不對。楊少歐笑道。爵臣最喜歡人稱他做老爺。所以他也愛稱人做老爺。他來北京不上幾年。已有北京化了。一面說一面讓黃通入座吃飯。楊少歐是最愛喝酒的。黃通酒量也好。在廣州同學時。兩人已不時對喝。現在異地相逢。更喝得高興了。何爵臣也陪飲幾杯。借着幾分酒意。便說道。少歐兄說我北京化的。這句話也算對。也算不對。說時伸手往後院一指。笑道。他也喜歡人稱他總辦。報館當差的。都要稱他做大人。我們稱老爺。本不是我們要的。既然有了總辦大人。自然就該有帳房老

爺。主筆老爺了。說完哈哈大笑。笑聲未了。已見黃季真同楊俊階步入屋內。楊俊階問何爵臣道。你爲甚麼樂呀。姪少爺來了。你多一個逛的東家了嗎。何爵臣道。我們正因姪少爺三字。發生問題呢。姪少爺不願人稱他做姪少爺。姪少爺本來就是姪少爺。難道姪少爺三個字是個不好名詞麼。黃季真也笑道。你是何老爺。叫人做姪少爺。明明是要人晚你一輩。不怪人家不願意。何爵臣聽罷。叫一聲嗟。這真是我的不對。怪不得姪老爺挑眼。該死。該死。黃季真道。不管你該死不該死。回頭吃完飯。你叫當差的。將編輯部後邊這間屋子。打掃干淨。把姪少爺的行李。替他安頓好了。支好一張床子。姪少爺就住在這裏。短甚麼應用的東西。你就替他買來。你好好的招待姪少老爺罷。說完。呵呵一笑。同楊俊階一塊兒出門去了。何爵臣見黃季真走後。撇一撇嘴道。這個還用你說。又向着黃通道。接了你寄來的信。曉得你要來。我早就替你預備好了。你不相信。回頭你到屋裏看看。就知道了。黃通道。累你費心。謝謝你。楊少歐道爵臣也奇怪。平時報館裏往來來許多人。他都不大理會的。惟獨聽見你要來了。他就歡喜到了不得。接到你報告起程的信。他早就跟總辦商量。把這間屋子讓給你住。又叫裱糊匠來。裱糊好了。應用的東西也代你佈置了。不曉得他跟你有些甚麼緣

分。將來必能多親多近。何爵臣給楊少歐一說。不覺臉上一紅。勉強分辨道。這個也怪不得我。你們管說總辦有一個姪子。文才怎樣好。人才怎樣漂亮。我聽在耳內。想在心頭。那能不恭而敬之的呢。黃通聽了。無話可答。只有以一笑報之。吃完了飯。何爵臣便同黃通進去屋裏休息。原來這間屋子。與編輯室相連，這個編輯室係一連四間的房子，編輯的地方。用了三大間。現在黃通就住在後頭的一間小套房。黃通進去一看。果然是葳糊得雪白。打掃得很干淨。玻璃窗下擺一張小書桌。旁邊有兩張小籐椅子。正中支着一張籐細木板床。靠牆擺一張紅木八仙棹。連茶壺茶杯都預備了。黃通忙向何爵臣道謝。連說費心費心。何爵臣道。這是我應盡的責任。算不了甚麼。將來求姪少爺你栽培的事情多看呢。黃通道。你真豈有此理。怎麼老不改這樣的話頭呢。何爵臣一面笑說。改。改。改。一面叫孫福。就見一個聽差進來。冲着黃通屈膝請一個安。何爵臣督飭他將行李打開。在床上鋪好被褥。把黃通帶來的東西。都安置好了。又指定孫福。派他伺候這間房的茶水不得怠慢。孫福諾諾而退。從此黃通就住在這裏。報館的事。不懂的便問楊少歐。每日清閒得很。因爲言語不通。出外不大方便。何爵臣便拉黃通打麻雀消遣。楊少歐是見天見來的。也常常入局打幾圈。交情覺得日深。

一日。那位楊少歐先生。本來身體有病。幾次想入醫院調治。因為編輯部沒有人。抽不開身。現在黃通到了。正合他心事。便告了兩個月的假。住醫院養病去了。這個編輯部只剩了黃通一個人。編輯新聞。做篇社論。黃通手筆很快。年輕的人。絕不見得勞苦。但是工作完後。實在覺得孤寂。幸得楊何兩人作伴。更覺得親密了。有一天。吃完了早飯。何爵臣陪着黃通談話。說到北京的窯子。黃通笑道。我來那天聽見楊俊階說你多一個逛友。諒必你對於逛。是很有經驗的了。何爵臣笑道。胡同裏不斷的有應酬。經驗尙談不到。黃通道。北京的窯子。叫做胡同麼。何爵臣道。窯子不叫做胡同。因為北京的警察。成立以後。劃定南城八大胡同。爲花花世界。開設窯子的。不准出乎八大胡同之外。所以逛窯子的老爺們。說逛窯子嗎。不大好聽。就改說逛胡同。現在成了口頭的習慣。一說胡同兩字。人家就曉得是逛窯子了。黃通道。那八條胡同。是相連的麼。有多大地方呀。偌大的北京城。難道只有幾家窯子。旁的地方就沒有了麼。何爵臣道。八條胡同地方不算大。我念給你聽。一條韓家潭。一條石頭胡同。一條百順胡同。一條朱茅胡同。一條陝西巷。這五條胡同算是大的。其餘萬佛寺灣。胭脂胡同。皮條營。都是小胡同。旁的地方不是沒有窯子。因為頭等班子。都在這八條胡

同裏面。凡逛班子的都是上流人。這八條胡同就算出色當行了。不大的也稱他大了。黃通道。北京的窩子。叫做班子麼。何爵臣道。頭等的叫做清吟小班。二等的叫做茶室。三等的叫做下處。還有四等五等的叫做小下處。我也說不了許多。我同你去逛一回。你便了然了。黃通道。入國問禁。採風問俗。我正在想去觀光呢。你一定有相熟的姑娘。不妨給我賞識賞識。何爵臣道。相熟的姑娘有的是。今晚編輯新聞完了。一塊出城去罷。不過編稿時你要快一點。舊刑部街在宣武門內。天黑就要關城門。出不了城呢。繞道出前門。車錢就要多了。黃通道。編稿那能早完。訪員來的信。也不能早到呀。多花幾個車錢。算不了甚麼。何爵臣道。好。好。楊俊階也是愛逛的。我回頭去知會他。多個朋友同去。熱鬧一點。黃通那裏懂得個中內幕。當然表示贊成。何爵臣就歡天喜地的出去了。到了晚飯後。黃通果然將新聞稿子。草草發完。八點鐘打過。見何爵臣穿一件半新不舊的白雲紗長衫。外罩一件玄青鐵線紗背心。頸喉上的鈕子不扣。背心後幅下邊捲起一筒。白色的裏翻現了出來。匆匆忙忙的走將入來道。完事了嗎。咱們走。走。走。黃通道。八點才過。忙甚麼。新聞稿子已發完了。總辦出門。還未回來。如果他回來時。有甚麼要緊新聞。要發稿時。找我們不見。不是煩麻嗎。何爵臣

道。不要緊。總辦回來。總在十二點以後。一回來就睡覺。我可担保不找你。就算他打聽出有緊要消息。他一問孫福。曉得我們不在家。他自然會自己發稿。碍不了事。走罷。楊俊階已在班子裏等候我們呢。黃通見他如此情急。又是少年高興。遂換了一件白熟羅單長衫。外罩一件寶藍色質地紗琵琶衿單馬褂。手持一把蘇式楊扇。隨着何爵臣一塊兒出了報館門口。何爵臣早已叫孫福雇好兩輛人力車。兩人各坐一輛。飛跑往南城而去。正是

容易迷人原是色，

萬般罪惡總因錢

要知楊何兩人。如何偵探黃通。且聽下回分解



宣南夢 第一集

## 第二回

打茶園小偵探獻虛情  
遊花園大學生談逛術

話說何爵臣同黃通。坐着人力車。到了陝西一家班子門口。車就停住了。黃通抬頭一望。見門口的電燈照着一個牌子。寫着「翠芬清吟小班」六個金字。門楣上懸着好幾個金漆小木牌。上披着紅綠綢帶。牌中寫着姑娘的名子。電光輝映。頗覺美觀。何爵臣付了車錢。讓黃通先行。徐步入班裏來。剛過門道。就聽見一聲怪叫。把黃通嚇了一跳。細聽才知是喊「客來」二字。黃通初到北京。北方話聽不大清楚。所以莫名其妙。到了院子。就見出來一個跟媽。叫聲何老爺請文香姑娘屋裏坐。楊老爺到了好一會了。一面說一面扭着屁股先走過去。打起簾子。讓客進去。黃通往屋裏一望。果然見楊俊階坐在床沿上。與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講話。何爵臣笑嘻嘻的用手一推黃通背後。笑道。還不進去。望甚麼呀。黃通噙的一笑。同何爵臣進入屋內。楊俊階已站起相迎。黃通一看屋的擺設。正中是一張大鐵床。右邊一張小長椅。擺着一對盤景。中間一個小時鐘。靠着長椅又有一張四仙棹子。擺着茶壺茶盤。左邊兩把木椅子。一張茶几。雖不算華美。倒很干潔。那個姑娘見黃通是個生客。忙走過來問貴

姓。黃通隨口說。我姓吉。那跟媽捧着茶壺。正給大家倒茶。聽見黃通說出姓來。便不再問。將茶盤放在黃通旁邊。叫聲吉老爺脫馬褂。請喝茶呵。何爵臣一手拉着姑娘的手。笑道。不要客氣。都是老朋友。轉過頭來。向着黃通道。你瞧。這位姑娘叫做文香。姓陳。你說好不好。黃通留神一看。見她眉目清秀。也算是個中人姿。可惜上口唇生得太厚。殊不美觀。但是當着面。那能說她模樣不好呢。只有點頭笑道。這位就是你的相好嗎。何爵臣道。相好倒是不錯。但係沒有……文香正替客人脫馬褂。半嗔半笑道。沒有甚麼。老說不出來的。一定不是好話。何爵臣笑道。但係沒有交情。這句話不是實話嗎。楊俊階笑道。有沒有交情。就是你兩人自己曉得。誰也管不着。何必假惺惺的呢。文香正要過去不答應。門簾一動。就見一小女兒進來。向着何爵臣叫聲姐夫。真是生得蛾眉。杏眼。瓊臉。桃腮。年紀才八九歲。頭上梳一對小辮。雙瞳如漆。閃閃射人。何爵臣向黃通道。這個名根蒂。是文香的小妹子。因為年紀太輕。在家裏學習唱曲。將來大了。真是好好的一株錢樹。她的媽媽一生吃着不盡了。黃通一見。也很賞識她。拉了她的小手。靠在身旁。問一句。她答一句。如小鳥依人。可說得是嬌小玲瓏。弱不勝衣。愈覺可憐可愛。楊俊階道。吉老爺她是清倌呵。你愛她沒用的。

黃通笑道。正爲因她是清倌。我才愛她呢。看官須知。這個小根蒂。後來大了。芳名文蘭。葉譽虎總長賞識于風塵之中。用三萬元代價。置爲侍妾。不到二年。就香消玉殞。現在北平香山。還有她的芳塚。在詩人羅嬰公的墓旁邊呢。美人名士。爲山川生色。此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却說何黃楊三人在萃芬班。打了一回茶圍。楊俊階便提議。要黃通認識一個姑娘。無奈萃芬班裏的姑娘。黃通沒有合意的。何爵臣道。我們點將去。不怕沒有好的。黃通道。怎麼叫做點將。何爵臣道你跟我走。到時便知。黃通便穿上馬褂。跟媽一見客人要走。便喊道。文香姑娘。何老爺要走啦。文香聽見連忙捨下別屋的客。走過來向着大家說道。忙甚麼。多坐一會。何爵臣笑着掏出一塊洋錢。放在桌上。說道。吉老爺要去看他的姑娘。回頭來。文香替客人扣上馬褂鈕子。送出房門。說聲回頭見。何爵臣便笑嘻嘻的。同着楊黃兩人出了萃芬班子。經過門房。聽見喊「點燈籠」三字。何爵臣略站一站。果見有一個夥計。點着三個白紙小燈籠。每人給一個。黃通接過來一看。籠內有半寸小白蠟。心中正在尋思。何楊兩人。已提籠先走。只得跟着走去。不多幾步。便是慶福班。三人步入院中。房門一喊。跑廳的過來。問有熟人沒有。何爵臣道。沒有。跑廳的便接過燈籠。讓進一間空屋子落坐。何爵臣道。

。都來瞧。跑廳的便將簾子用手高高打起。站在屋子門口。大聲喊道。到前邊。聲猶未絕。就見一個一個的姑娘。走入屋裏來。跑廳的跟着就喊道。紅寶。桂寶。銀蘭。寶翠。進來一個。報一個名。進來的姑娘。用眼在客人身上。流盼一回。便轉身走將出去。只見跑廳的將簾子放下。說道。都來齊了。何爵臣望着黃通待他答復。見黃通很像沒有合意似的。便站起來道。我們到別家瞧瞧再說。三人便匆匆出來。一面走一面說連燈籠都不要了。剛出了慶福班門口。正要步下台階。忽聽得鄉音刺耳。有人叫喚通哥。你幾時來的呀。黃通抬頭一看。原來是譚同一。他是廣州時敏學堂的學生。現在北京大學堂肄業。黃通在連州中學當教習時。他在校內教英文算術。做過一個學期的同事。他是很佩服黃通的。這回在北京遇着了。可算得意外奇逢。緊拉着黃通。就問他在那裏挑人。何爵臣在旁插言道。我們跑了半宵。還沒挑成功呢。譚同一笑道。你們隨我來罷。黃通初來北京。多見一個熟朋友。當然是更加歡喜。何楊二人。對於青年學生正想拉攏。於是極力湊合。遂跟着譚同一走。轉一個灣。到了百順胡同。迎面第一家。門楣上四方式玻璃招牌。內裝電燈。影出幾個紅字。是三喜清吟小班。譚同一走到門口。站住了。對黃通道。北京鼎鼎大名的三福。這裏有第一個福。你們進去看

看罷。黃楊何三人齊聲說好。跟着譚同一步入院內。跑廳的一見。便喊金福姑娘。一面喊一面打起西廂房的簾子。讓四位老爺們進內。跟着又有一個老媽子入來。說道。金福姑娘出條子去了。譚老爺你的朋友李老爺。好幾天沒來啦。譚同一對黃通道。金福出條子。不知幾時回來。這裏有一個月仙。你可以見見。便問老媽。月仙在家麼。那老媽答應在家。就轉身出去。便聽見跑廳的喊。月仙姑娘到前邊。約有數分鐘。就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。身穿玄色實紗旗袍。頭頂上戴一球棠梨花。後拖一條大鬆辮。行一步。花一搖。生得蓮子臉。鳳眼。蛾眉。口中一副雪白牙。十分整齊。笑起來。兩腮有小酒渦。淡施脂粉。可算得中人以上之姿。入屋來先叫一聲譚老爺，譚同一用眼光向着黃通，打一個無線電。黃通點頭一笑。譚同一便對月仙道。黃老爺招呼你。黃通忙笑道。我不姓黃。我姓吉。月仙也笑道。衆位請到我屋裏坐罷。衆人就跟着她往裏走。過了一個院子。進入屋裏。跟媽循例問貴姓。倒茶。拿香烟。脫馬褂。跑廳的打手巾。忙了一陣。譚同一從新聞何楊兩人姓名。大家落坐。黃通便將此次來北京的經過情形。對譚同一說了。譚同一道。你來幹報館的事。好極了。我們一班朋友。正缺少一個言論機關呢。何爵臣搭言道。你想捧那一位姑娘。做好了稿子。只管送來罷。

楊俊階道。譚先生。你的貴同學。逛的人不少嗎。譚同一道。我們逛的朋友。不限於一家的學堂。也有師範學堂的。也有譯學館的。也有實業學堂的。我們大學堂。逛的人雖不多。湊起各學堂來。人就不少了。楊俊階又問道。都是貴同鄉嗎。譚同一道。這倒不一定。不過同鄉佔多數就是了。話猶未了。聽見月仙在旁嗤的一聲笑道。你們說的是那一國的話呀。我一句聽不懂。大約是廣東嗎。何爵臣笑道。不錯。我們都是廣東。黃通正在看這間屋的佈置。與陳文香屋差不多。惟是壁上滿掛對聯。金箋的。珊瑚的。素白的。玲瓏滿目。聯語上都嵌着月仙兩個字。心中想道。果然是個有名氣的紅姑娘。與衆不同。不覺看得出神。他們說甚麼。也沒有理會。忽聽見月仙一問。想答她幾句。北京話剛說出口。又怕說得不好。臉上一紅。反堵回去了。何爵臣笑道。初學北京話。最要老面皮。怕他甚麼。說慣了。就成。總要我懂得聽人的。自己說得好不好。人家懂不懂。是人家的事。不要管他。自然越說越好的。譚同一笑道。原來你老哥是願自己不顧人的。何爵臣不覺面上一紅。黃通怕何爵臣臉上下不來。忙打岔道。你們都是老北京。又是逛的老資格。有一句話要問。你們聽一聽外邊。不斷的敲點燈籠。北京不是沒有電燈。何必要用這個小燈籠。提着走。殊不雅觀。這是甚麼意思

呢。譚同一道。從前北京沒有巡警。街道高低不平。是永遠沒有修理的。北京有一句土話。晴天香爐。落雨墨盒。你想想這兩句比喻。就可知街道的難走了。胡同裏面。又常有人蹲着拉屎。晚上小路。沒有燈火。掉在臭水溝裏。也沒人知道。逛窯子的人。從前邊的胡同。過後邊的胡同。沒有這個小燈籠。很容易摔在地下。一個不留神就露了鞋襪。所以班子裏都買了許多白紙小燈籠。便利行人。但凡客人一走。便喊點燈籠。不管你是坐車是走路。要不要都一樣預備。就是過路的人。進來要一個。他也給的。北京逛胡同的打油詩。有兩句「快意一聲拿紙片。傷心三字點燈籠」。就是指這一件事。拿紙片是請客用的。剛進班子來。請朋友鑲邊。正是快活的時間。點燈籠是逛完了。各尋歸路回去。可算是歡場易散。傷心的時候了。現在巡警已設立了。我想北京城。後來大街小巷。一定徧設電燈。點燈籠這個風俗。不多幾年。一定消滅的。黃通點頭道。原來如此。楊俊階豎起大拇指道。譚先生真是博古通今。大家又說笑一陣。看一看時計。已十二點多。黃通道。時光不早了。我們回去罷。譚同一道。北京逛窯子。打茶園。常坐到兩點多鐘才散。十二點還算早呢。慶福班俊仙屋裏。我還有約會。正想同你們過去。介紹你多認識幾個朋友。楊何兩人。向來就想在學生界裏。探聽一點



消息。無奈學堂裏一個沒有認識的。現由黃通身上。認識起學生來。正想從此進步。眼看着黃通。又不便說甚麼。無奈黃通係頭一次在報館出來。心裏總怕叔叔回來。有事找他。而且班子裏尙沒有愛戀的人兒。一點責任心。無形中就把他逛的高興打消。便說道。你的朋友。我們都不認識。冒昧過去。有點不好意思的。譚同一笑道。逛窯子的朋友。那裏有許多客氣。何況大家都是同鄉。怕甚麼的呢。黃通道。話雖是如此說。但係我的朋友。他們全不認識。驟然來了許多生客。人家也不便招呼呀。譚同一聽見黃通這樣說。知道他執意不去。便說道。好罷。你既然有事要回去。我明天下午。到報館來看你。再出來湊一湊熱鬧罷。楊何兩人趁風便轉。遂說道。譚先生明天不要失約。譚同一道。我跟通哥的交情。你們沒有曉得。那有失約之理。說罷。穿上馬褂。黃通照例開了一塊錢盤子。月仙過來。應酬了一番。因爲黃通是當天掛的生客。當然要灌一兩句米湯。送出屋外。叮嚀幾句。囑咐明天早些來。四人遂一塊兒出了三喜班。譚同一自往慶福班找朋友去了。黃通同何楊兩人雇車回報館來。踏腳入屋內。馬褂未脫。便問孫福。總辦回來了沒有。孫福答道。早回來了。黃通又問。總辦回來找我沒有。孫福道。沒有聽見。黃通心上一塊石頭。才落下地。楊俊階略談了幾句。便同何

爵臣回歸帳房去了。黃通脫了衣服。擦一回臉。叫孫福到印刷部。將排好了的大稿。拿來看了一眼。燃着一支紙烟。半坐半躺的靠在床上。回思逛時的意味。覺得北方的姑娘。確與南方不同。嫵媚中含有剛健態度。書中說美人的。常見有「亭亭玉立」四字。到了北方。才領略出亭亭兩個字的神韻。亭亭兩個字。形容得太好了。胡思亂想一會。不覺困倦起來。扔了手中紙煙。一睡直至翌日上午九點多鐘才起床。盥漱甫畢。早膳已開出來了。黃通見着叔叔。心中總有點慚愧。很怕他叔叔問他昨晚那裏去。正想預備一番支吾的話。怎知道黃季真絕不提起。很像不曉得他們有這回事似的。對於何楊兩人。依然嘻哈大笑。談別的事情。黃通胆子更放大了。到了下午兩點鐘。果然見孫福進來道。外邊有人找姪少爺。大家曉得是譚同一到了。齊聲說道。快請進來。孫福答應一聲。轉身出去。將譚同一帶進編輯室。彼此招呼。真是一見如故。毫不客氣。譚同一道。初次登堂。請你引我去見令叔。話猶未畢。何爵臣先攔道。總辦出門去了。這個編輯室。是我們聚會的地方。他老人家沒有事不常到這裏來的。找總辦的客人。裏邊另有客廳招待。所以我們在這裏談天。方便得很。自由得很。你也不必客氣了。脫了長衫。隨便坐罷。你來慣了。碰着他老人家出來的時候。再跟你引見。他老人

家絕不會見怪的。譚同一聽見何爵臣這樣一說。便不再請。含笑問道。昨天逛了回來。有甚麼感想呀。黃通笑答道。初到上林。一身土氣。不貽笑名花。便爲萬幸。那能談到感想。不知北京班子中。有懂得廣東話的姑娘否。譚同一道。不是沒有。但係你初到北京。言語不通。報館裏都是同鄉。除了支使當差。成天談話。都用粵語。與在家鄉有甚麼分別。一齊人傳之。衆楚人咻之。任你絕頂聰明。也練不出北京話來。最好趁着逛的機會。多招呼北班幾個姑娘。東跑一跑。西跑一跑。茶前酒後。胡說八道。日子一長。自然而然的。就懂得聽。就懂得說。楊俊階道。譚先生的話真對。姪少爺你就天天去上這個學堂罷。這樣的教員。再好沒有了。黃通笑道。上學不難。這筆學費。怕沒法子籌呀。楊俊階用手一拍兜肚道。有我的。不要緊。黃通望着他一笑。也沒有在意。回頭問譚同一道。你主張我招呼北班的姑娘。莫不是還有南班的麼。怎麼我們昨晚。跑了幾條胡同。並沒見有一家呢。譚同一道。北京分南北班。是因人而分。門外掛出來的招牌。都是一律寫清吟小班。沒有分別的。逛熟了。一看姑娘的花名。也可以推測出來。黃通道。這是甚麼緣故呢。譚同一道。北方的姑娘。所取的花名。多愛用金字。紅字。寶字。翠字。銀字。桂字。福字。南邊的姑娘。花名比較文雅得

多。例如樞字。閣字。妃字。弟字。更有用別墅。用吟榭的。就如萃芬班的文香。她的小妹妹根蒂。就是南邊的風氣。北方沒有這個名字的。何爵臣用手一拍大腿道。對呀。文香是揚州人呵。黃通道。南北班的分別。既是人的問題。班中的規矩。一樣不一樣的呢。譚同一道。囊中規矩。差得太多了。南班子來自上海。不脫洋濱瀟氣習。有一點「物離鄉貴」的意義。打一個茶圍。頭一次。要兩塊錢。比北班多一倍。第二次去。雖然不用開盤子。但係幾天打一回麻雀。牌錢十二塊。一個月合算起來。比見天見開盤子錢還多呢。黃通道。北班子沒有打牌的麼。他們生意怎麼做呢。譚同一道。北班打牌。沒有一定牌錢。而在乎抽頭。常有捧一個姑娘。替她打一場牌。抽頭數百塊的。牌打完了。飯也沒有一頓吃。洋燭都是客人的。骨子裏隱含着帮忙的性質。所以北班的姑娘。從來沒有賜客人打牌的。必要交情够得上。又或有特別的原因。才辦這件事。與南班視為普通應酬的。大大不同了。其餘夜合之資。花酒之費。纏頭之擲。南班都比北班多。我一時也記不清。後來你去慣了。自然懂得的。黃通笑道。這亦有術。這句話果然不差。譚同一道。洞達人情。即是學問。不然就是老趕。就是曲辦子。大家談談笑笑。不覺已過黃昏。譚同一提議。請黃通到外邊吃小館子。要求何楊同

行。黃通道。同一你。何必如此客氣。報館也快開飯了。就在這裏吃。一塊兒出去。豈不省事嗎。譚同一道。那算得是請客。因為北京飯館子。弄出來的菜。另風有味。你也該嘗一嘗。不過北京的飯館子。都是山東人開的多。真正地道北京菜。怕沒有幾家罷。黃通道。我還有一篇社論沒做完。編輯的稿。還沒動筆呢。譚同一道。這個容易。我幫你。一會就完。何爵臣笑道。真好。我們這裏多添一位義務主筆了。總辦曉得。才樂呢。譚同一也笑道。你們報館有通哥在這裏。想找這樣的義務主筆。不怕沒有。但得你們不討厭。肯管飯。就有人來。一面說。一面幫着編稿。原來這個時候。北京城沒有通信社。做報館的。要採訪新聞。全靠社長交際靈通。自己出馬。才有好消息。探聽出來。否則要多出酬勞費。聘請重要機關的職員。担任專訪。與報館暗通消息。但係給長官知道了。就要受嚴厲的處分。所以北京新聞的訪稿。雖然也有晚上來的。如果當天發稿不及。隔一天登載出來。也是一樣新鮮。因為採訪新聞。各有各的門路。而且真正緊要的消息。雖然探聽出來。也不敢即日登出。恐怕連累朋友。受洩漏機密的嫌疑。鬧出風潮來。因有這個緣故。黃通所編的稿件。早一點。晚一點。都沒有多大關係。他把這篇社論做完。譚同一的新聞稿子也編完了。黃通拿過來再看一看。

。沒有甚麼妨碍。就發出去了。譚同一便催着楊何兩人快穿長衫。一塊兒走。楊何兩人。略謙讓幾句。即同黃通一齊走出報館。譚同一道。我們可到煤市街致美齋吃飯去。黃通是無可無不可的。楊何兩人。更無所謂了。遂一同雇車到煤市街來。到了致美齋門洞內。早有夥計站着招呼。譚同一吩咐他給車錢。便直往樓上走。黃通舉目一看。見房屋之簡陋。椅棹之粗鄙。較之廣州市的下等二厘茶館。猶覺不及。心中正在納悶。譚同一見黃通神色有異。曉得他的心事。笑道。坐罷。不用瞧了。北京的酒樓茶館。都是這個樣子。那有我們家鄉的華美。黃通只得坐下。看見一個夥計過來。手拿着一塊礮布。一面擦棹子。一面問。吃甚麼菜。譚同一讓楊何兩人先要。楊何又讓黃通。譚同一道。通哥不用問他。一定不懂得這個館子的菜式。還是我來要罷。遂對夥計說道。軟炸雞。炸腎肝。腰丁腐皮。醬汁魚中段。薰鷄絲拌粉皮。鹵牲口。譚同一說一句。夥計應一句。何爵臣忙說道。够了。够了。先來罷。夥計又問。喝甚麼酒。黃通道。北京蓮花白。我聽說不錯。就要蓮花白罷。夥計答應了。不一會。杯箸擺上。酒菜拿來。大家吃着。譚同一便問。這個館子的菜。好不好。黃通道。我沒有吃過別家的。現時比較不上來。不過覺得另有一種風味。譚同一笑道。這家致美齋。北京算是

有名的了。吃一兩次。還不至討厭。多吃就沒有意思。這個毛病。合北京的大小飯館。都是一樣。何爵臣道。你說這句話。我不大明白。譚同一道。北京飯館子的菜。老沒有改變的。你今天來吃。是這幾樣。過了兩年。三年。三十年來吃。也是這幾樣菜。多吃幾回。沒有不討厭的。以視我們廣州的菜式。點心。家家不同。每一星期。就改一個樣。真有天淵之別了。黃通道。北方人保守的性質。太厲害了。怪不得預備立憲。也要預備十年呢。四人一面說。一面吃。十分高興。酒醉。飯飽。帳單開來。楊俊階爭着要給錢。譚同一不肯，推讓了一回。終歸是譚同一給了。另外又給了十吊錢小帳。黃通道。我到北京不多幾天，倒明白了一件最緊要的事。大家都問甚麼事。黃通笑道。就是剛才給的小帳。原來北京的社會。最緊要的是酒錢。吃飯要給酒錢。出大恭也要給酒錢。生也要酒錢。死也要酒錢。何爵臣道。出恭沒見過要酒錢的呀。譚同一道。通哥的話。是不錯的。北京倒馬桶。掏茅坑的。每逢下雨這一天。就跟人家要酒錢。豈不是出恭也有酒錢嗎。至于生養孩子。死人辦白事。酒錢更多了。黃通道。也是北京人的奴隸性。他不懂得人格兩個字。不想憑自己個人的本領。去掙錢。只想貪圖人家賞給的零錢。他不想一想。人家賞你一個銅子。也要屈膝謝謝的。我到北京這

幾天。不是五月節嗎。初五那一天。我還沒有起床。就見孫福。向着我跪下。大磕其頭。嚇得我一大跳。趕忙坐起身來。問他有甚麼事。他說。給姪少爺拜節。我才想起來。他因為想要節錢。急不及待的緣故。我當時給了他一塊錢。他歡天喜地。請安道謝而去。臉上一點羞恥的顏色沒有。這樣的事。我們廣東人。打死他也不肯幹的。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各穿衣服。一塊兒離了致美齋。黃通問道。我們那裏去。譚同一道。當然先到三喜。你昨晚才挑的月仙。今晚不去回盤子。成嗎。黃通道。回盤子三字。多麼新鮮呀。何爵臣道。對呀。掛生客。第二天不回盤子。就算沒有誠意。姑娘方面。很不願意的。楊俊階道。逛也有許多名詞。怪不得常聽見人說。有一本嫖經呢。譚同一望着黃通一笑。四人沒有雇車。說說笑笑就到了三喜班。跑廳的一見。就喊月仙姑娘。只見月仙。一手搖着小檀板。一手拿着一根小竹子。讓客到後院一間屋子。說聲對不住。我屋裏有客。譚同一何爵臣兩人。齊聲說道。不要緊。我們廣東人絕不計較這個的。黃通忙問甚麼事。何爵臣道。她本屋有客佔着。怕我們挑眼。若是北方人。不坐本屋。不開盤子。譚同一道。這個規矩。是下流社會才有的。近來有了巡警。土混混不到班子裏來。不拘南人北人。不坐過院子。不算好客。這句話。恰與你所說的成



一反比例。那有不坐本屋。就挑眼的呢。楊俊階道。譚先生。依你這個說法。當客人的。事都要將就姑娘。不是來玩樂。是來找氣受了。然則當姑娘的。怎麼又有得罪客人的時候呢。譚同一道。這又是另一問題了。四人說着話。跟媽已倒了茶。遞了香烟。黃通見月仙出來進去。一手搖着小檀板。「的格的格」的響。便問她幹甚麼。月仙道。練習大鼓。楊俊階聽了。便要聽唱。月仙吩咐跟媽找師父。就見進來一人。支起三脚竹架。上放一個小鼓。月仙站在竹架旁邊。問唱甚麼。黃通說不出來。只好說。隨你便罷。唱甚麼都成。還是譚同一說。「昭君出塞。」曲內帶二簧。很不錯的。那個師父。就調一調三絃。月仙打幾點小鼓。手搖檀板。就唱起來。唱完了。大家道聲辛苦。月仙回眸一笑。走了出去。四個人對於這宗玩藝。唱得好不好。實在是一點都不懂。瞎鬧一回。就見跟媽進來說。請過月仙屋裏坐。跑廳的也跟着進來。拿馬褂過去。坐了一會。復到翠芬班文香處。打一個茶圍。譚同一又請他們到石頭胡同松鳳班紅寶處。認識他的愛人。才手分而散。正是

### 卅年影事從頭記

### 杜牧揚州夢已醒

要知黃譚諸人後來逛出甚麼事情來。且聽下回分解

## 第四回

一言涉機密老友關心  
萬里寄郵程真名現眼

話說譚同一天天到報館來。同黃通去花天酒地。約有半個多月光景。黃通又挑上了金樂班的銀翠。長林班的胡月梅。愈逛愈熱。朋友愈交愈多。錢也愈花愈窮。到了床頭金盡的時候。楊俊階果然慷慨。一百塊。五十塊。常常接濟。在黃季真面前。又一字不提。黃通雖然感激他義俠。總覺得他人格上。有點不够程度。但人家與自己既然表示好感。那有聽人家不起的道理。有一天。譚同一來了。黃季真恰好也在編輯室。與大家談天。譚同一見了黃季真。就叫一聲老世叔。原來譚同一的父親。與黃季真也是老朋友。而且同入邑庠。所以譚同一叫黃季真做世叔。黃季真含笑讓坐。表示歡迎。因話過話。就問起家鄉裏的老朋友來。因為黃季真出外多年。那一班朋友，有倒了霉的。也有死的。真是十年人事一番新。不覺感慨起來。向着楊俊階道。我們羊城分別。做夢也想不到你也會來北京。而且又天天見面的。楊俊階低頭不語。黃通不覺想起一件事來。問黃季真道。有一個梁鐵君。你記得嗎。黃季真道。這個也是老朋友，怎麼會記不得的呢。黃通道。他到了北京。好幾年了。你有見着他沒有。

黃季真臉色一變。很詫異的道。他怎麼會跑到北京來。真沒有的事。不特我沒有見着他。連北京的同鄉們。都沒聽見過一人說。見着他的。黃通正要答言。就見譚同一的眼光。向着自己一瞬。很像帶有一點暗示。黃通便不言語。何爵臣是個機伶鬼。一見便覺得其中必有蹊蹺。便問道。梁鐵君是個甚麼人。黃季真道。鐵君姓梁。名爾煦。是個秀才。這個人聰明機警。學問極好。又懂得武術，與康有為。康廣仁。孫中山。都是朋友。我們在廣州時。沒有一天不見面的。談天說地。三教九流。件件都說得來。他又足智多謀。胸懷大志。說到國事。就切齒痛恨。那種牢騷不平的氣。實在令人感動。戊戌政變。那一年。康有為跑回香港。籌辦保皇會。找朋友商量。第一個就是他。他給康有為出了不少的計畫。可惜懷才不遇。不能上進。現在他也老了。言罷。歎了一口大氣。眼圈兒不覺紅了。回頭問黃通道。你怎麼曉得他在北京。聽誰說的。他又不想做官。到北京來幹甚麼事呀。黃通望着譚同一。見他臉色。一陣青。一陣白。很像有甚麼心事似的。更不敢言語。只得順嘴說道。在上海聽見有人說。還不知真假的。於是趕着另說別事。把這番話遮掩過去。黃季真見黃通說得吞吞吐吐。也不便再問。閒談了幾句。便步入後院。不多大工夫。就見孫福進來道。何老爺。楊老爺。總辦

請您有話說。何楊兩人。卽站起身形。同往後院去了。譚同一見屋中沒人。才對黃通說道。你剛才說出梁鐵君來。我真怕你知道他的住處。無心中洩漏出來。就糟了。黃通道。因爲我不曉得他的住址。我才問呢。剛才我看見你的臉色。很像有難言之隱。這是甚麼緣故。譚同一道。你說這位梁鐵君。他到了北京。好幾年了。都沒人曉得。他的真姓名。就是我一個人知道。他千叮囑。萬叮囑。要求我不要告訴別人。今天你將他真姓名說出來。恰巧我在這裏。萬一他疑我洩漏他的事。豈不是有冤沒處訴嗎。黃通道。這個有甚麼要緊。我叔父是他的老朋友。我們是父交子往的交情。說出來也不會壞他的事的。譚同一搖頭道。你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梁鐵君到北京。同鄉京官。一個不見。戴鴻慈大軍機。是他的親戚。他也躲他。有一次在火車站上。碰着。他急急掩面而走。黃通笑道。既然如此。他的事情。你又怎樣曉得的呢。譚同一道。說起來就話長了。等我慢慢告訴你。正是

### 一語竟留千古恨 兩行血染黨人碑

話說黃通所說的梁鐵君。他在廣州。琴書自樂。不想做官。忽然跑到北京。而且行動極其秘密。究竟是甚麼緣故呢。原來清朝光緒皇帝。自戊戌維新。厲行新政。得罪后黨。當時一班

維新黨人。主張調袁世凱。統領武衛軍入衛京師。不料袁世凱奉到光緒帝密旨。他跑去告訴榮祿。挪拉氏皇太后聽榮祿一奏。赫然大怒。下令九門提督。拿辦帝黨。光緒在宮內。先知的消息。急即下一上諭。着康有為督辦上然官報局。勒令星夜出都。這一道上諭。就是康有為的救命符。及至九門提督。奉到太后懿旨。前往米市胡同南海會館拿人。康有為早已走了。只拿了他的同胞兄弟康廣仁。及譚嗣同。楊銳。楊森秀。劉光第。林旭等六人。駢戮菜市口。世稱為六君子的就是了。挪拉氏皇后。對於光緒帝。當然切齒痛恨。想置之死地。因各國公使觀瞻所繫。一時未能辦到。遂將一位勵精圖治。變法自強的君主。囚在三海中一個瀛台內。派心腹內監看守。不准與外邊通信。也沒人敢與他通信。挪拉氏垂簾聽政。將一百天的新政。完全推翻。恢復舊制。這個皇帝。就算坐了監了。康有為感知遇之恩。逃到海外。每到一埠。就設立一個保皇會。宣佈光緒帝的德政。因有一百天維新的成績。如廢科舉。興學堂。廢綠營。練新軍。一切見諸施行的。後來革命成功。也不能出他的範圍。所以海外華僑。人人贊成。各國王公。處處歡迎。滿政府接到各埠華僑電報。俱是說光緒帝好的。無形中就將挪拉后害帝的心。軟化了許多。但是宮禁森嚴。光緒帝囚在瀛台內。是死是活。事關宮

韓密秘。外間無從得知。有說已經被人害死的。有說逃了出來的。因為湖北江夏廳。捕得一  
個滿人。身上穿的衣服。都是大內宮裝。這個時候。兩江總督係張之洞。提案審訊。他說南  
下來找康有爲。語無倫次。地方官不敢辦。拍密電去滿庭請示。挪拉后復電。就地正法。這  
個滿人就算完了。當時湖北有童謠云。「湖北黑了天。皇帝坐了監」。於是有人紛紛傳述。  
謂光緒皇帝已由北京。逃了出來。說得像煞有介事。到了拳匪亂後。兩宮回鑾。康有爲在長  
江一帶，起師勤王。事敗。唐才常就義。康有爲在海外想盡許多方法。與光緒帝秘密通信。  
都不大妥當。後來想起梁鐵君。智足多謀。就懇求他到北京走一遭。梁鐵君是天性義俠的人  
。一口應許。遂由黨中撥一筆交際費。委託梁鐵君到京。便宜行事。梁鐵君負了這宗重要使  
命。所以到了北京。改名吳道明。一個同鄉都不見。他在東城燈市口丁字街地方開一家德昌  
照像館。隱身市井之中。真是人不知鬼不覺。他有一個同志范朗秋。這個范朗秋本姓李。單  
名一個悅字。拳匪未亂以前。康有爲曾派過一個廣東的綠林豪客。姓區名新。外號赤勒新。  
潛來北洋。謀刺榮祿。同行的兩個帮手。一名羅孝通。字樸池。是康門的弟子。一位就是李  
悅。他是海外華僑。因為入了保皇會。深恨后黨。阻碍祖國變法自強。一腔義憤。跑回來。

想辦一件轟轟烈烈的事。所以同區新一塊兒北上。因他懂得英國話。就在他的住所門口。掛一個李悅洋行的招牌。以掩人耳目。後來謀刺不成。區羅兩人回粵。他就流落北方不返。梁鐵君到北京來。兩人碰着。自然而然的就合作起來。梁鐵君利用他懂得英文英語。又在萬壽山內。分設一間照像館。以教讀英文爲詞。引誘內監到館裏來。好容易探聽宮內消息。果然給他勾通得一位內庭總管。姓崔。係一個開通的內監。光緒帝維新的時候。他很贊成。可算得是帝黨一邊的人。梁鐵君與他交結。漸漸透露心腹。求他幫忙。他滿口答應。又介紹一個御醫馮麻子。與梁鐵君認識。這個御醫。是太醫院的醫官。常常進宮。與光緒帝看脈的。住在鼓樓大街一家木廠後院內。三人串通一氣。於是康有爲與光緒帝通信的目的。居然達到了。梁鐵君爲方便起見。就住在馮麻子家裏。東城丁字街這家照相館。梁鐵君雖不是住在館內。但係由南方寄來的信件。都由東城這家照相館接收。所以梁鐵君也不能不來。北京的大學堂。設在東城。學生因拍照的關係。不斷的到照相館來。梁鐵君本來是個慷慨任俠的人物。此次北來。不與同鄉京官交遊。自然覺得寂寞。恰巧碰着一班天真瀾漫。不懂世情的青年學生。那有不歡迎的呢。而且梁鐵君的學問又好。說出話來。口如懸河。不是市僧一流。這班

學生便如磁石引針。愈來愈多。愈交愈稔。每到星期六下午。及星期日。這家照相館。總是高朋滿座。飲食遊戲。無所不爲。譚同一也是學生中的一份子。沒有一個星期不到的。他們兩個人又分外投緣。在一羣學生中。梁鐵君很歡喜他。碰着有事。不能到館的時候。就託譚同一代他照料。有一天。從南洋寄來一信。外面寫梁鐵船先生收啓。這天恰巧是星期六的上午。各學堂裏的學生。沒有怎樣早來。梁鐵君也未到。譚同一這天。因爲身體有點不舒服。告了半天假。所以一早就到照相館來。館中的夥伴。都是熟人。梁鐵君在不在。也是一樣招待的。綠衣的郵差。將信拿在手中。站在門口。問道。這裏有姓梁的嗎。夥伴接過來一看。見收信的住址全對。但是人名很生。因爲廣東姓梁的人很多。館內往往來來的朋友。姓梁的也有好幾個。想不起那一位。便對郵差道。是這裏。郵差便走了。夥伴將信遞給同一看道。譚先生。你看這封信。是給那一位姓梁的。譚同一接過來一看。心內捉摸半天。也想不出是誰。鐵船兩字。也很少人用作別號的。只得將信擱下。等別人來瞧。午膳剛過。學生們一個一個的陸續都來了。譚同一問道。姓梁的有別號鐵船的沒有。大衆都搖頭道。沒有。就聽見一人大聲道。怎麼要號鐵船。何以不號銀船呢，同一你。胡亂給人起外號。是不成的。我姓



梁的。先不答應。話猶未了。忽聽見一陣笑聲。說道。你不要生氣。你如果外號真時做鐵船。與你愛人的外號。正是一對好對聯呢。譚同一舉目一看。那個姓梁的。係師範大學堂的學生。名紹正。別字萍魂。廣東省東莞縣人。性情有一點偏急。人又老實。不愛玩笑。同學們欺負他老實。偏愛嘲弄他。那個答話的姓鄺名坤。別字逸虎。係譯學館學生。廣東香山縣人，因為萍魂在懷春班。挑識一個姑娘。名叫玉仙。這個姑娘。架子很大。瞧不起那班窮學生。萍魂又係老實人。風月場中。一點手段沒有。所以玉仙對於他更覺落落難合。不過學生們人多勢衆。姑娘們都不敢惹他們。面子上總要應酬的。而萍魂對於玉仙。又是剃頭担子一頭熱。迷戀的程度真高。天天都要跑到懷春班去。扔下一塊站洋。見一見玉仙。坐一坐香巢。才能睡得夢魂安穩。同去鑲邊的朋友們。都說玉仙是個冰桶。萍魂也不理會。還是他去他的。所以今天鄺逸虎。跟他開這箇玩笑。當時有人問逸虎道。你說好對聯。我真不解。玉仙兩字。那能對得鐵船兩字。平仄也不協呀。逸虎笑道。她外號不是冰桶嗎。冰桶對鐵船。豈不是很工穩嗎。我還希望水桶裝在鐵船裏。運回廣東呢。大家才明白逸虎的意思。狂笑一陣。萍魂坐着。一言不發。譚同一連忙攔住話頭道。我剛才問姓梁的。有人號鐵船沒有。並不是

開頑笑。打哈哈。是有緣故的。因爲今早郵差送來一封信。寫着鐵船名字，同學中姓梁的也不少。我怕是寄來你們的。所以問一問。衆人見譚同一這樣說。有過去拿起信來瞧一瞧的。有不大理會的。此事遂不再談了。快到晚飯時候。只見那位吳道明先生。同范郎秋一塊兒進來。一入門。便問夥伴。這幾天有信來沒有。那夥伴說。信是有一封。是給姓梁的。不知是誰。一面說。一面將信拿出來。遞給吳道明。不料他毫不遲疑的。接過信來。就拆開。看完了。還給范郎秋看。這個時候。電燈快要亮了。一班學生們。正忙着開會議。吃完了飯。到那個班子打茶圍。各想各愛人。那有心情。注意到吳范兩人身上。惟有譚同一在旁。冷眼一看。覺得這封信有點蹊蹺。當着大衆。不好探問。等到學生們都陸續逛去了。譚同一託詞身體不大舒服。今天請假出來。現在還未十分見好。精神困倦得很。你們先走罷。我要歇一歇。隨後就來。誰挑識了好人。寫一紙片。到紅寶處。我就知道啦。大家都知道他請了病假。信以爲真。遂不勉強拉他了。譚同一等各人散後。才問道。吳先生。今天南洋寄來這封信。是給你的嗎。梁鐵君本想掩飾幾句。忽然轉一念頭。暗想同一是個熱心人。既然被他看破。不如老老實實告訴他。免他生疑。略爲沉吟一回。便答道。不錯。這封信是給我的。譚同一

道。你不是姓吳嗎。怎麼又寫姓梁呢。梁鐵君笑道。我本來是姓梁。來北京才改姓吳的。譚同一也笑道。鐵船這個別號。也很特別呀。梁鐵君道。這個船字。他們寫錯了。我的號是鐵君兩字。大約是君船兩字。說出來音太相近。寫信的人。又是做買賣的商人。識字無多。隨手寫來。就把君字寫成船字了。范朗秋在旁邊。聽見梁鐵君毫不介意的。將真姓名說出。心中很不以為然。臉上顏色。有點變了。梁鐵君便向着范朗秋說道。同一是個有心人。與別的學生荒唐鬼不同。我們的秘密。給他曉得。他不能壞我們的事。且能幫忙我們的。看官須知。梁鐵君這幾句話。是有心激刺譚同一的。譚同一本是個熱血青年。平時以任俠自命。聽見梁鐵君一捧。不覺高興起來。站起身形。向着梁范二人說道。梁先生。你真有知人之明。我算是碰着知己了。我在廣州時。已立定宗旨。流血救國。有幾個結義兄弟。所取別號。匡一。扶一。劍一。都有個一字。表示我們同志。是一心一德的。你今天。既以推心置腹相待。有甚麼為難的事。只管說。我姓譚的。赴火探湯。萬死不辭。沒有半途變節的。你老人家相信嗎。說完。臉上漲得通紅。大有氣冲牛斗之概。梁鐵君微笑道。不用忙呀。我們的秘密。將來你自然曉得。事情不算很大。這個年頭。但凡涉到國事。都有危險性。一個人若是不愛

國。不辦事。甚麼危險都沒有。你若想去救國。就要先把自己的生命。看輕了。譚同一聽了。更覺高興極了。連說幾聲。對。對。對。范朗秋還是一言不發。左腿壓着右腿。一搖一搖的。坐着藤椅上。口中吸着一枝雪茄。雙眼望着噴出來的烟。正在出神。譚同一說的話。好像沒有聽見一般。梁鐵君道。朗秋。你想甚麼。難道你心中還有別的意見嗎。范朗秋道。別的意思倒沒有。不過據我理想。總以不告訴人爲好。同一斷不會壞我們的事。怕他茶前酒後。一時失言。他們都是年輕的人。閱歷又淺。不知利害。一傳十。十傳百。風聲一漏。彼此都有防碍。譚同一未等范朗秋說完。便搶着說道。請你放一百個心罷。我雖是年輕。已快到三十歲了。那裏會隨口亂說的。梁鐵君怕他們兩。愈說愈僵。便攔住同一話頭道。同一你不用多說了。我們今天所說的事情。就是我們三人曉得。請你務必守秘密好了。所以黃通說出梁鐵君三個字來。譚同一便急在心頭。現於詞色。現經黃通一問。遂將自己經過的情形。大略述說出來。黃通聽了。正是一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心中大喜。便道。我同你去拜訪他。好不好。譚同一連忙搖手道。不成。一定不成。黃通不覺愕然道。這是甚麼緣故呢。譚同一道。我雖然曉得他的根底。他辦事也不瞞我。但除了我之外。沒有第二個人。

他們總怕我不能守秘密。我驟然領你去見他。豈不受他們抱怨嗎。黃通道。不要緊。我們是同志。他們的事。我早曉得的。我去見他。係帶有南邊來的消息。要告訴他的呀。譚同一道。你不用心急。我回頭就去見他。先把你來的情形。告訴他。再將你的意思。跟他一說。看他怎麼樣。若是願見你。我跟他定一個約會。在那處地方。那個時候。回來同你一塊兒去。我便不落埋怨了。你說好不好。黃通道。好極了。就勞你現在去一踰罷。譚同一道。現在去不成。一定要等到星期六。才能見得着他。而且那天是逸虎在會芳園請客。是專為應酬你的。你是不能不去。你到會芳園的時候。我往梁鐵君處也回來了。到了會芳園。我們再定行止罷。黃通道。鄭逸虎請客。怎麼說是應酬我。你的朋友。即是我的朋友。還客氣甚麼呢。在花天酒地之中。人多口雜。我們說話也不方便呵。那天我不去了。我在報館等你罷。或不然在銀翠處打茶圍等你罷。譚同一道。會芳園請客。你是不去不成的。鄭逸虎因為吃了你好幾回了。禮尚往來。那有不還席的呢。鄭逸虎跟你很投緣。很恭維你的文章。對我說了好幾回。一定要交你這個朋友。所以禮拜六才請的客。你要知道。鄭逸虎這個人。很聰明。英文又好。平時在學生界內。總瞧不起人的。對於你。是十二分的面子了。你不去。那裏成呢。黃

通道。今天是星期四。還有兩天。到時候再定規能。譚同一道。會芳園請客。只請你一個人。何楊兩位。是不便同去的。你要到你的愛人處打茶圍。你可以先同何楊兩人去金樂班。我們到齊了。請你過去。這家會芳園。就在陝西巷中間。從萬佛寺灣去陝西巷。沒有幾步的路程。很方便的。黃通道。這兩天。楊俊階到天津去了。只有何爵臣一人在報館。他是管帳先生。我要花錢。非經他的手不可。有時報館沒有錢。他跟姓楊的借給我。所以我的行動。他總愛查根問底。我很有點討厭他。不用你說。那天我也躲開他的。譚同一道。這樣更好了。說猶未完。就聽見屋外有人大聲嚷道。譚先生。你那天說。北京三福。是鼎鼎大名的。今天同我們去賞鑑……一面說。一面走進屋裏來。黃通抬頭一看。正是

### 千金散盡尋當事 一言驚起夢中人

要知進來這個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

宜南夢 第六集

## 第五回

花燕燕 花燕燕 鴛鴦鴛鴦 團成紙醉金迷  
簇燈紅酒綠

話說黃譚兩人。正在密談。由外邊進來一人。正是何爵臣。兩人便相視以目。把話收住。譚同一笑道。你想見北京三福麼。你幾時請客。我出她的條子。通通叫來。你看一個飽。好不好。何爵臣用手拍一拍肥肚道。請客嗎。那天都可以。不過你說得三福怎樣好。壓倒北京的姑娘。我有一點不相信。譚同一道。你說的話也有理。但係凡做姑娘的。情才色藝四字。能佔得一門。就可以大紅特紅。卽如三喜班的金福。是以色勝的。雲樂班的玉福。是以風度勝的。山海班的銀福。是以藝勝的。不過這個藝字。不是指唱工應酬而言。係說她床上工夫。非常的能幹。她模樣兒不大好看。惟恃有這個本領。北方之強。都想去試一試。她就紅起來了。我們文弱書生。是不敢問津的。你是個小胖子。也許成。你不妨去花一塊錢挑識她。聽說她留客。先用手捏一捏你的小腦袋。合得她意。才肯留你住夜。不合格。花多少錢。也不成的。黃通笑道。爵臣是外強中乾的。那能成。何爵臣舉手一指鼻子笑道。你瞧。準够格。黃通道。不要說玩話。我們說正經的。星期六。有朋友請我吃花酒。那天你總要給我預



備幾個錢。不要臨時說沒有。何爵臣道。你姪少爺要錢。我幾時說過沒有。不怕怎樣爲難。也替你辦到的。星期六那天。你想要多少錢呀。黃通道。我不是說你有錢不給我。這兩天楊俊階。不是往天津去嗎。你的後台老板不在家。怕你沒處去借。所以預早幾天告訴你。免臨時措手不及呢。說時舉起三個手指頭道。最好是這個數。湊不夠。也要四個葫蘆才成呢。何爵臣道。二三十塊錢。不算甚麼。總有法子找得出來。不過你說俊階是我的後台老板。有點不對。他願意借錢給你。與我甚麼相干。你領他的情好了。黃通很覺得詫異道。他是很有錢的嗎。他是幹甚麼的呢。是在北洋做官的。抑是做買賣的呀。我借他的錢。我也沒記賬。大約有二百多塊了。他沒有開過半句。論朋友初交。真是不錯。但係我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對。今天聽見你說。然則我借他的錢。沒入報館的賬了。更令我心中懷疑。何爵臣道。你也不必懷疑。終久你有明白的一天。我老實告訴你罷。你借他的錢。總辦也知道。好在他的錢。是

不用還的。你要花就花便了。黃通聽了。心中暗自尋思。一時說不出話來。譚同一道。通哥。你不用發愁。錢已花了。還想他甚麼。不過你花錢也太手鬆了。北京逛窯子。吃花酒。叫條子。那有給現錢的。你試想想。叫一回條子五塊錢。坐不到十分鐘。就走了。真可算得是

黃金時間。吃一頓花酒。一個人常有叫七八個條子的。天天講應酬的人。一個月的條子錢。就要幾百塊。誰能叫一回給一回的呢。到了年節。隨便給他四五成。就算好客了。所以愈紅的姑娘。條子愈多。她也不打算客人滿給。藉此大出風頭而已。絕不會跟客人要條子錢的。黑的姑娘。就不然了。她一個月。沒有幾個條子。有客人叫她一次。她就計入了預算表裏。你不給她。真能見面就問三回。客人一討厭。就不來了。紅的愈紅。黑的愈黑。就是這個緣故。我見你叫條子。姑娘沒有問你。又不是到年到節。你總是過不了幾天。就把條子錢給了。忙甚麼的呀。叫條子是最普通的事。不算闊。紅姑娘見了。還笑你是曲辨子呢。黃通笑道。我不是闊闊。因為我自懂人事以來。花錢是沒有帳的。簡直不懂得算帳。我怕積欠多了。算不清。我以為遲早都是要給的。多了更不好辦。不如三兩次給一回。豈不省事。與君一夕話。勝讀十年書。現在我又增一番見識了。何爵臣道。譚先生。你的議論。真可算得有關歷之談。怪不得文香。總沒有問過我要條子錢。我也沒有給過他這筆冤錢。譚同一道。你的話又不對了。條子錢也是個面子錢。與敲竹槓。斫斧頭。不同。怎麼說是冤呢。何爵臣道。他們當姑娘的。出一回條子。不是白跑的。車飯錢已拿了十吊。按洋銀計算。就八角多。唱一

支小曲。不過五分鐘就完了。還要賞拉胡琴師父一塊站洋。她對於這位客人。高興時。多坐幾分鐘。不高興呵。不到十分鐘。站起身來。說聲回頭見。就裝模作樣的走了。想起來。真是可惡。你還說花得不冤嗎。黃通道。叫條子。還是我們廣州便宜。不算花捐。不過一塊錢小角子。合北方大洋八角多。與北京發車飯錢一樣。來了就是半宵。侍候客人吃完了飯。才回去。打茶圍是白坐。不要錢。譚同一道。我們廣東的姑娘。雖然是有領家。有掌班。管束得很厲害。但對於姑娘接客。於沒有自由之中。尚有半分自由。姑娘愈紅。愈能自由。碰着不合意的客人。不怕你花多少錢。她也不留你住。真是磨不開面子。非留不可。也能終宵不理你。把這個客人。扔在腦後。所以有看髻的笑話。因為廣州花界的規矩。叫條子。打茶圍。吃花酒。都是場面上的事。在姑娘身上。不算甚麼資格。到了真講交情時。還要另給白水。最低的限度。也要三四十塊錢。才認可你爲入幕之賓。北京的花界。拿條子。茶圍。打牌。吃酒。當作正式營業。客人花多少錢。就有多少資格。應享多少權利。待到資格够了。當然就輪到你補缺。當姑娘的。不怕十分不合意。也沒有法子推出去。北邊姑娘情薄。南邊姑娘情重。大半是環境不同。製造成的。北京花界。既定了這個規矩。去逛的客人。當然要依

照辦理。方能達到目的。所以我說條子錢不能算冤。是一種面子錢。就是這個原故啦。何爵臣被譚同一駁。說不出話來。黃迪道。無論甚麼風俗。能够成爲一種習慣。必有理由在內。要不然。只有少數人合式。多數人不合式。誰都不是健子。那能通行的呢。我們不必研究了。回頭還是到銀翠處坐坐罷。黃迪這個提議。是沒有人反對的。吃完了晚飯。三人依舊出城去了。到了星期六那天。黃迪提前預備好了稿子。叫孫福請何爵臣到屋裏。跟他要了二十塊錢。指着桌上一堆文稿。說道。請你代勞兩個鐘頭。排字房要稿。你就給他們。完了事。你到文香處等我。我們會芳園散了。無論往那處打茶圍都寫紙片通知你。何爵臣答應了。黃迪通換過衣服。雇車直往陝西巷來。這個會芳園。是廣東人開的飯莊子。這個時候。廣東人在北京開設飯莊。只有兩家。一家叫做醉瓊林。中西菜都有。一家就是會芳園。只賣中國滿漢酒席。不賣西菜。兩家飯莊。比隣相望。生意都不錯。現在滄海桑田。不知變了幾回了。黃迪到了會芳園。掌櫃姓關。本是同鄉。又是熟人。見面招呼。忙叫夥計。付了車錢。引入鄭逸虎請客的雅座內。是時黃昏已過。電燈初明。屋中來客。已有七八位。鄭逸虎一見黃迪來到。便起身迎接。夥計們忙着倒茶。接過馬褂。往衣架上一掛。才退出去。座中客有不認識

的。鄭逸虎一一介紹。大家正忙着發條子。拿起筆來。很像開會議似的。有說叫懷春四玉。有說叫龍海桂卿。有說叫山海銀福。忽又聽見一人嚷道。龍海桂卿不好。切勿寫她。那一枝筆。你搶過來。我奪過去。正在糾纏不清。黃通到來。大夥隨便點點頭。也不暇招呼了。鄭逸虎笑道。吉三爺。你今晚叫誰呀。看官須知。黃通自逛北京花界以來。都是以號爲姓。他在家本是居長。怎麼又叫三爺呢。因爲他有兩個姊姊。男女同排。所以自居行三。北方尊稱於人。愛用爺字。大夥就叫他做吉三爺了。閒話表過不提。再說這班學生們。因爲叫條子。喧擾紛紛。除了本人已有愛人的。若發新條子。甲提出一個姑娘乙反對。乙提出一個姑娘。甲又不贊成。黃通在旁看見。心中暗覺好笑。原來今天所請的客。內有一位姓陳的。名立源。排行第十。人家稱他做十叔。這個外號叫開了。他的本號。反沒有人記憶。陳十叔年方二十多歲。他有個伯父。在清朝做給事中的官。陳十叔來北京。想靠他伯父。代他謀一件差事。剛到北京不多幾天。鄭逸虎跟他的伯父有點交情。既然請得黃通。順便也請他。當作接風洗塵。豈不一舉兩得。他是來自田間。初入繁華之地。自然帶着一點土氣。而且問關來京。爲的是謀事。上有伯父所管。腰中又沒有富餘的錢。那敢在外荒唐。所以到了北京。半個多

月。足跡未涉花叢一步。今天算是開一開眼界了。大夥擠着他。要他叫條子。他一打聽。一個條子要五塊大洋錢。不覺伸一伸舌頭。又不好意思駁回。年輕的人。都愛爭一時的面子。何況到了花酒場中。個個都是豪氣萬千的。他自然也有這種心理。看見人人都有條子。而且有一人叫幾個的。擠到這個地步。他只得似笑非笑的。算是默認了。大家曉得他沒有愛人。所以爭着替他介紹。他是無可無不可的。後來代他叫了山海的銀福。因為這位銀福姑娘。模樣兒長得不大好。一舉一動。帶着十足北京的風味。大夥都不大歡喜她。但是她應酬不壞。牌子又紅。席面上的姑娘們。不認識她的很少。所以就介紹給陳十叔了。亂了一陣。算是會議通過了。梁萍魂叫的是玉仙。黎公僕叫的是慶福俊仙。鄒逸虎叫的是四海燦雲。黃通叫的是銀翠。玉福。胡月梅。尚有人叫慶春班的桂芬。斌陞班的文韻閣。北地胭脂。南朝金粉。共寫了十七八張條子。會芳園的夥伴。拿了出去。自有跑腿的分頭去各班叫人。不在話下。條子發去了。廳中居然靜了一陣。大家也守起秩序來。不一會。黎公僕先提議開席。鄒逸虎便問黃通道。同一何以尙未見到。他往別裏去。你曉得嗎。黃通道。今天他沒有到報館去。昨晚跟我說。今天他要進城。辦一點事。叫我先到。在這裏等他。大約再等一會。他就來了。

。梁萍魂道。他不來。也不用等他了。那裏有許多人等他一個人的道理。逸虎你可下個命令。先擺起桌子來。我們一面吃。一面等他。不成嗎。鄺逸虎道。通哥你說的話是真的嗎。黃通道。我同他當面約好的。我到這裏來。也是等着他。不見不散的呀。鄺逸虎道。既然如此。我代他寫松鳳紅寶的條子。大家聽見。齊口合聲說。贊成。贊成。便不等鄺逸虎。就有人拿起筆來。在條子上寫一個大譚字。下面添上松鳳班紅寶幾個小字。喊一聲夥計。把這一張條子。補發出去。鄺逸虎跟着叫他擺席。真是人熟不拘禮。大夥也沒有等鄺逸虎相讓。便你推我估。霎時間。團團的坐滿了圓桌。只剩下首座兩個位。鄺逸虎讓黃通首座。留一座待譚同一來。黃通一看大夥的情形。知道推讓不得。便不客氣的。坐了首位。酒未過三巡。菜才上兩盤。長林班胡月梅的條子先到了。大家齊聲用廣東語嚷叫。梅姐。梅姐。胡月梅亦用粵語含笑答道。不敢當。不敢當。一面說。一面步到黃通身後坐處。夥計忙移小椅。讓她坐落。原來胡月梅是上海老旗昌的粵妓。其本身是否粵產。無可稽考。他的領家是粵人。從幼時買她回來。養大了做生意。她跟着鴉母學習。所以能說滿口流利的廣東話。這個時候。北京的花界。是南北混合時期。上海灘的姑娘。自從謝珊瑚養金花等。由北京被官廳驅逐回滬。

。坐不認爲生意好做。紛紛北上。內中自然是魚龍混雜。長衫也有。野鷄也有。不過物離樂貴。北京滿族貴胃。沒有出過都門的很多。厭故喜新。遂做成她們的機會。胡月梅也是受這個潮流來的。陳十叔正坐在黃通左邊。望着胡月梅。心中很覺得納罕。怎麼北京也有廣東的姑娘呢。忍不住問道。妳是廣東人嗎。那一縣的呀。胡月梅的秋波。向着他一轉。笑道。阿拉是香山。陳十叔聽不懂阿拉兩個字。想再問問。又怕人笑他。臉上不覺露出欲言又止的形狀。大夥正忍不住要笑。還是萍魂忠厚一點。搭過話來道。十叔。你不懂得阿拉麼。這個是寧波人自稱的名詞。就是我們的我字。上海洋場地面。寧波廣東兩幫商人最多。一說阿拉先生。就曉得是說寧波人了。今天梅姐說阿拉是香山。可算得是雜種廣東話。胡月梅似嗔非嗔的道。你這殺千刀。儉人是雜種廣東。大家聽了。鬨堂大笑。忽見簾子一動。電燈光一閃。正是龍海班桂卿進來。只見她豐容盛鬋。雙瞳如漆。腮上胭脂。鮮艷欲滴。身穿一件閃花雪灰色的旗袍。頂上插一朵步步搖的茉莉花。真是南朝金粉。北地胭脂。各有不同。她一眼看見德公。吐出嬌滴滴的聲音道。小張子。怎麼好幾天不到我處來。大夥一見桂卿。都向着德公道。我們寫他的條子。你說不好。原來你是秘密行動的。該罰該罰。斟滿了酒杯的酒。迫



着德公喝乾。桂卿莫名其妙。挨着德公身後坐下了。德公忙着央告道。以前的話。不要提了。難爲情的。桂卿追着問甚麼事。大家都含笑不言。正在這個時間。各條子紛紛到來。花枝招展。燕語鶯聲。各人招呼各人的愛人。並肩耳語。別的話也不談了。菜也忘吃了。惟有四海班銀福。她是新條子。到時。鄒逸虎忙說。陳老爺招呼妳。用手一指。銀福便步近十叔身旁坐下。黃通端詳細看。那個銀福。模樣兒總算是個中人之姿。兩腮脂粉。抹得通紅。一雙粗眉。鵝蛋的臉。薄薄的嘴唇。兩眼有神。身穿一件寶藍質地紗大衫。葱綠紗褲。纏一雙小脚。繫着雙腿。褲褶漲起如籠。表現出十足北派。更有特別的。她的湖水色繡黑綫花洋縐褲腰帶。很長。垂下來。拖到褲脚。她的牙齒生得很齊整。但係愛吃檳榔。吃得多了。笑起來時。牙根帶一點黑色。別饒風韻。她一到。各班的姑娘。都冲着她叫姐姐。足見得是個花國班頭。紅牌的姑娘。陳十叔因她坐在身後。很像有點妨碍似的。望也不敢望她。倒局促起來了。各班的姑娘。有懂得唱的。都忙着叫催師父。大家正在興高彩烈之際。譚同一急急走入來。口中迭喊。晚了。晚了。紅寶的條子。發了沒有。大家也不暇理他。惟有黃通。陳十叔兩人。站起身來迎接。逸虎是請客的主人。當然起來讓坐。譚同一見空了首座一位。連聲說

。坐不得。那逸虎笑道。你不要搗亂了。咱們吃花酒。還開甚麼客氣。大家都坐定了。誰叫  
你來遲呢。後來居上。禮所當然。你的紅寶。早就發去條子。誰不曉得是你的心頭寶。還要  
等你來嗎。話猶未畢。果然見紅寶蓮步珊珊的進來。後邊跟着一個老媽子。叫聲譚老爺。譚  
同一路略點頭。紅寶便靠着同一身旁坐下。黃通一打量。紅寶今天修飾得分外漂亮。與平時  
在班中不同。短髮覆額。修眉。杏眼。蓮子臉。薄施粉。大有弱不禁風的態度。見黃通注  
視看地。微微作淺笑。另有一種動人憐愛的神韻。怪不得譚同一迷戀着她。天天都要往她粧  
閣去。可謂「樂得素心人。相與共晨夕」了。這個時候。有愛鬧的。跟着姑娘鬧。有愛聽唱  
的。催着姑娘唱。亂嘈嘈。熱騰騰。真是

開琼筵以坐花。飛羽醉觴而醉月。歌喉宛轉。餘音可以繞梁。拇戰縱橫。喧聲竟能振瓦  
。汽酒泡白。卑酒氣青。瓜子之壳。洒地如麻。紙烟之香。薰人欲醉。眼波與鬢影齊飛  
。電燈與脂光一色。

惟有譚同一執着紅寶的手。喁喁細語。不曉得他門兩說的是甚麼話。懂得唱的姑娘。唱  
完了。逸虎賞她的師父一塊大洋。請一個安。就退了出去。姑娘說聲回頭見。也跟着走了。

。陳十叔正看得出神。忽然覺得肩上有入一捏。嚇了一跳。急回頭一看。原來是自己的條子。銀福要走。銀福對着他笑了一笑。說道。陳老爺。回頭請過去坐坐。陳十叔站起身來。張着嘴說。哦。哦。哦。望着銀福走出屋去。才復坐下。紅寶坐得接近。秋波一轉。不覺低頭要笑。急拿出手帕。將口掩住。大家見條子陸續散了。又捉對搏戰起來。五六七八亂喊。萍魂見桂卿走後。問德公道。你們倆不是一年多的交情嗎。今晚怎麼不想叫她呢。德公道。她現跟一位蒙古少年公爺。姓達的。非常要好。聽說她兩人已有婚嫁之約。我這個臭小子。攔在裏頭。往那裡擺呀。原來德公姓張名岳。爲人不修邊幅。貌亦不揚。但是揮金如土。所以姑娘們還歡迎他。一見面。個個都叫小張子。北京姑娘對於初見客人。都稱老爺。熟了。就按着排行稱爺。再熟的。就以小稱之。逛到有小字的頭銜。資格就老了。閒話表過不提。等了好一會。只有黃通叫的金樂班銀翠。沒有到來。會芳園的夥伴。去催了幾次。回來報告。銀翠姑娘。今天回家了。黃通聽了。毫不在意。譚同一很覺奇怪。說道。昨天打茶圍。沒聽見她說回家呀。黃通道。也許臨時家中發生事情。要她回去。亦未可料。回頭到她處一看。便明白了。現在何必理她呢。譚同一便不言語。斯時席面上只剩了紅寶未走。大家齊聲贊道。

熱度真高。到一百〇八度了。真靠得住。紅寶低下頭去。發出很微細的聲音。隱約聽出兩個字。「改透」。譚同一笑道。不要理他們。紅寶斯時也坐不住了。站起身來。她的跟媽向着大眾說道。衆位爺們。請過去坐罷。大家見紅寶要走。又一齊站起來攔住道。多坐一會不成嗎。紅寶一面說別鬧。一面笑着走了。條子去盡。衆人才狼餐虎嚼起來。啤酒足喝了二十多瓶。才吃飯撤席。黃通一看手錶。已十點多鐘了。見譚同一招手叫他。便湊近身旁。問道。你見了梁。譚同一忙搖手攔住話頭道。見着了。回頭再說罷。銀翠回了條子。你該去購贖她呀。黃通道。我還約了何爵臣。在金樂等我呢。譚同一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們走罷。忽聽見院外嚷道。銀福姑娘。請陳老爺過那邊坐。陳十叔莫名其妙。向着逸虎道。她請我去幹甚麼。許是十吊錢車錢沒給罷。逸虎還未答。大家已起哄說。請你去吃好東西呢。萍魂道。十叔你。不要理他們。車錢早由會芳園櫃上墊給了。這是北京叫新條子的規矩。去不去由你。不過當姑娘的照例應酬罷了。黃通便穿上馬褂。向鄰逸虎拱手道謝。大夥已紛紛穿衣覓伴。分頭去打茶圍。也不理主人。大踏步就走。鄰逸虎見黃通如此客氣。連忙還禮。送出會芳園門口。說道。回頭到了甚麼地方。再約會我。黃譚兩人。唯唯而別。譚同一在路上。隨行隨說

道。我今天見鐵君。說起你到了。要見他。你猜他怎麼樣。黃通道。你沒說我從南方來。有事。要面說嗎。譚同一道。我不說。他也要問呢。他聽我說完。沉吟了一會。便問。你怎麼曉得他在北京。我很怕他疑心是我洩漏的。急即說明。你從香港上海來。彼此都是同志。你老人家的事。他那裏會不曉得的呢。現在他想見見你。還有當面要說的事情。你老人家願意見人不願意呀。他又沉吟了一會。才說道。好罷。你就同他一個人來見我。最好是今天晚上。明天照相館來人多。又要去照料。沒有今晚方便了。黃通道。既然如此。回頭見着何爵臣。叫他自己回報館。我同你去見他，今晚就住在他那裏。明早再回來。你說好不好。譚同一道。那有甚麼不好。他住的這個地方。我常住着不走的。正說話時。不覺已到金樂班門口。正是

### 過眼歡場容易散

### 知心良友訪尋來

要知黃譚往見梁鐵君。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黑夜訪良朋行踪難秘 紅塵感客舍遊子多情

話說黃譚兩人。一面說話。一面走進金樂。跑廳的一喊。銀翠屋的老媽。就跑出來。打起簾子。讓入屋裏。黃通舉目一看。見銀翠一個人坐着床邊一張木椅上。左手托着香腮。很像心中有一件事。正沈思着似的。見黃譚進來。無精打彩的。站起身形招呼。譚同一未等她開口。便搶着問道。剛才會芳園叫你的條子。說你回家去了。真的嗎。銀翠似笑非笑。似哭非哭的答道。我回來沒有多大工夫。想不到今天碰了你們的條子。真對不起。黃通道。這個不算甚麼。誰的家裏都會有事情的。譚同一道。向來沒聽見你說過。北京城裏有你的家的呀。正說到這裏。老媽拿着茶壺和烟捲。一扭一扭的進來。她聽見譚同一問。忙用手向着銀翠背後一指。搖頭。弄眼。表示一種不要細問的意思。黃通仔細一看。銀翠臉上還帶着淚痕。眶眼上的脂粉。尙沒有蓋過。曉得其中必有蹊蹺。遂不便往下再問。而且心中又惦着往見梁鐵君。便問跟媽道。剛才何老爺有來過沒有。跟媽道。來過了。還有請客條子來呢。說還未完。跑廳的已將一疊紅紙片兒拿進來。那是剛才同席的朋友請帖。中有一張是何爵臣的。在

萃芬文香處發來。黃通便對譚同一道。現在已十點多鐘了。舊鼓樓大街。不是在城裏嗎。道路不近。回頭到一到萃芬班。就走罷。紅寶處你還去不去呢。譚同一道。不去嗎。難爲情的。我們在這裏略坐一回。就到松鳳班去。寫一紙片。請何爵臣到松鳳。你告訴他。不成嗎。何必又多拐一個灣。往萃芬班呢。黃通點頭稱是。銀翠坐在旁邊。看着他們說話。默默不語。跟媽站着。只催脫馬掛。譚同一道。吉三爺坐不住。我們今天有要緊的事。坐一會就要走了。不脫馬掛了。跟媽此舉。本來就是循倒的侍候。聽見客人這樣一說。當然是無話可說。退了出去。黃通見跟媽不在屋內。向着銀翠低聲問道。你剛才幹嗎哭呀。銀翠一撇嘴脣道。你幾時見我哭來。好好的幹嗎哭呀。黃通笑道。妳的眼眶。已掛了招牌。還想瞞誰呢。銀翠見黃通說中了她的心事。禁不住雙眼發酸。又要滴下淚來。連忙站起身來。背轉身子。擦一擦眼睛。步出屋外走了。黃通見此情景。心中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感觸。不忍袖手旁觀。便對譚同一道。你看銀翠這個情形。是受人家的欺負呀。抑或家中出了甚麼逆事。譚同一笑道。猜也不難。當姑娘的爲難受罪。大半都是爲錢。你如此尋根問底。莫不是想藏之金屋麼。黃通臉上一紅。笑道。我同她沒有肉體的交情。那能談得到這個問題。不過是路見不平。拔刀相

助罷了。譚同一道。這個容易。今晚我們有事。來不及探聽了。三天之內。我敢誇一句大口。準保探聽出來。我們再商量罷。現在時光不早了。走罷。黃通情知不能久坐。掏出一塊錢。喊一聲來人。跟媽走將進來。見客人要走。大聲喊銀翠姑娘。一面又說。忙甚麼的。多坐一會呀。黃譚兩人也不理她。匆匆出了屋子。正與銀翠撞個對面。銀翠一手拉着黃通問道。今天怎麼坐不住。黃通道。有事。明天見。便三步兩步出了金樂。跟着譚同一。轉過石頭胡同。進入松鳳班。紅寶本屋有客。讓進別個姑娘屋裏。紅寶過來。說聲對不住。譚同一道。有甚麼對不住。真是笑話。快叫人拿紙片來罷。我們要請何老爺來呵。跟媽拿着烟捲茶壺剛進來。聽見客人要請客。便喊一聲拿紙片兒來。跑廳即將紙片送進來。一旁站着。黃通拿起筆來。就寫「萃芬班文香屋。請何老爺即來松鳳紅寶屋。勿延。通約」。跑廳拿了紙片兒出去了。紅寶坐在譚同一身旁。說長道短。一步不離。也不理本屋的客人了。黃通道。你屋不是有客麼。我們不會挑眼的。你過去應酬罷。紅寶道。客多着呢。那能應酬得許多。黃通道。你的話也奇怪。姑娘紅。客人自然是多的。客人多。姑娘不是愈忙嗎。怎麼說應酬不得許多呢。紅寶不答。只望着譚同一微笑。一雙媚眼。含着無限愛情。令人心醉。斯時的譚同一



也痴痴呆呆的。望着她。說不出話來。黃通點頭道。原來姑娘們應酬人。也分三六九等呢。譚同一道。我到了松鳳。就想起一件爲難的事來。好幾個月。都沒有辦妥。黃通很詫異道。有甚麼爲難的事。如此厲害。幾個月都不能辦妥。能告訴我嗎。莫非因紅寶不留你住麼。紅寶啐了一口唾沫道。真改透了。你們都沒有好話。譚同一道。不要聽吉三爺胡說。我們說正經的，我因爲想送給紅寶一副對聯。做好了上聯。想不出下聯來。足想了我幾個月。也沒法子對好。所以每到了她的屋子。就想起這件事。你說爲難不爲難呢。黃通道。甚麼難做的對聯。你試說出來聽一聽。或者我可以解決這個難題。譚同一道。你能代我對了。真謝謝你了。我正想登報紙。代她徵聯呢。我這個對聯的關鍵。就在「同一」。「紅寶」四字。上聯要嵌同字。紅字。下聯要嵌一字。寶字。難處就在這個地方啦。我念上聯給你聽。你就明白了。

同是墜樓人。心傷扇底腥紅。點點桃花亡國恨。

黃通聽罷。不覺叫聲噤。這對聯子。真是難對。怪不得你思索了幾個月。拿「一」字對「同」字。尙容易運用。但係上聯用桃花扇債奇本事。一氣呵成。下聯必要用回一段本事。

。才算對得工穩。剛說至此。只見何爵臣急急忙忙的。一雙胖羅圈腿。連跑帶跌。走將入來。仍是穿着那件紗坎肩。背後下擺。捲起一筒。白裏向外翻。喉紐不扣。紅寶望着他。嗤的一笑。何爵臣也不管。口中直嚷。今天我碰了個釘子。正在沒法子找你。接了你的紙片。急急趕來的。一面說。一面還喘着氣。黃通道。我曉得了。你到銀翠處。撲了一個空。是不是呢。何爵臣道。撲一個空。有甚麼要緊。我到金樂時。銀翠正在屋裏哭。男的女的。擠滿一屋。很像有重要事情商議。跟媽見了我。攔着屋門口。不讓進去。正想讓我到別個屋裏去。我見你未來。就走了。你去過了沒有。黃通道。去過了。銀翠的事。暫且不說。我告訴你。今晚我不回報館了。何爵臣睜着雙眼。望着黃通。似笑非笑道。你不回報館。是住窯子了。一定是三喜月仙。留你。黃通搖頭道。不對。我是同譚先生去找一個朋友。這個朋友。住在城裏。恐怕趕不回來。你回報館。總辦問起我來。你就說我進城去得啦。明天我回去見了他。我自然有話跟他說。何爵臣一轉念頭。心中暗喜。假裝着幫忙的樣子。說道。姪少爺你。放心罷。總辦不問。就罷了。若是問起你來。我斷沒有說你的壞話的。黃通冷笑道。我姪我姪的。現在是我的爹。也不能管我。怕甚麼呢。何爵臣知道這個馬屁拍不上。遂不敢言語。

。黃通催着譚同一。開了盤子錢。一同出了松鳳。僱車直往舊鼓樓大街而去。何爵臣也僱車回報館。踏步進賬房。便問孫福。總辦回來沒有。孫福道。早回來了。何爵臣急急走入後院。見黃季真一個人。背着雙手。在廳中踱來踱去。搖頭幌腦。嘴唇念念有詞。正在這裏想心事。何爵臣一進去。黃季真的脚步就站住了。望着何爵臣問道。這幾天有消息麼。何爵臣道。姪少爺今晚同姓譚的入城去了。大約是找姓梁的罷。黃季真道。這件事。俊階太過心急。他回天津。已對苑香說了。今天還有信來問呢。我正在思量。這件事有點不好辦。你陪他們逛了許多日子。也沒聽見說姓梁的住甚麼地方嗎。何爵臣道。姪少爺初來。拿我不看作外人。却是無話不談。惟有這位譚先生。很機靈。對於這件事，秘密得很。我跟他說話。總怕露了痕跡。不便十分追問。我想今天姪少爺不回來。倒是一個機會。總辦你。明天見了面。拿話一扣。姪少爺怕你說他住窩子。一定會告訴你實話。黃季真聽了。一語不答。還是背着雙手。踱來踱去。臉上現出一點爲難的顏色。何爵臣何等精靈。早料透黃季真心事。便慢慢的說道。姓梁的。不是總辦儻的老朋友嗎。他來北京。幹甚麼事。我們尙沒有明白。不過是形跡可疑罷了。俊階冒冒失失。跑回去一說。李大人拿來當作一件重要的事辦。我們不能不數

行他。姓梁的不是革命黨。沒有多大罪名。李大人就算呈報了宮保。總辦你。也可以將他解釋出來。我們總算報效了一回。豈不是兩全其美。黃季真歎了一口氣道。事已至此。只好如此。何爵臣見黃季真不大高興。便退了出來。回到賬房。做他的報告。預備明早寄去天津的快信。然後就寢。一宿醒來。已紅日常窗。快到開早飯時候。方見黃通回來。何爵臣詐作不理。一句不問。黃通回到屋裏。脫了馬褂長衫。沒有半刻鐘。就見孫福進來說道。總辦請姪少爺到後邊。有話說。黃通不禁心中一跳。原來黃通天天逛審子。雖然是天不怕。地不怕。但係宿娼兩字。不是正常行爲。此次一宵未回。總怕他叔叔誤會。若是沒有疑心。怎麼剛一回來。就叫到裏面去呢。只得硬着頭皮往裏走。一見黃季真。笑嘻嘻問道。你昨晚進城去。見着梁鐵君嗎。黃通心中一想。進城的話。料必是何爵臣說的。因我進城。遂猜到鐵君身上。他們倆本來是老朋友。何必隱瞞。反招他誤會呢。遂坦然答道。不錯。見着了。黃季真道。他來幹甚麼事呀。黃通不便盡說。只揀可答的答道。他在東城。燈市口。丁字街。開一家德昌照像館。生意很好。萬壽山裏又開一分館。專做宮內太監的買賣。還有一位范朗秋。在萬壽山分館幫他管理。兼教英文。黃季真聽了。略一思索。說道。鐵君有這個門路。好極了。

。我們報館。正缺乏內廷消息。你再見他時。可託他代我們報館。聘請宮內的訪員。若有內監。願意担任。每月可以酬送兩百元薪水。黃通信以爲真。很高興的答道。我想這件事。鐵君準可以辦到。明天我再去見他。就說是你託他。諒他不好意思不辦。而且內監窮的也很多着呢。黃季真點頭微笑。黃通見叔父沒有別的話。又怕他問及逛審子的事。便乘機退了出來。何爵臣一見黃通。很注意的問道。總辦跟你說甚麼話呀。黃通笑道。我的事。你早告訴了總辦。還裝着不知。來問我。何爵臣臉上一紅。勉強詐笑道。我沒有對總辦說你的壞話呀。黃通道。我昨晚進城。不是你說的。總辦怎會曉得。何爵臣道。說你進城找朋友，即是證明你不是住審子。還不好嗎。黃通道。誰說你不好呢。正說得高興。只見譚同一搖三擺的緩步進來。何爵臣道。譚先生。今天怎麼來得早呀。譚同一笑道。今天是星期日。學堂不上課。沒事。不早來做甚麼呢。而且我們還有商量的事情呵。黃通道。你來得剛好。我們正要吃早飯。你在這裏一塊吃罷。譚同一笑道。我真個不客氣。我本來就是趕早飯來的。何爵臣也笑道。譚先生你常吃我們的飯。也該幫我們一點忙呀。譚同一面脫長衫一面答道。你們報館能够大開吃飯之門。我們學生裏面。來做義務主筆的多着呢。話猶未了。孫福已進來請出

去吃飯。須臾飯畢。譚同一回到黃通屋裏。見屋中無人。才悄悄問黃通道。你跟梁鐵君原來是同黨的呀？我昨晚聽你兩人說話。才曉得梁鐵君來北京。負如此重大責任。有如此重大秘密。怪不得他不肯輕易見人。改名換姓呵。我從前只猜定他是個黨人。還不知道他辦的是甚麼事。又不敢冒冒失失的探問。黃通道。我與鐵君。也算得是同黨。也算不是同黨。譚同一道。這句話太覺離奇了。既然是同黨。怎麼又有不算同黨的呢。黃通道。我不止對於梁鐵君是這個樣。就是對於革命黨一班朋友。也是這個樣。譚同一道。這是甚麼緣故呢。黃通道。你們不與黨人來往。那裏曉得。內中黑幕多很。他們頂着黨人兩個字招牌。拿愛國愛種的大題目。四處去騙人的錢。真正熱心愛國的。得受了他們的麻醉。把性命送了。他就拿他人的性命來開銷黨費。內地失敗的同志們。千辛萬苦逃出性命來。跑往外洋去。你猜怎麼樣。有人對我說。這一班同志。給人當做豬仔賣了。史堅如是我朋友。他親口對我說。只拿過黨中五百元。嗣後便一文不給。弄到他一點法子沒有。進又不能。退亦不能。才炸撫署。自己拼了一死。以謝惠州三多祝的同志。現在他哥哥史古如在九龍賣草鞋爲生。苦不堪言。與中會副首領楊衢雲。在香港被省府派人暗殺。他家裏沒有飯吃。也沒人管。鄭弼臣往惠州起義

。臨行時。給他四塊錢。鄧弼臣很生氣。扔在地下。憤憤而去。這是楊少歐親眼見的。事敗回來。在香港石塘咀娼寮內。還給人下毒藥把他毒死。譚同一道。勝敗兵家常事。何必毒死他呢。黃通道。那裏談得到勝敗。實在是怕人跟他算賬。滅了生口。死無對證罷了。總而言之。辦黨事宜難。孫中山我十七歲就認識他。黨人的愛國。有真有假。稍不留神。很容易給人家利用。所以我的宗旨。只知道愛國。不問黨不黨。君知我報君。友知我報友。丈夫尚義氣。不拘那一黨。若是我的好朋友。我都幫忙。梁鐵君是我世叔輩。學問道德。向來令人崇拜。我本該幫他的忙的。何況又是同志呢。黃通愈說。意義愈激昂。聲音不覺高亢起來。譚同一連忙搖手禁止。低聲說道。你胆子真大。這樣的話。可以隨便叫喊的嗎。京津偵探很多。耳目非常靈通。你如此疏忽。不怕有危險麼。黃通道。在自己報館內講話。還怕有偵探嗎。話猶未了。窗格外忽然見有黑影一閃。很像一個人影。同一急用手一指道。你瞧。黃通跑出去一看。見那人背影。正是何爵臣。遂退回屋內笑道。同一你真是疑心生暗鬼，剛才是何爵臣在屋外走過。所以有這個人影。胆小的就給你嚇一大跳。譚同一道。不是我胆小。總是秘密一點才好。黃通道。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今天是星期日。我想再去鐵君處。仍請你陪我一

走如何。譚同一道。你一個人去不成嗎。黃通道。不是不成。因我初到北京。言語不大通曉。鼓樓大街。地方又遠。我一個人獨行。總覺有點不方便。你再陪我一次。下次就不敢勞駕了。譚同一道。這個算不得甚麼勞。但是銀翠的事。今晚應該去探聽的。你是先進城去呀。還是先到金樂班呢。我明早要上課。今晚若在鐵君處再過一夜。明早起回學堂。有點麻煩。最好是先進城。回來再打茶圍。逛完了。我回學堂。豈不方便。不知你跟鐵君商量的事。要多少時候。才能完事。黃通道。沒有甚麼要緊的事商量。不過告訴他兩句話。有半小時足够了。譚同一道。既然如此。就先進城罷。稍停一會。譚同一又道。一兩句話。有多大要緊。非要今天去說不成。黃通道。你有所不知。昨晚我同你進城。一夜未回。何爵臣已告訴我叔叔了。剛才我叔叔問我。見着鐵君沒有。我想他兩人是總角之交。何必瞞他呢。所以將鐵君的舉動。大略說了幾句。我叔叔囑咐我。請鐵君代找內監當咱報館的訪員。我想宮內的太監。窮的也很多。料必有人願意擔任的。今天去見鐵君。是奉命而行。與昨晚不同啦。說完剛想發笑。譚同一搖頭道。這事不好辦。鐵君未必願意。黃通道。介紹一兩個訪員。是極尋常的事呀。怕甚麼的呢。譚同一道。你來北京日子太淺。未知事之輕重。也未知鐵君在京之行



動。照我猜度。鐵君一定不願意。你不相信。回頭你跟他一說便曉得了。你現在已受了令叔委託。今晚是不能不去的。你早一點將報稿發完。我們就走罷。黃通聽了譚同一言語。心中疑惑不定。正要往下說。只見何爵臣笑嘻嘻的進來。便把話頭截住。譚同一便道。爵臣哥。剛才不是你在窗外走過嗎。怎麼不進來呀。何爵臣臉上一紅。望着黃通笑道。我兩條腿一天忙到晚。一會兒總辦叫到裏面去。一會兒賬房又叫到外面來。關着門。天天都跑數十里路。姪少爺是知道的。黃通道。甚麼姪少爺。又來這一套。何爵臣笑道。真該罰。今晚茶圍錢是我出。好不好。說罷。故意狂笑一陣。譚同一道。你們這個報館房子。是明朝的刑部衙門。所以這個胡同叫做舊刑部街。這間屋子。殺氣很大。聽說鬧拳匪的時候。殺死好幾個人在屋內。你成天來回奔跑。不怕碰見鬼嗎。何爵臣笑道。我們殺氣也够大了。怕甚麼的呢。黃通道不要說閒話了。爵臣哥。我託你辦這付對子。今天有沒有。何爵臣道。姪少爺交派的差事。怎敢怠慢。早就弄好了。今晚準可以送去。回頭出城。順道就往取來。黃通道。誰寫的。何爵臣道。北京琉璃廠向來是文墨萃會之區。寫屏聯的。刻圖章墨盒的。久已大大有名。還怕寫不好嗎。這次寫聯的還不用另外花錢。一對全金對聯。八塊錢。連寫字筆金在內。你說

便宜不便宜呢。黃通道。是真金的。八塊錢不算貴。南紙店寫字的。大約是書匠式的字罷。恐怕沒有書卷氣了。好在是送給班子姑娘的。沒有甚麼要緊。譚同一道。甚麼對子。送給誰的。我這半邊對子。你還未替我對好呀。黃通笑道。我前幾天。晚上打茶圍回來。喝了一杯咖啡。太濃了。睡不著。在床上做了一對聯子。是給銀翠的。第二天寫出來。交爵臣。託他找人寫一對金箋對子。送去金樂班。做個紀念。我是最懶寫字的。愈懶愈寫不好。回頭你到銀翠處。看他寫得怎麼樣。譚同一道。聯文料必是好的。你念給我聽聽。黃通道。偶爾游戲。說不上好不好。不過是文人習氣而已。我不念給你聽。你到金樂也瞧見。忙甚麼。說時。伸手在桌上新聞稿紙堆中一翻。拿出一張紙來。遞給譚同一。那紙上寫的是。

醒揚州夢十年。記曾銀燭燒殘。幻影雲留色相。

聽賀新涼一闋。唱到翠鈿狼藉。懊儂衣袂染京塵。

譚同一看完。笑道。好好。你將來跟銀翠。一定要發生肉體的交情。可惜時間很短。如曇花一現而已。黃通道。我是感觸從前影事。人生剎那。我身如幻。舊夢如烟。墮歡難拾。不是說銀翠的呀。你不看有（記曾）兩字嗎。何爵臣此時見他倆咬文嚼字。搭不進話。又怕譚同

一起疑心。趁着沒人理會。就悄悄的出去了。譚同一見黃通如此感慨。不禁引起他萬種柔情。飛繞到紅寶身上去了。感念身世。就將那首賀新涼詞。曼聲念道。

老去相如倦。向文君說。而今怎生消遣。衣袂京塵曾染處。空有紅香尙軟。料彼此魂消腸斷。……晚粧殘。翠鈿狼藉。淚痕盈臉。人道愁來須滯酒。無奈愁深酒淺。……

黃通見譚同一這樣半騷。曉得他是心有所感。便笑道。不要自作多情了。這種詞人習氣。我二十多歲時。無日不在牢騷之中。春愁秋怨。哭月哀花。風雨生愁。黃昏難度。無病而呻。沒有一天好過。後來奔走國事。覺得這種習氣。很容易薰淘成一個柔筋媚骨的人。國家亡了。也不過做幾首有感的詩。就算盡了責任。於是極力改除。現在偶然仍有一點舊習流露出來。所有一切閒恨胡愁。都丟去無何有之鄉了。我這副對子。下半聯雖然是借用賀新涼曲。不過因京塵兩字。感觸起來。以老相如自比。不及你做紅寶那半聯。用桃花扇本事關合得好呢。譚同一嘆一口氣道。我跟紅寶斷沒有結果的。那有侯朝宗這個艷福呀。黃通道。侯李兩人的影事。也是曇花一現。不算得有結果。名士美人。千古同慨。若有好結果。便不成其名。不顯其美了。現在時間不早了。吃完晚飯。還要進城。我們先把稿子預備好了。催廚房快點

開飯。吃完就走罷。譚同一聽了。果然把心事攔開。帮着黃通編輯報館稿子。到了吃晚飯時候。何爵臣問道。今天忙甚麼。孫福催大廚房兩次。說姪少爺要早一點開飯。黃通道。我們要進城一踏。你吃完了飯。去取那副對子。先送去金樂班。回頭我們出城。在銀翠屋裏見罷。何爵臣明知不問。諾諾連聲。正是

有心人別有懷抱

多情客到處情牽

要知黃通再見梁鐵君後。有何事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宣南夢 / 第一集

## 第七回

憐弱質探聽傷心事  
看京調提倡通俗文

話說黃通跟譚同一兩人。在報館草草吃完了飯。一看時鐘。才六點二十分。夏日天長。太陽銜山。仍餘晚照。兩人穿好衣服。把編好的稿。委託校對先生。到時候代爲照發。出了舊刑部街。遞兩輛快車。風馳電掣。跑往舊鼓樓大街。那個鼓樓大街。就是紅樓夢說薛蟠開當舖的地方。距宣武門很遠。人力車要跑一個多鐘頭才到。他們到了木廠。已是萬家燈火。夜神的黑幕。全罩大陸。這天是星期。梁鐵君剛由照相館。吃了晚飯。回到廝所。正與同住的馮太醫。坐着閑談。見黃譚兩人進來。連忙起身讓坐。馮太醫是本京旗人。禮貌更多。客氣更甚。寒暄問候。說了好些客套話。他見黃通對於鐵君。有要密談的樣子。便託詞請假。說聲失陪。手托着一隻水烟袋。邁開八字步。蝦着腰走出去了。黃通見屋內沒有生客。便將黃季真的話。轉述一番。梁鐵君愈聽愈繃雙眉。臉色漸漸改變。黃通說完了。他雙掌不住亂搖。口中不斷的說糟。糟。糟。你怎麼把我的踪跡。告訴季真呵。黃通道。這個怕甚麼呢。你老人家同他不是總角之交嗎。我幼年讀書時。見你們同康長。何易一都是天天聚在一塊兒

。告訴他有甚麼要緊。梁鐵君長嘆一聲道。你年輕。閱歷淺。他是袁世凱的人呵。黃通道。他做報館。充官場。不拘那方閹人。都會認識。都有往來。也算不了甚麼事呀。梁鐵君搖着手道。一言難盡。將來你自然明白。嗣後你在季真面前。切切不要提起我來。他若再問。就說我不在北京好了。斯時黃通望着譚同一。面面相覷。做聲不得。譚同一的面色。更是紅一陣。白一陣。踟促不堪。梁鐵君沈吟了一會。嘆一口氣說道。吉甫到京日子不久。政局的黑幕絕未明白。老老實實的。很容易上當。你要知道。政治漩渦中。危險得很呵。我來北京三年多了。一個熟人不見。就是避這個危險。近來海外各埠同志們。不懂得國內情形。寫信來。隨便亂說。竟有勸我暗殺那拉西太后的。他們一時高興。作激烈之詞。萬一此種郵函。落在偵探手內。我就性命難保。而且匯來的用款。常有青黃不接之患。現在我正想設法躲開北京。暫避一時。無奈經手的事情。無人可託。吉甫來。於我很有幫助之處。昨晚所說。你總明白。可惜你北京情形未熟。好在你在報館辦事。政治消息是靈通的。再過半年幾個月。或可以助我一臂。現時只好各守秘密。你亦不必常到這裏來。免惹旁人注意。將來要你幫忙。屆時再說便了。黃通聽見鐵君這樣說。不敢再談別的。惟有聽一句答應一句而已。譚同一更

不敢參末議了。坐了一會。兩人便辭了出來。坐上原來的車。直奔南城而來。到了萬佛寺灣金樂班門口。車停住了。兩人給了車錢。聯袂而入。跑廳的一喊。銀翠的跟媽迎將出來。叫聲吉老爺譚老爺請屋裏坐。打起簾子。讓譚黃兩人進去。只見牆上金碧輝煌。一對八尺長的泥金聯。緣絹邊。高高掛起。黃通問道。何老爺來過沒有。那跟媽拿着茶壺。正在倒茶。隨口答道。何老爺早來過了。這副金對子。就是他拿來的。這個時候。銀翠姑娘還未出條子去。坐了一會。他說吉三爺來。去萃芬班文香屏請他。黃通看這對子。寫得倒還整齊。光亮。可惜沒有碑碣氣。譚同一看了一看。便回過頭來。問那老媽道。銀翠往那裏去出條子。老媽道。一處是醉瓊林。兩處過班。去了好一會了。快回來的。脫馬褂。坐坐罷。譚同一低聲道。回來快慢。滿不在乎。我有話問你。前天銀翠因爲甚麼哭呀。那跟媽倒完了茶。邁開兩三步。掀起簾子。探頭往外一瞧。轉過身來。纔唧唧膿膿的說了一大篇話。原來銀翠姓曹。是天津楊柳青的人。她丈夫姓寇。從幼就過寇家做童養媳。到了十四歲。小兩口就圓了房。家貧。種地不够吃。她丈夫跑往天津做苦工。在鐵路推石子。日子過得很苦。她村中有一個姓劉的。名叫劉八。係一個土混混。在天津侯家后地方開窩子。回家來。看見銀翠模樣兒長得



不錯。就勸她公公。將這個兒媳婦送往天津窩子裏混事。這個時候。銀翠是一個鄉下小媳婦。黃毛丫頭一樣。甚麼都不懂。生意當然不見得好。劉八的朋友王四。就是現在金樂班的掌班。他先把銀翠領了過來。劉八道。這個孩子。是有主的。你要領她。總要跟她的公公說好。免得後來麻煩。我是他同鄉。是脫不開干係的。我窩子裏有她沒她。倒沒有關係。王四就央劉八與她公公說妥。每年準給那位寇公公八十兩銀子。不管生意如何。吃的。穿的。都是王四。的立了一張字據。交寇老頭子收執。訂明三年爲限。期滿再議。從此以後。王四就是銀翠的領家了。這位姑娘。真走桃花運。自從歸了王四。請了一位教唱的師父。教她度曲。她嗓子非常漂亮。性又聰明。二簧大鼓。一學就成。模樣兒又愈長愈好。生意遂日紅一日。那王四真不是好東西。人家拿皮肉替他掙了好些錢。還不满意。還要她陪櫃。看官須知。陪櫃這個名詞。是北京窩子的土語。領家姦妓女。叫做陪櫃。即是陪掌櫃睡之意。這是去年秋天的事。有一晚。銀翠沒有留客。到了夜深時候。各房妓女。有客的擁抱而眠。沒有客的亦擁衾而睡。王四靜悄悄的潛入銀翠屋內。推門一響。銀翠驚醒。正想問誰呀。聲未出口。已見王四站在床前。屋內雖沒亮電燈。窗外月色射入。看得很真。銀翠急即坐起。用被單將下

身一圍。問他有甚麼要緊的事。這個時候。跑進屋內來。王四嘻嘻的只是笑。銀翠情知不妙。但係平時受慣了他的壓制。到了這個時候。有甚麼法子抵抗。自然委曲順從了。第二天起來。銀翠越想越有氣。足足哭了一日。飯也沒吃。到了晚上。客人來了。她也沒心招呼。夜靜更深。她就吞了鴉片烟啦。譚同一聽到這裡。跳起身來。拍棹叫道。狗才。可殺。黃通連忙攔着道。這是已往的事。何必如此大驚小怪。那老媽道。我白天聽見銀翠姑娘的舉動。有點不好。晚上就留了意。不敢熟睡。聽見她在坑上翻騰。口中發出哼哼的叫喚。趕即過去一瞧。見坑几上茶碗。還有喝未完的大烟。急得大聲叫救人。班子裏各屋的客人。以為是着了火。嚇得個個都跑了出來。問甚麼事叫喚。我一說。大夥才曉得是有人吞大烟尋死。有一位客人叫我拿生油灌她喝。果然吐了好些大烟出來。人亦漸漸清靜了。譚同一連連向跟媽作揖。說道。你是好人。真是好人。嚇得那跟媽躲開不迭。黃通道。同一。你不要搗亂。等她說完了。再算。那跟媽道。王四那個老王八。嚇得躲起來了。好幾天不敢見銀翠姑娘呢。後來也不敢欺負她了。昨天因為甚麼哭的呢。前七八天。她的公公寇老頭子。由鄉下來。照規矩每年來兩次。春天一次。秋天一次。每次拿四十兩銀子回家。黃通道。銀翠是個紅姑娘。

每年掙多少銀子。她公公才拿八十兩回家。就算完事嗎。跟媽道。他們是有合同。寫了字的。沒有法子。現在就是爲這件事發生亂子呢。今年是銀翠押賬期滿的日子。王四怕寇老頭子要帶兒他媳婦走。所以寇老頭子來了好幾天。都不讓銀翠知道。班裏有一個姑娘。叫做桂寶的。係寇家的鄰居。曉得寇老頭子來了。私下告訴銀翠。你們想想。銀翠有不焦急的嗎。她跟王四一鬧。沒法子。就叫女掌班的監督着。一塊兒去見寇老頭子。他們翁媳一見面。銀翠當然訴她的委曲。要她公公帶她回家。不願混了。那位女掌班真厲害。她對寇老頭子說。你帶兒媳婦回家也成。她在我們班裏。借過一位客人的銀子。有五百多兩。你能還清這筆錢。你們要走就走。若是不然。我們就是官司。那寇老頭兒是個鄉下老實頭子。沒有智識。胆子又少。弄得一點辦法沒有。那位女掌班就迫着銀翠回來。吉三爺在會芳園叫銀翠姑娘的條子。這個時候。銀翠去見她公公還未回來呢。她回來就哭。給你們老爺碰着。說起來怪可憐的呵。黃通道。寇老頭子現在怎麼樣。跟媽道。寇老頭今早趁火車走了。聽說過幾天再來。許是回去想法子弄錢罷。真是有五百兩銀子。王四也不讓銀翠走。是一定的。他的壞主意多着呢。到時你瞧。黃通道。北京人也真缺德。怎麼把自己的兒媳婦。押在窩子裏爲娼。是甚麼

道理。譚同一道。這個不算奇怪。還有丈夫把自己的老婆。情甘意願。送去爲娼。有客就留客。沒有客就回家來。都是北京人常幹的事。你逛久了。就知道北京的風俗了。那跟媽見客人不再問她。便一扭一扭的走了出去。黃通見屋內無人。便說道。銀翠的事。我們應該救她一救才對。譚同一道。那是自然。正欲往下說。只見簾子一動。銀翠已三步兩步。跑了入來。口中連說對不住。對不住。走近黃通身旁坐下。一眼望見桌上沒有紙烟。便叫聲李媽。怎麼不拿煙捲兒。回眸望着黃通道。許是說話說忘了。譚同一道。你知道她說甚麼。銀翠道。她愛說話極了。有快嘴李的外號呢。黃通低聲道。她說的就是你的事。銀翠把臉一沉。執着黃通的手道。她一定是說我家裏的事。這個真討厭。黃通道。你不要罵她。我們正想設法救你呢。銀翠眼圈兒一紅道。真的嗎。你有法子救我嗎。譚同一道。這個那有開玩笑的。過一兩天我們想好法子。再告訴妳。銀翠緊執黃通的手道。謝謝你。黃通見銀翠今天。打扮得份外嬌艷。身穿一件玄青大花鐵絲紗旗袍。內襯白秋羅裡。衿上懸一茉莉花球。頭上梳一條大鬆辮。辮上用頭髮偏成金錢。互扣而下。兩臉濃抹胭脂。一點朱唇。愈顯出她北地胭脂的本色。譚同一笑道。妳要謝我們。先唱一個曲子我們聽聽好了。銀翠很高興的答道。這個還不

容易嗎。你們愛聽甚麼？二簧呀？大鼓呀？譚同一道。二簧我不大懂。還是大鼓罷。銀翠一面催李媽叫師父。一面問道。唱那一個曲子。譚同一道。昭君出塞帶二簧。聽得多了。今天唱一個繞口令罷。黃通本來是門外漢。是無可無不可的。但係聽見譚同一說繞口令。這個名詞。是他到北京來第一次耳聞。不禁問道。繞口令是個甚麼曲子。譚同一道。咱們廣東的曲子。止有急口令。沒有繞口令。而且急口令僅有板眼。不能入管絃。這個繞口令是北方獨有的。你先聽一聽。回頭我再將曲子的理由告訴你。話猶未了。彈絃子的師父。已在房門外撥動三絃。咚咚的響。銀翠在房內近門口的地方。支起鼓架。一手搖着小檀板。一手擊鼓。與門外三絃相和。唱了一支「玲瓏實塔」的繞口令。果然是繁音促節。易有一種韻味。銀翠唱完了。黃譚二人循例連聲說勞駕勞駕。辛辛苦苦。銀翠扔下檀板。嫣然一笑。仍走過來偃着黃通坐下。別屋的客。也不出去應酬。黃通道。我送你這副對子。比人家的怎麼樣。銀翠道。那有甚麼不好。我打算帶回家做個記念呢。譚同一聽了。又觸動他的情懷。隨口念道。一生艷福幾生修。繼續又念道。各有前因莫羨人。黃通道。你不要又在這裡發牢騷了。我同你去紅寶處。安插你的靈魂兒罷。何爵臣在萃芬。等我們到了松鳳再請他。譚同一道。好。好。

好。黃通便回過頭來。安慰了銀翠幾句。囑咐她不要發愁，一力担承。替她設法。才穿馬褂。開盤子。同譚同一過松鳳班來。譚黃是熟客。也不等跑廳跟媽招呼。便一直走入紅寶屋。恰好紅寶屋內客剛走。紅寶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。玩牙牌。過五關。見譚黃兩人入屋。起身讓坐。跟媽自然有一番應酬。跑廳的一手遞過熱手巾。一手拿着一疊紅紙片。都是譚同一的同學友。在各班裏寫來請客的。譚同一接過來一看。就扔在桌上。叫跑廳拿紙片。把何爵臣請來。不到片刻。何爵臣到了。一入屋便嚷道。你們往那裏去。等得我真膩。文香出了兩次條子。我這個打茶圍的客。老佔着屋子不走。多們難爲情呀。黃通道。你跟文香的交情。够得上。怕甚麼的呢。譚同一這個時候。已同紅寶肩並肩的躺在坑上。嗚嗚私語。局外不聞。人家說甚麼。他也聽不見。何爵臣用手一指坑上說道。他們倆才够得上。我的臉往那裏擺呀。紅寶聽見。忍不住。翻起身來說聲解透啦。譚同一還楞着問道。他們說甚麼。何爵臣哈哈大笑。向着黃通道。銀翠屋這副對子。寫得好不好。黃通道。不錯。謝謝你。何爵臣道。姪少爺謝我不敢當。銀翠真要謝謝我。譚同一道。今天銀翠唱這個繞口令。真實氣力。可算得是謝我們的。可惜你沒有耳福。何爵臣搖一搖大腦袋。答道。繞口令有甚麼好聽。這是

北京土產的曲子。姪少爺也未必懂得聽呀？譚同一道。從來班子姑娘唱玲瓏寶塔曲。都是從數塔起。沒有唱全曲的。今天銀翠從頭唱到尾。還不算賣氣力嗎？我們懂不懂。另一問題。人家的心。不要辜負呵。黃通道。聽是聽不懂。看是看得懂。我們廣東有一種粵謳。是用廣東白話。運入詞人的綺語。筆筆生動。所以能够家誦戶弦。不知北方的白話曲詞。比廣東怎麼樣？譚同一道。差得多了。不過這個繞口令。文筆還好。一面說。一面從紅寶的坑頭。在一堆曲本裏。找出一本小冊子。遞給黃通道。你看。黃通拿起來。看見封面寫着「繞口令」。『玲瓏寶塔』。詞云。

高高山上有一位老僧。身穿的衲子有幾千層。若問老僧多大年歲。曾記得黃河已見九澄清；黃河是每逢五百年澄清一次。共合是四千五百冬。老僧收有八個徒弟。八個徒弟俱有法名；大徒弟名叫「青頭楞」二徒弟名字叫「楞頭青」。三徒弟名叫「僧三點」四徒弟名叫「點三僧」；五徒弟名叫「崩葫蘆把」。六徒弟名叫「把葫蘆崩」；七徒弟名叫「風隨化」。八徒弟名叫「化隨風」。八個人學會了八宗藝。八仙過海各顯奇能。青頭楞會打磬。楞頭青會撞鐘。僧三點會吹管。點三僧會捧笙。崩葫蘆把會打鼓。把葫蘆崩

會念經。風隨化會掃地。化隨風會點燈。老師打算叫他們換上一換。若想是換過來萬也萬不能。楞頭青打不了青頭楞的磬。青頭楞打不了楞頭青的鐘。點三僧吹不了僧三點的管。僧三點捧不了點三僧的笙。把蘆葫崩打不了崩葫蘆的鼓。崩葫蘆把念不了把葫蘆崩的經。化隨風掃不了風隨化的地。風隨化點不了化隨風的燈。老師父一見有了氣。要打徒弟正八名。眼看着八個徒弟要挨打。從外邊來了五位雲遊僧。這五位僧人把人情來講。後院去數塔玲瓏。玲瓏寶塔十三起。誰要是數過來誰就是大師兄。誰要是數不過來這玲瓏塔。從夜間跪到大天明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頭一層。一張高棹四條腿。一個和尚一本經。一對鐃鈸一口磬。一個木魚一盞燈。一個金鈴正四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二層數三層。三張高桌十二條腿。三個和尚三本經。三對鐃鈸三口磬。三個木魚三盞燈。三個金鈴一十二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四層數五層。五張高桌二十條腿。五個和尚五本經。五對鐃鈸五口磬。五個木魚五盞燈。五個金鈴正二十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六層數七層。七張高桌二十八條腿。七個和尚七本經。七對鐃鈸七口磬。七個木魚



七盞燈。七個金鈴二十八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八層數九層。九張高桌三十六條腿。九個和尚九本經。九對鏡鉢九口磬。九個木魚九盞燈。九個金鈴三十六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十層數十一層。十一張高桌四十四條腿。十一個和尚十一本經。十一對鏡鉢十一口磬。十一個木魚十一盞燈。十一個金鈴四十四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十二層數到尖上十三層。十三張高桌五十二條腿。十三個和尚十三本經。十三對鏡鉢十三口磬。十三個木魚十三盞燈。十三個金鈴五十二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往回數到十二層。十二張高桌四十八條腿。十二個和尚十二本經。十二對鏡鉢十二口磬。十二個木魚十二盞燈。十二個金鈴四十八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十一層數十層。十張高桌四十條腿。十個和尚十本經。十對鏡鉢十口磬。十個木魚十盞燈。十個金鈴四十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九層數八層。八張高桌三十二條腿。八個和尚八本經。八對鏡鉢八口磬。八個木魚八盞燈。八個金鈴三十二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七層數六層

。六張高桌二十四條腿。六個和尚六本經。六對鏡鉢六口磬。六個木魚六盞燈。六個金鈴二十四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五層數四層。四張高桌十六條腿。四個和尚四本經。四對鏡鉢四口磬。四個木魚四盞燈。四個金鈴十六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玲瓏塔塔玲瓏。玲瓏寶塔跳過三層數到第二層。兩張桌子八條腿。兩個和尚兩本經。兩對鏡鉢兩口磬。兩個木魚兩盞燈。兩個金鈴正八兩。西北風一擺響花楞。老僧數完了玲瓏寶塔。抬起頭來看分明。往上看。滿天星。地下看。一個坑。坑裏看。凍着冰。冰上看。栽着松。松上看。落着鶯。山上看。一老僧。僧前看。一本經。屋裏看。點着燈。牆上看。釘着釘。釘上看。掛着弓。看着看着花了眼。西北角上起了大風。好大風來好大風。十個人見了九個人驚。刮散了。滿天星。刮平了。地下坑。刮化了。坑裏冰。刮倒了。冰上松。刮飛了松上鶯。刮走了。山上僧。刮碎了。一本經。刮滅了。屋裏燈。刮掉了。牆上釘。刮翻了。釘上弓。只刮得。星散。坑平。冰化。松倒。鶯飛。僧走。經碎。燈滅。釘掉。弓翻。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繞口令。要是唱錯了一個字。臊得我們臉兒緋紅。

黃通看完。笑道。南方音無捲舌。北方音無合唇。這是最大的分別。我們廣州話。本與北京音相通有七八成。但係一念到捲舌音。如兒字。是捲舌。廣州讀如儀。不捲舌。如十字合字急字等音。廣州全是合唇。北方都要張嘴呼出。遂大不相同了。而且北京土語。捲舌太多。一句話內總帶好幾兒字。如門兒。煙捲兒之類。這個兒字。又不是明說出來。說在舌頭。帶在喉裏。南方人聽不慣。那裡能懂呢。北方土話因為兒字太多。所以有這種土產貨的繞口令。廣州沒有多少繞口的字。當然沒有這種文字。你試將廣州話念一念玲瓏塔的全曲。看繞口不繞口。就可想而知了。譚同一道。通哥你。真聰明。到北京不過一個多月。就能領會到這個程度。你將來北方話不怕你說不好了。你說廣州音沒有多少繞口的。這句話也對。人家學說北京話。有幾句繞口的。如牆上一個瓶。地下一個盤。牆上瓶落下碰了盤。是牆上的瓶碰爛了地上的盤。抑或是地下的盤碰碎了牆上的瓶。這幾句北方話。說來真是繞口。若用廣州話說。一點不繞。因為廣州話唇齒牙喉舌五音足夠用。所以在韻學上容易分晰呵。黃譚兩人正說得津津有味。那位何爵臣手中的扇。不住亂搖。口中只嚷熱。紅寶望着他笑道。胖人怕熱。誰料你長得這樣胖啦。我屋內冰桶裏。有冰透的西瓜。蓮藕。你吃一點罷。何爵臣

聽見。笑嬉嬉的。打開桌旁的冰桶。一塊一塊的往大嘴裏送進去。又聽見黃通道。庚子拳亂那一年。我在廣州。見得運用白話方言。做成文章。最能通俗。曾經仿照粵謳粵曲的體裁。在嬉笑報內。做了好幾篇詞曲。如蕪州異人監中自歎。瞿式耜守桂林。時事新粵謳。這種文字。刊載以後。楊少歐又做了一篇吳三桂哭師。列入香港中國報。真是人人歡迎。後來嬉笑報給李鴻章封禁了。通緝三笑客。嬉笑報閉門大吉。廣州香港各報。就紛紛而起。家家都有這種文字了。實係我開風氣之先的呢。看官須知。提倡白話文字。非始自蔡元培胡適之等。不過是潮流所趨。至他乃大行。其道而已。又如華文拼音。香港王沃初牧師即王是寵惠之父。他倡之最早。事在光緒二十三四年。現在拼音國文。也大行其道了。當時誰肯信以爲然呢。閒言表過不提。再說。何爵臣正在吃西瓜。聽見事關黨案。心中一動。忙問道。三笑客是誰呀。嬉笑報因爲怎麼封的呢。黃通道。這個時候。那拉后立大阿哥。經蓮珊做上海電報局總辦。他老頭子一時神經作用。通電反對。清廷要拿他。他跑到澳門來。李鴻章做兩廣總督。奉旨派員往拿。我們幫經蓮珊。大罵李鴻章。小小的報館。那能有抵抗的力量。三笑客第一個是我。叫做拈花微笑尊者。第二個就是楊少歐。叫做冷眼笑人。第三個是譚麗垣。叫做

仰天狂笑。現在回想起來。真如做夢一般。何爵臣道。少歐也是黨人嗎。黃通道。也是。也不是。這個時候。年輕的人。反對政府的多着呢。這種的報。真是人人愛看。現在北京的新聞。除了幾條政界消息外。止有一篇論說。報中內容。枯燥得很。絕不能引起看報人的興味。我想辦一個小報。名叫風雅報。不談政治。專載有興味的文字。以及花界的艷聞。但係辦這樣的小報。最難得的是人才。愈多人幫忙愈好。譚同一道。做遊戲文章的人才。採訪花界的訪員。都不愁沒有。那天請你吃飯這位姓麟的。他就想在北京辦一家小報。仿照上海繁華報的辦法。他說北京現時尚沒有這種報。要開一開北京的風氣。而且北京人多好逛。這種小報。一定暢銷。賠不了本的。我想他說的話亦有理由。通哥你。既有意提倡。明天我跟他說說。何爵臣嘴裏塞着一塊大冰藕。口角流涎。含含糊糊的搶着答道。你們辦這個報。我保證總辦一定贊成。就在北京新聞內發刊。一切都是現成的。今天有人發稿。明早就有報出版。我也盡一點義務。担任發行罷。譚同一道。既然有此好機會。這個風雅報一定能出世了。黃通望着何爵臣笑道。捧姑娘的報還未出版。你就先吃了人家許多東西。太過豈有此理了。何爵臣笑道。這個屋裏熱。人也熱。這個冰桶。是空有其名的。黃通不明何爵臣語意。還道

。這個屋子。上邊的窗格。全糊了冷布。空氣很流通的。不覺得怎麼熱呀。我到了北方。才明白紅樓夢所謂茜紗窗的說法。大約是有錢的人。天熱糊窗是用紗的罷。譚同一不覺又感觸起來。念道。茜紗窗下。我本無緣。黃通道。同一是個多情人。看一看時計。短針已指十二點三十分。便說道。不要發牢騷了。時光不早啦。還到別處打茶圍不。譚同一望着紅寶。默無言。何爵臣走近紅寶身旁。咬着耳朵。唧咕了兩句。紅寶半嗔半笑罵道。你這塊骨頭。用手向他一推。何爵臣嘻皮笑臉的走開。譚同一道。別鬧了。咱們走罷。向着紅寶道。我明早要上課呢。星期六再……何爵臣拍掌笑道。再甚麼。剛才的話。對不對叻。妳還罵我。紅寶不理他。執着譚同一的手。又說了幾句。才開了盤子。大家穿衣出門而回。譚同一自往大學堂去。黃何兩人履車返舊刑部街。黃通在車上滿肚尋思。想起梁鐵君所說。怪不得譚同一說此事不成。但係有一個疑團。就令政治有甚麼黑幕。事情應要秘密。他與季真是多年老友。何至如此害怕呢。心中總有點解不開。又轉一念。回去怎樣跟叔父說才好。照直說罷。與各方面都不合式。若說此事辦不來。叔叔未必相信。沒法子。惟有編一個謊。說鐵君這幾天着了魔。沒見着他。過幾天再說。如此支吾下去。若他不再追問。我便永遠不提。豈不兩

全其美。心潮起落。不覺道路遠近。人力車已拉到報館門口。聽見何爵臣連叫打住。才知道到了。兩人三步兩步。走將入去。何爵臣進了睡房。叫孫福拿車錢出去。黃通自回編輯室。見校對的工作已畢。略問數句。自己去後。有無特別緊要訪稿。便回房中脫衣洗臉。孫福進來侍候茶水。坐了一會。回憶白天的事。心緒不覺紛如亂絲。只得躺下。正是

世事應酬皆閱歷 人間到處是危機

要知黃通如何敷衍他叔父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

花菊爭妍筵前論性別  
茶酒異例堂內識人妖

話說黃通見了梁鐵君。受了一頓報怨。回來不敢向叔父說。他見了黃季真。心中時常不安。好在黃季真永沒有再提此事。而且說起辦風雅報的事來。黃季真非常贊成。允許他在報館內印刷發行。他心上一塊石頭方落下地。這是他年紀輕。閱歷淺。世途險巇。人情奸詐。不大明白。所以如此。又如楊俊階去天津。許久不回。他也沒有疑心。偶然問及何爵臣。他總是含糊其詞。因為黃通對於楊俊階。不過是同班的朋友。雖然接濟過幾個錢。頗覺得他為人慷慨。終是臭味不投。所以楊俊階來不來。黃通絕不理會。近日譚同一來告訴。鄭逸虎很願意幫忙籌辦風雅報。同學友個個都肯擔任義務。分攤資本。屈指一算。已有十二三人。人才濟濟。黃通更覺高興。不過營救銀翠的法子。尙未有把握。時時縈繫於心罷了。別的事他那裏會注意的呢。甚至何爵臣去了天津兩次。他也不問。有一天。譚同一來。說起風雅報的事。譚同一道。辦報不拘大小。都要有個光明正大的宗旨。才能開化社會。咱們辦的雖是遊戲的小報。也應有個宗旨才對。黃通道。那是自然的。你說拿怎麼宗旨好呢。譚同一道。北



京像姑的惡習。可恨極了。堂堂帝都。稱爲首善之區。各國公使觀瞻所在。竟有一種不男不女的東西。與妓女一樣。趕條子。陪酒。度曲。留客。你說成何事體。文明國的人。看見這種東西。詫爲怪物。而我國王公大臣。書生名士。還替他們捧場。豈不可恨。黃通道。我少時看品花寶鑑這本小說。常說吾國言情小說。這本可算得別開生面。不拘中外。說異性愛的。甚麼奇情哀情都有。惟有說同性愛。彼此又是男性。這個情就很難描寫了。可見當時歌舞昇平。民康物阜。一班騷人名士。寄情於聲色。亦能出類拔萃。無所不有呵。譚同一道。北京從前政界諸公。都以逛窯爲諱。宿娼二字。認爲有玷官箴。法律所不許的。實則從前北方的土娼。入其室。土坑。蘆席。布簾。板凳。見其人。油頭。粉面。繫住兩條腿。褲襠大如籠。口中噴出大蒜。葱。韭。臭氣。觸人欲嘔。齒染檳榔汁。色如漆。腮唇胭脂。色如血。一見生畏。誰敢去問津呢。像姑又名相公。大約是像姑二字的轉音。都是青年子弟。美貌男子。他們的師父。花錢買了他回來。教以歌曲。飾以錦繡。授以應酬客人術。到了十二三歲。便使他出來接客。也有是親生的子弟的。但係很少的了。乾嘉之季。一班名流。極力提倡。他們也還得附庸風雅。點綴文化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十里之內。豈無芳草。他們年輕

俊秀。經此淘鎔。當然有幾個特出人物。做出一兩件可歌可泣的事。又得一班名士。爲之鼓吹。甚麼情啦。俠啦。義啦。很爲教坊中生色。其中卑污苟賤。沈淪一世的。實不知埋沒多少人了。因爲清朝官箴的關係。做官的不敢去逛窯子。王公大臣們。都視像姑堂子爲消遣所。於是下級的小官僚。想鑽營做官的。也往裏邊去鑽。視爲終南捷徑。像姑有這種勢力。生意自然興旺了。自拳匪亂後。賽金花曹夢蘭在韓家潭大張艷幟。憑着德國元帥瓦德斯的威權。中外人士趨之若鶩。是爲南花在北京開闢殖民地的祖宗。回鑾後。謝珊珊等相繼借來。北京花界風氣遂爲之一變。現在南北小班林立。更有一班而南北混合的。又有南邊姑娘落在二三等下處的。逛窯子的人。日多一日。比從前大不相同。小班日興。堂子自然日衰。到了現在。只剩了國春堂雲和堂絢春堂幾家了。朝廷預備立憲。銳意維新。此種利用青年男子。做皮肉生涯的怪物。老早就該革除。民政部。警察廳。他們都知道不好。因爲像姑本身勢力。培植已久。官場習慣。是不願意得罪人的。何況做像姑靠山的。很有好幾個闊人呢。我的主意。趁這個機會。在咱小報上。日日罵他。把像姑的黑幕揭破。民政部迫於輿論。料必會下令禁止。也不枉我們辦這個小報。一番精神與心血呵。黃通道。你的宗旨。我是極端的贊成。

。但係像姑堂子。我來北京一個多月。尙無門而入。不知裏邊是怎樣的。我正想去見識一番呢。譚同一道。這個還不容易嗎。我們學堂裏這位蔡雲濤。你也見過面的。他就愛逛像姑堂子。而且很愛朱幼芬。明天請他出來。同你去得了。黃通聽了。滿心歡悅。叫同一回去。務必請他明天下午。到醉瓊林吃晚飯。一塊兒去逛堂子。還請同一多約幾個人。熱鬧。熱鬧。譚同一笑道。忙甚麼。我今晚回校。一定見他們的。請吃飯還怕沒人來罷。黃通也笑了。到了晚上。他們照例又去打茶園。這就不必多贅了。後來風雅報出版。果然極力主張禁像姑。日日在報上宣傳攻擊。約有半年。民政部果然下令禁止像姑趕條子。也算是他們一班少年的功德。此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到了第二天下午。黃通草草編輯完事。沒有知會何爵臣。獨自一個人。僱車往陝西巷醉瓊林來。因爲何爵臣與學生們。言談舉動。有點冰炭不投。常聚在一塊兒。就不免有人討厭他了。今天約會這位姓蔡的。家裏很富。公子哥兒的脾氣甚深。初見何爵臣一兩回。就有點不大歡喜他。黃通看出來了。所以今天不與何爵臣一塊兒走。又因爲到京日久。各處情形。都已熟識。不用人作鄉導了。多一個何爵臣跟着。反覺有不便之處。在何爵臣個人。又另有他的心事。他跟學生們一塊去兒逛。自問也陪伴不起。因爲公事在

身。一切用費。都在公賬報銷。不能不打起精神。敷衍敷衍。現在公事已辦到八九成。他也想離開這一班不知天多們高地多們厚的學生們。所以黃何兩人。漸漸疏遠起來。那天黃通一個人到了醉瓊林。侍役招呼。直入大餐室。果見譚蔡兩人已到。還有逸虎萍魂公僕德公一班熟人。更有一位沒見過面的生朋友。大家一見黃通入來。德公先嘆道。主人翁到了。黃通含笑。說聲久等。對不住。譚同一走過來。指着那位生面的朋友說道。我替你們兩人介紹。這位姓熊。號瘦棠。黃通連忙從新見禮招呼。譚同一笑道。瘦棠是湖南人。要講官話的。熊瘦棠笑道。我廣東朋友很多。聽慣了。你們貴省的話。也懂得一點。通哥到北京來。聽同一說。沒有幾久。北京話都懂得說了嗎。黃通道。都懂得這個都字。談何容易。不過廣州話跟北京話。本來可以相通七八成的。但係年紀大了。舌本強硬。說出來總不脫土音。這是沒有法子改變的。好在聽人家的話。我倒滿懂。不知人家聽我的話。怎麼樣了？公僕道。通哥的話有點不對。你聽懂得的。都是北京城內的話。尤其是跟南方人常有有交際的。講出話來容易懂得。若是城外的北京人。他們說話我們真不好懂。你不相信。跟趕車拉車的說說。你就知道了。黃通方要答言。只聽見譚同一嘆道。這個地方。不是方言學堂。又不是國語學校。說

許多費話。幹甚麼？先發條子。再談別的。大家齊聲贊成。蔡雲濤先拿起筆來寫國春堂三主人。黃通是破題兒第一次吃像姑酒。看見這種寫法。當然見得可怪。忍不住問道。三主人是誰。不是請客嗎。大夥聽見。嗤的一笑。逸虎曉得他是個外行。便告訴他。三主人就是朱幼芬。他是本堂主人。不是買來的徒弟。行三。所以稱他做三主人。蔡雲濤寫完。大家都是你望我。我望着你。沒有吃姑娘花酒的興致勃勃。蔡雲濤着了急了。便向黃通道。我介紹一個給你。你花一塊錢罷。黃通是無可無不可的。但係不懂得一塊錢怎麼講。逸虎道。叫像姑條子。第一次初來。要給他一塊錢。嗣後就算是熟客。不用給陪酒的錢。只給他兩吊錢車錢就得了。黃通道。兩吊錢才合銅子二十枚。他們侍候老爺們。掙的是甚麼錢呀？逸虎道。這是他們的老規矩。從前花大個制錢的時候。兩吊錢就不算少了。你若認識了他。叫了他幾回條子。就要到他家裏吃酒。沒有打茶圍的規矩的。黃通道。吃酒要多少錢？逸虎道。普通應酬是八塊錢。若加些可吃的東西。如餃子麵食之類。給他十塊錢就夠了。蔡雲濤剛寫完條子。遞過黃通面前。說道。你瞧。回頭我同你去國春堂吃一抬酒。你就明白了。黃通看條子寫的（小鎖）。他真莫名其妙的。只有說好。好。而已。座中各學生們。都是愛逛條子的多。

逛堂子的少。所以對於發像姑條子。除蔡雲濤外。都沒有多大興趣。有相熟的。拿起筆來就寫。沒有相熟的。便呆呆的坐着。條子上僅有（佩蘭）（小寶）（寶雲）幾個名字。熊瘦棠走過拿起筆道。我今天叫一個彈琵琶的來。通哥你聽聽好不好。黃通見他寫的是。（小梧桐）。

旁注帶琵琶三字。黃通也覺得新鮮。將條子都發出去。便叫侍役來菜。吃西菜比中國酒席整齊。席是預先擺好的。他們都是同學。黃通雖然是主人。也是天天同逛的朋友。當然不會客氣。惟有熊瘦棠今天算是新客。又不是同鄉。便讓他首坐。他也不客氣。隨隨便便的。在餐棹兩邊分列坐下。侍役過來問吃甚麼酒。譚同一道。瘦棠最愛喝酒。一天喝到晚。別的酒不合式。來拔蘭地罷。萍魂道。我不能喝。還是啤酒好。公僕笑道。我要汽水得啦。黃通便對侍役道。開一瓶三星虎頭白蘭地。兩瓶啤酒。汽水隨便來罷。侍役應聲而退。逸虎道。南城西菜館只有這一家。像個樣子的。若要大請客。非往東交民巷德昌飯店不可。黃通道。偌大北京城。怎麼沒有好的西菜館呢？蔡雲濤道。北方人那懂得吃西菜。拿起刀來。不怕割破口唇嗎。逸虎道。這個不足為奇。我在上海真見過一位割破口唇的。還是廣東人呢。凡事沒有習慣與經驗。處處都會鬧笑話。那是自然而然的呵。譚同一道。北方不懂吃西菜。固然是

不錯。但係中國人做的西菜。也是不中不西的。好新的人。以為吃西菜是歐化。擺一擺文明架子。人吃他也吃。不特西菜是怎麼味兒他不懂。連吃西餐的規矩他也外行呢。馮玉山開這家飯莊。添賣西菜。就是迎合北京社會的心理。回頭你吃一吃他做的西菜。就可信予言不謬了。正說着。第一個牛尾湯已擺上來。黃通嘗着。正在領略這菜的滋味。忽見一年約二十歲的少年。身材高大。穿一件藍紗袍。足踏烏緞薄底快靴。搖搖擺擺的進來。冲着自己屈膝請一個大安。嚇得黃通一跳。急忙放下湯匙。站起來。還禮不迭。因為請安行禮。向來不慣。只有還他一揖。弄得手足失措。熊瘦棠坐在貼近。看見黃通這個樣子。不覺大笑起來。引得衆人一齊哄堂大笑。黃通還愣着問你們笑甚麼。轉眼間見那個少年。已走近蔡雲濤身旁。坐上有認識的。都叫一聲老爺。招呼完了。才靠着蔡雲濤身後坐下。黃通這時才心裏明白。不覺臉上發熱。譚同一道。通哥。來的就是三主人了。聲猶未歇。朱幼芬已向着黃通請教貴姓。譚同一代答姓吉。不一會。又見一個年僅十四五的少年入來。冲着座上客。一一屈膝請安。蔡雲濤向着黃通一指道。吉三爺招呼你。那小子就依着黃通身旁坐下。黃通細看他。身穿一件湖水色官紗長衫。頭上的辮。腦後用紅絨繩網紮約二寸許。拖於腦後。黃色臉皮。圓溜

二雙小服。姿色平常。舉動浮躁。帶幾分淘氣。黃通心內暗想。這般人才。若費之品花寶鑑中。可算得第九等。正設想間。佩蘭。小寶。寶雲。梧桐。陸續都來了。黃通逐個細看。只見覺得鮑佩蘭。朱幼芬，兩人還可以入目。朱幼芬年歲雖大。兩腮鬍根太多。但面如冠玉。五官端正。姚佩蘭身材窈窕。顧盼生姿。言談舉動。頗有媚態。各像姑坐落後。每人跟客姆戰三擊。敬酒一杯。是照例的應酬。姚佩蘭本來是唱青衣的。但是他一進門。就向坐客請假。說今天喉痛。不能唱。只有寶雲。小寶。幼芬。各唱一段二簧。南人聽北調。本來是不大慣的。而且醉翁之意。又在彼不在此。胡亂叫幾聲好。道幾句辛苦。便敷衍過去了。輪到小梧桐彈琵琶的時候。黃通留心細聽。雖不懂得指法如何。但覺嘈嘈切切。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妙。彈完時。那位譚同一又感觸起來了。拿起酒杯。仰着脖子。一喝而盡。復大聲念道。「今宵翠袖雙欄。心事琵琶彈不盡」。黃通看那小梧桐。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小杏仁臉。淡黃面皮。眉目清秀。可惜談吐粗俗一點。襯不起那手妙技。那幾個像姑唱完了。便不老實坐着。你跟我鬧玩笑。我跟你打嘴架。一點規矩也無。亂鬧一氣。他們個個都有一個跟人。這個人就是他們的監督。來去都要聽他的命令的。但見跟人在門外一招呼。他們就向客人



請一個安。告假走了。每人兩吊錢車錢。跟姑娘條子一樣。飯莊櫃上自然代給。新條子的一塊錢。等他請安告假時。由客人當面給他。條子走後。各人才正式吃喝。熊瘦棠真能喝。一瓶白蘭地已喝了小半瓶了。黃通道。叫像姑條子。沒有叫姑娘的熱鬧。最好是兩邊都叫來。熊瘦棠道。這個辦法不成。姑娘見了像姑。如同仇敵。不肯來的。黃通道。爭利者同市之商。爭寵者同夫之婦。他們同業相爭。當然是仇敵了。熊瘦棠道。他們還有講究呢。因為伺候一個老爺。像姑出師。歸到人家府裡。不過是個戀童男僕。姑娘從良。跟老爺回家。就是姨太太。拿這個資格來比例。像姑見了姑娘。例要請安。稱姑奶奶。所以像姑不願意與姑娘同條子。而姑娘呢。又怕人家說她弔膀子。愛小白臉子。有心避這個嫌疑。遂弄成參商二星了。黃通笑道。真可謂無理之理了。萍魂道。世界上的事。成得一個習慣。其中必有一種無理之理。驟然聽見。一定以為奇怪。他們習慣了。反以為非此不可。不獨北京像姑為然呵。大家一面說。一面吃。熊瘦棠雖然是初交。他天生一付聰明。文學根底很好。詞章做得非常麗。十四歲就進了學。與黃通年歲相若。學問程度相等。愈說愈投機。大有相見恨晚之意。酒逢知己。兩人不知不覺。竟將一瓶白蘭地喝完了。酒闌餐畢。大家圍坐。吃生菓。喝咖啡。

。說說笑笑。萍魂先提議打茶圍。譚同一本來是心在紅寶的。因爲今天蔡雲濤要喝像姑堂的酒。是專爲黃通開開見識的。他是個發起人。不能脫身。用眼望着黃通。以決進止。黃通一看手腕上的時鏢。才九點多鐘。便對同一道。吃堂子的酒。約定幾點鐘呀。蔡雲濤笑道。那裏要約定。隨時去都成。又不是擺飯局。早去也無謂。最合式是十一點左右。黃通道。像姑堂還可以擺飯局麼。蔡雲濤道。怎麼不成。他們的規矩。最普通的。在堂內擺一飯局。要二十四兩銀子。比北班子貴兩倍多。但係菜弄得不錯。若是闊人。高興多賞。就無限量了。擺飯局時。下午三四點鐘就可以去。打麻雀。叫條子。鬧到夜深才散。很有意思的。喝一台酒。不過如班子裏打個茶圍而已。蔡雲濤說完。很有回味。可見得人各有所好啦。譚同一聽見蔡雲濤這樣說。正中下懷。便說道。我們先去打個茶圍。等到十一點鐘到國春堂便得了。大家都有愛人的。當然一致贊成。黃通便叫侍役開賬。給了錢。心急的等不得。已有先走的了。熊瘦棠酒意已有七八成。又與黃通投契。便等着黃譚兩人。一步高一步低的。踉踉蹌蹌。跟着一塊兒走。口中嚙嚙滔滔不住的說。他們分頭去打茶圍的事情。就不必再表了。到十一點鐘。黃譚熊三人由松鳳班出來。走入韓家潭。到了國春堂門口。黃通也不曉得。熊譚齊聲

道。到了。還跑甚麼。黃通舉頭四週一看。沒見有甚麼堂子。便問道在那裏呀。譚同一用手一指。見有一家大公館。門口干干淨淨。一些點綴都沒有。往前一步細看。見有一個金字小牌。釘在門框上。係國春堂三個小字。與姑娘窰子大不相同。譚熊兩人搶上兩步。領着黃通。將走入去。門房內出來一個男當差的。譚同一問道。蔡老爺來了沒有。那當差的答道。蔡老爺在裏面。便領着他三人往裏走。過了門道。就是一個大院子。擺着許多盤石榴。夾竹桃，種種的花。中間有個大金魚缸。正中大廳燈火輝煌。是一所大四合套的房子。後邊還有一兩層的院子。黃譚熊三人走到大過廳台階上。當差的高高打起竹簾子。嚷道。蔡老爺來朋友。黃譚熊才進廳口。蔡雲濤已迎了出來。黃通舉目一看。係一連四開間的過廳。牆上掛滿名人字畫。條案上中間擺着一枝玉如意。旁邊還有幾件仿古的磁器。廳內都是硬木椅棹。黃通心內說道。像姑堂子的規模。果然不同。簡直是一家世代簪纓的大公館。那裡像是藏垢納污之所。怪不得品花寶鑑說得他們這樣高雅了。現在是末流餘韻。還是這個樣子。回想當年鼎盛之時。不知多們華貴呵。不覺頻頻點首。蔡雲濤笑道。吉三爺發甚麼痴呀。快叫簾子罷。蔡雲濤曉得黃通的心事。笑道。老宮人白髮談天寶。他是另有感觸的。譚同一聽見。也點

頭微笑。黃通笑道。我還叫誰。一不做。兩不休。還是小瑣罷。蔡雲濤拿起筆來。一邊寫了幾張。譚熊的都寫上了。不一會。萍魂，逸虎，公僕，德公，都陸續來了。來一個客。朱幼芬就請一個安。問一聲好。蔡雲濤見客齊了。便叫當差的擺席。朱幼芬執壺斟酒。蔡雲濤隨便讓坐。衆人也不客氣。一闕而坐。黃通給衆推他坐了首座。桌上擺着盤子碟子也不少。全是乾菓，鮮菓，薰魚，清醬肉，瓜子，花生，滷牲口。並沒有有一個正經可吃的菜。斟出來的酒。黃通舉杯一嘗。黃酒倒算不壞。酒過三巡。朱幼芬便跟客猜拳。條子也都來了。各各歸坐。爭着敬酒。爭着花拳。亂了一陣。師父來了。各人各獻所長。青衣的。老生的。各唱一段。於是又安靜了一陣。唱完了。那幾個小孩子。便各鬧各的。幼芬佩蘭。年紀大些。還規矩一點。小瑣。小梧桐。這幾個更鬧得討厭。有在院子舞手頓足的。有拿竹枝做馬鞭練習唱戲的。黃通總覺得這個場合。沒有多大興味。惟有蔡雲濤興致勃勃。拿起酒壺。頻頻勸酒。又勸人猜拳。原來堂子的酒。是任人喝的。多多不算錢。可惜沒有正經菜罷了。蔡雲濤一面喝。一面吩咐幼芬。叫廚房預備水餃子。還說堂子的餃子。是女老板做的。分外好吃。黃通道。古人所謂紅袖添香。青衣搥硯。所指青衣。大約就是此輩了。熊補棠笑道。青衣是

小書僮。如西廂記的琴童。不一定是戀童呢。譚同一聽見。便問姚佩蘭道。你這幅青衣捧硯圖。題詞的名士。很不少嗎。姚佩蘭嫣然一笑道。不過鬧着玩而已。怎敢當名士獎飾。黃通急問道。怎麼一回事。譚同一道。他有一位闊老斗。名字叫做辛仿蘇。來北京住廣元棧。與佩蘭很好。聽說花錢不少。做衣裳。買騾車。還不算事。娶媳婦。買房子。也很幫忙。佩蘭天天到棧房裏侍候他。要好得很。今年春天。在醉瓊林吃西餐。因為佩蘭。跟一位姓陳的同學。打過架。他兩人要好到了不得。熱度高到一百零八。真算得是同性愛。姓辛的請了一位名畫家。寫了一幅行樂圖。他自己坐着。作寫字狀。佩蘭站在身旁。侍候他筆硯。在這幅行樂圖上。題青衣捧硯四字。徧索北京天津知名之士。題詩作跋。也算得品花寶鑑以後。一段韻事。熊瘦棠道。姓辛的。是你們同鄉嗎。譚同一道。是。他與雲濤可算得是同志。他來北京。不愛逛班子。熊瘦棠道。你們貴同鄉羅名士。也是專好男風的呀。譚同一道。變公更是逛出了名的。佩蘭在旁忍不住道。人就怕出了名。辛羅兩位對於我們。實實在在沒有花過多少錢呀。蔡雲濤嚙道。你們吱吱咕咕說甚麼。喝酒呀。餃子快來了。話猶未了。果見當差的拿來兩大盤水餃子。一個一個包得很四正。還捏出花樣兒。大家爭着一吃。如風捲殘雲。頓

刻而盡。因爲逛到這個時候。肚子都有點餓了。正是餓者易爲食。大夥齊聲贊好。究其實。也是很尋常的。黃通吃了兩個。就不吃了。餃子一來。各條子紛紛過來屈膝請安。告假走了。大夥吃完。離開桌子。散坐。漱口。喝茶。蔡雲濤給了幼芬十塊錢。加賞當差的兩塊。幼芬屈膝道謝。當差的也過來謝謝蔡老爺。大家才穿衣說笑告辭。幼芬送至門外。遂分頭而散。黃通回歸報館。在編輯室料理一回。便入屋子休息。孫福進來打臉水。沏茶。黃通問何老爺回來不。孫福道。何老爺晚車去天津了。黃通道。今早沒聽見他說要去天津呀。孫福道。娃少爺出門去。不多大功夫。天津就有電話來。總辦接完電話。立即派何老爺趕去。許是要緊的公事罷。黃通聽了。滿不在意。孫福便退了出去。正是

### 酒色迷人常誤事 蕭牆禍起有誰知

要知何爵臣去天津有何公幹。且看下文分解



一點。文雖哀艷。但年輕人愛做這種文字。總覺得不大相宜。黃通道。我亦云然。同一眼光神短。怕他不永年。熊瘦棠道。他愛國心重。日受環境激刺。感觸太多。也是傷生之道。黃通道。我同他往連州中學當教習時。暑假入嶺山八排裏探險。想在嶺山中有佈置。由油嶺至軍寮。僅探得兩排。同一受不得勞苦。生了病。天氣又熱。只得陪他下山。可見他的體魄是弱的。正說到這裡。屋外有人答話道。你們說同一甚麼呀。黃通急舉目一看。正是同一走將入來。笑道。剛說和尚。和尚就到。幸而沒有說你壞話。譚同一道。說我壞話不要緊。現在真有壞事要告訴你呢。剛說到此。見有熊瘦棠在坐。便將話咽住。黃通急問道。有甚麼壞事。譚同一道。回頭再說罷。熊瘦棠在學堂裏日與廣東人親近。廣東話懂得一點。曉得他有密談。便起身告辭。黃通原捨不得瘦棠走。見同一面色有異。以爲是銀翠的事。瘦棠大可以與聞。何必迴避。便極力挽留。譚同一見黃通不讓瘦棠走。只得問道。剛才你們說我甚麼。黃通道。就是爲你的對聯啦。譚同一才有喜色道。這對下聯做成了嗎。黃通便將剛才寫出來的。遞給譚同一看。譚同一見寫的是

同是墜樓人。心傷扇底腥紅。點點桃花亡國恨。



一離幻境地。胎裏石頭異寶。瑩瑩玉質補天難。

譚同一看完。連連向着黃通作揖。說道。謝謝你。真對得好。補天難三字。尤洽我的心。回頭對熊瘦棠道。我常說這位通哥。文章好。你瞧。不是我替他瞎吹的了。熊瘦棠望着他只是笑。譚同一道。你笑甚麼。這聯對子。我搜索枯腸。想了一個多月。也對不出來。我正想等風雅報出版。爲紅寶徵聯呢。熊瘦棠道。爲姑娘在報上徵聯。未嘗不可。若要連同客人名字一塊兒嵌入去。怕有點笑話罷？譚同一道。難就難在此了。通哥竟能一揮而就。真佩服。三人又說笑了一會。熊瘦棠究竟是生客。曉得人家有事要說。不便久坐。興辭而出。黃通不便再留。譚同一見熊瘦棠走後。便收斂笑容。低聲對黃通道。梁鐵君今天被北洋偵探捕拿了去。你知道不。黃通聽了。猛然嚇一大跳。叫聲呵唷。真的嗎。譚同一道。我剛才到照相館。正想進去。見門口站着兩三個警察。往裏一望。有幾個便衣偵探隊兵。夥計們一個都瞧不見。我不敢往裏闖。在路旁一打聽。都說今早出了事。館裏的人都拿走了。我又到舊鼓樓大街木廠裏一問。這個地方倒沒有事。那個太醫說。昨晚吳先生就沒有回來。據我推測。鐵君一定凶多吉少。還怕范朗秋也在被捕之內呢？黃通急得坐立不安。連連頓足道。怎麼好。譚同

## 第九回

探員得志要犯解天津  
同黨驚心私人通電報

話說黃通吃完像姑酒。回到報館。聽見何爵臣去了天津。心中雖覺得奇怪。但斯時的黃通。心中滿是逛的影子。那裡會想到旁的事情。擦臉已畢。躺在床上。便回想在堂子的興味。暗說。怪不得玉公大臣。大小官員。從前都愛逛堂子。原來是一家大公館的模樣兒。吃堂子酒可以說是朋友請客。那班御史老爺們。實在沒有憑據。可以彈劾的。又回想那班像姑的情形。又是可憐。又是可恨。看他們這樣討厭。怪不得人家常說。像姑到了客人家裏。見了可愛的東西。就張嘴要索。不管你願意不願意。便屈膝道謝。將東西拿走。照今天這個樣子來看。也許是人言不虛。胡思亂想。不覺沉沉睡入黑甜鄉去了。次日醒來。吃完了早飯。自己一個人坐着。看完當天的報紙。覺得無聊。偶然想起譚同一贈紅寶的聯子。下半聯尚沒對好。思索了一回。拿起筆來寫道。

一離幻境地。胎裡石頭異寶。瑩瑩玉質補天難。

黃通寫完這半邊對聯。自己反覆一看。總覺得沒有上聯渾成。但係再想改做一聯。又為同一

第八回 探員得志要犯解天津 同黨驚心私人通電報

一二三

紅寶四字所限。一時苦思未得。正沈吟間。忽見孫福引着一位客人進來。說道。姪少爺有朋友找你。黃通起身相迎。原來是熊瘦棠。今天特地前來拜訪。黃通大喜道。瘦棠你來得正好。有一副對聯。正在沒法子做。你代勞罷。熊瘦棠道。今天初次登堂。令叔大人。理當叩見。黃通道。不敢當。家叔已出門去了。我們報館裡沒有許多禮節的。來去自由。你問同一便知。切勿客氣。脫了長衫。方好暢談。熊瘦棠道。我輩文字緣深。當然不講俗套。但有老前輩在。應守子弟之禮。黃通笑道。吾叔人極洒脫。你來慣了。自然見面。何在乎今天。熊瘦棠唯唯。寬衣坐下。看見桌上寫的對聯。便問道。你剛才說甚麼對聯。這就是麼。黃通道。是同一贈紅寶的。他做了上聯。請我做下聯。真是出對容易對對難。我將上聯寫出來你看。說完。拿筆將同一的上聯寫出來。熊瘦棠看了同一的上聯。又看黃通的下聯。便道。你拿紅樓夢對桃花扇。小說對傳奇。極得體的。嵌同一紅寶四字亦很自然。沒有甚麼不好。黃通道。我總覺得沒有上聯渾成。熊瘦棠道。做嵌字的對聯。如做八股的截搭題一樣。本來就是靠強的。況且一聯之中。要嵌四個字。上聯又是人家的。一字不能挪易。這種對聯。不外因難見巧而已。恐怕你再做十對。也是不大渾成呢。成了。不用改了。同一這對上聯。我嫌他衰

類一運。我今天來。專爲告訴你這個消息。你叔子在政界交遊很廣。鐵君又是他老友。斷不會見死不救的。你可告訴他。求他設法打聽。究竟是因爲甚麼案子。黃通道。家叔一早已出門去了。回來總在晚上。何爵臣又去了天津。今天誰去打聽呢。譚同一冷笑道。這個何爵臣。我見他鬼鬼祟祟。很是可疑。我向來不敢與他親近。這件事。不告訴他也罷。怎麼巧。今天他又去天津。哼。黃通此時心煩意亂。譚同一的話。也不大注意。譚同一站起身來道。我現在還去探聽消息。令叔歸來。你與他商量罷。咱們明天見。說完。匆匆忙忙的走了。黃通見譚同一走了。猛然想起。在上海起程時。人家給他這本密碼電報本子。急的檢了出來。編了一封密電云。

#### 上海廣智書局轉密鐵君上午被捕通

喚孫福進來。給他電費。催他立即送往電報局發電。跟着又發一電去香港。兩電發完。已到亮燈的時候。這天黃通也無心出去逛了。編完了稿子。一個人在編輯室坐着。專等他叔叔回來。一夜睡不安寧。翌早起來。就走入後院。見着他叔父。告訴這件事。黃季真聽了。沉吟一回。說道。你怎麼知道鐵君被捕。訪稿有報告嗎。黃通道。這是昨天早晨的事。譚同一來

報告的。本京新聞的訪員。那有這個快的消息。黃季真道。我回頭出去打聽。看是什麼案子。歸那個衙門辦理的。才好想法子。黃通道。我想鐵君雖然來京幾年。他不肯出乘交際。除了幾個學生之外。料必沒有朋友。我們跟他有很深的交情。斷不能坐視。四叔你。務必替他設法營救爲好。我昨天已打了兩個電報。一封給上海。一封給香港。只求能够救出他來。一切費用。不怕沒人擔負的。黃季真當時現出很慷慨的顏色。說道。你放心。我跟鐵君是怎樣的交情。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。黃通聽見叔父一肩擔承。心中略爲放下。退回編輯室。悶悶的坐着。早飯吃過。見何爵臣歡天喜地的。走將入來。黃通道。你不是去天津嗎。何爵臣道。是呀。天津早車剛到。只聽見他喊孫福。一面叫他給車錢。一面問他總辦出門沒有。孫福一手拿着錢。口中答道。總辦還沒有出門。何爵臣便匆匆忙忙的。走入後院去了。不一會。譚同一來了。黃通忙問道。探聽得怎麼樣。譚同一道。這件事情。很覺得可怪。有人說是天津照相館裏有一個伙記。因爲嫖得多。虧空了錢。又生了花柳病。自己一生氣。拿刀將陽物割去。警察去調查。發現了鐵君的私信。所以派人來北京拿他。又有人說。偵探在郵政局檢查郵件。見他照相館不斷有外洋寄來的信。動了疑心。拆開信來一看。曉得了他的秘密。呈

報上去。就來拿人。還有一說。謂係北洋駐京的密探。密稟袁宮保。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。由天津。派軍警來拿的。聽說范朗秋也一塊兒捕去了。總之鐵君這回被捕。原因不可知。但係發動在天津是一定無可疑的了。黃通道。天津還有一家照像館麼。譚同一道。我沒聽見鐵君說過。有沒有不得而知。若是辦案的在天津。梁范兩人。昨天必解往天津去。這就凶多吉少了。黃通道。怎麼見得呢。譚同一道。你有所不知。北洋這位袁宮保。威權非常的大。北京軍警。無不仰他的鼻息。他的偵探到北京來。不用知會地方警察。隨便就可以拿人。站崗警察看見。一聽說是北洋辦案的。絕不攔阻。被拿的人。從此就永無下落。所以北京有一偵探偷人」一句謠言。就因為天津偵探而起的。梁范兩人解到天津。還能保存得住性命嗎。不知你叔叔有甚麼法子。可以救他不。黃通道。季真叔已答應設法。剛說到此。何爵臣由後院出來。譚同一以目示意。黃通便將話截住。改過話頭問何爵臣道。你從天津回來。聽見說吳道明這件案子嗎。何爵臣微笑道。我早曉得了。吳道明之外。還有一個姓范的。解到天津啦。剛才總辦問我。也是這件事呢。譚同一道。你知道因為怎麼案情。拿他們兩人的呢。何爵臣望着黃通。一時答不出來。只得哦。哦。哦。略歇一歇道。內容如何。我尙不大明

瞭。但聽見說這位吳道明。就是你們前幾天所說的梁鐵君。我正想回來問姪少爺呢。譚黃兩人。聽見何爵臣這樣一說。你看我。我看你。也不便再說甚麼話。正在默默無言之際。忽見楊少歐歡天喜地的進來。譚同一是初見。黃通給他兩人一介紹。楊少歐笑道。通哥一來。我料得咱們報館一定熱鬧的。黃通道。你的病全好了嗎。今天不住醫院了。楊少歐道。病呢。也算好得七八成了。一個人住在醫院裏。悶得很。不如在家裏方便。編輯的事。偏勞偏勞。何爵臣指着譚同一道。有他幫忙呢。譚同一笑道。才不足以當主筆。那配說幫忙呢。黃通道。你說不配。怎麼又想辦風雅報呢。楊少歐道。怎麼又有一個風雅報。黃通便將辦小報的意思。略為覆述。楊少歐大加贊成。譚同一道。咱們又多一個幫手了。我今天來。本想告訴你報館的事。因說鐵君事忘了。剛說到鐵君二字。轉眼望一望何爵臣。楊少歐冷眼看見。心中有點疑惑。又聽見黃通問道。告訴我甚麼事。譚同一道。龔逸虎決意組織這個小報。已約了好幾個朋友。萍魂。公僕。都在內。每人分認股本。今晚約你在銀翠處等他們。說到這裏。站起身來道。我要走了。勿忘此約。楊黃何齊聲道。忙甚麼呀。譚同一道。今天不是星期。因為他們催迫着我。抽空出來的。一面說。一面匆匆的走出編輯室。原來這一班學生們。從

前有鑒鐵君的照像館。做一個總會之所。每到星期六下午。都到那裡。頗像他們的俱樂部。現在梁范被捕。照像館被封閉。這個俱樂部就從此解散。人人都鬱鬱不樂。恰巧龔逸虎有組織風雅報之說。當然是個個贊成。還想即日成立。所以催着譚同一來約黃通。同一走後。孫福拿着兩封電報進來。何爵臣接過來一看。係寫明交黃通的。心中一動。但不能不對孫福說。是姪少爺的。孫福便將電報遞過去。黃通接了電報。回到屋內。拿出密碼本子。翻譯出來。一封是上海復來的。電云。

北京舊刑部街。北京新聞。黃通。密。鐵事望告。鍵。

一封是香港復來的。電云。

(上全)來電不詳。乞代設法。雪。

黃通譯完了電報。擱在桌上。步出編輯室來。楊少歐已往後院。只有何爵臣一人坐着出神。不知他想甚麼心事。黃通見楊少歐不在。復翻身入室。將譚同一所說鐵君被捕情形。詳詳細細寫了兩封信。一封寄去上海。一封寄回香港。再出編輯室來。叫孫福拿信去寄。已到晚飯時候了。匆匆的吃完了飯。忙忙的編完了稿。備車直到金樂班來。也顧不及約何爵臣了。一



進金樂班。銀翠的跟媽。迎入本屋。冷清清的。一個人沒有。衣服什物。也很雜亂。跑廳的照例打手巾把。拿茶壺進來。那跟媽一面倒茶。一面說道。銀翠姑娘回家去了。黃通很覺詫異道。他的公公回去沒有多幾天呀。那跟媽低聲說道。昨天晚車又來了。咱們掌班的還是不讓銀翠姑娘去見他。銀翠姑娘那肯答應。又哭。又鬧。一天沒有吃飯。女掌班的才同她一塊兒出去的。大約也快回來了，您坐坐罷。一面說。一面過去將坑上衣服收拾起來。黃通問道。她公公怎麼快回來呢？跟媽道。這個月不是押賬滿期嗎。這個月不辦。又要等三年了。他們那能不着急呢。黃通道。王四不是說他五百塊錢嗎。怎麼樣呀。那跟媽道。我沒聽見說。銀翠姑娘回來就曉得了。剛說到這裡。聽見外邊院子跑廳喊道。銀翠姑娘屋有吉三爺沒有。跟媽趕忙答道有。聲猶未絕。同一。逸虎。萍魂。瘦棠。已笑哈哈的進來。同一見黃通一個人坐着。忙問道。銀翠條子去嗎。黃通搖頭道。不是出條子。是回家。譚同一道。回甚麼家。她那裏有家。黃通道。她公公又來了。把那跟媽的話。用廣東語復說一番。各人聽了。都代銀翠不平。七張八嘴。正在評議此事。忽覺簾子一動。銀翠已步將入來。黃通見她脂粉不施。雲鬢不整。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單縐黑色旗袍。與衆人點點頭。一言不發。坐在坑旁椅子

上。雙眼紅紅的。淚痕未乾。黃通低聲問道。你見了公公啦。銀翠低下頭道。我不渾了。黃通道。你這句話怎麼講？銀翠含淚不答。站起身來。想要躲出屋子去。譚同一忙張開雙手攔住。說道。我們知道你的事了。特地來代你想個法子的。不要走呀。銀翠搖頭道。我公公是個軟弱無能的老頭子。想甚麼法子也不成。我也不想活了。黃通道。你今天見着公公。怎麼樣情形。你跟我們說說。也許有法子帮你的忙呵。銀翠拭乾眼淚。低聲說道。這個月不是我的押賬滿期嗎。前回我公公來說。要帶我回家去。不用渾事了。王四不肯。硬說我有五百塊錢債務。把我公公嚇走了。今天我公公再來。王四要我公公續寫給他三年。我公公想多要幾個錢。王四一個大不給。豈不是欺負人嗎。我在王四手下。替他們掙錢也掙够了。咱們家裏一點好處也沾不着。一輩子脫不了他們的囚籠。活着多們難過呀。說完聲咽淚落。又想哭。萍魂瘦棠連忙安慰道。不要緊。你的事。我們既然知道。是不能不管的。黃通道。你真是願意渾嗎。銀翠正色道。我今年已二十二歲。我的苦受够了。還想葬在火坑裏嗎。黃通微笑道。你在繁華場中過慣了。鄉村裏過苦生活。能成嗎。銀翠一撇嘴道。我是怎麼地方長大的。鄉村生活怎麼不能過。咱家裏雖然是比不上北京城。也不算很苦的呀。黃通道。好。好。

你既然有此志願。我一定要成全你。放心罷。瘦棠道。你公公能在北京住多少日子呢。銀翠道。他那能待得住。很多不過三兩天。就要走了。瘦棠道。通哥。我們若要救她。事不宜遲。從速想法爲好。黃通點頭道。那是自然。譚同一道。在這裡商量。不大方便。銀翠苦惱了半天。也該歇歇。我們過松鳳再議罷。大家都是無可無不可的。黃通便開了盤子。跟着譚同一過松鳳來。大家商議了半天。決定風雅報出版。先在報上揭載王四的罪惡。再向官府方面運動。干涉於他。好在這個時代。班子歸衛生局管轄。局長姓譚名度。是廣東同鄉。容易疏通。決議之後。熊瘦棠要黃通去三喜月仙處打茶圍。逸虎萍魂各走各的。黃通遂到瘦棠同三喜。月仙一見黃通。如天上落下一顆星星。分外巴結。兩人坐了一會。黃通要走。月仙把長衫留下。非要黃通住夜不可。正是

多少壯懷酬未了

又添遺恨到娥眉

要知黃通在三喜能否脫身。且看下文分解

## 第十回

叔迫姪危詞索密電  
官封報志士作囚徒

話說黃通被三喜月仙留住，幸得熊瘦棠在旁解釋。才肯放走。原來黃通天生一種怪脾氣。他常說。好女兒猶如一朶鮮花。若是真愛她。願此身化作十萬護花金鈴。去維持保護她。唐突輕薄。尙且不肯爲。何忍蹂躪踐踏。甘作薄倖東風的呢。若是庸脂俗粉。不足當乃公一盼的。又不屑去結交。何肯以高貴清白之身。與下流作合。因此之故。他天天去逛窯子。走徧胭脂坡。看徧長安花。講到玉體橫陳。實事求是。便掉頭不顧。有時爲環境所迫。脫身不得。勉強在窯子裏住了一夜。也毫無所染。朋友們見他這樣迂闊。有譏他笑他的。有疑他不能人道的。他仍是獨行其志。滿不在乎。所以金錢散盡。身體却受益不少。到了北京。逛的資格未深。留髻兩字。更談不到。三喜月仙。也曾留他住夜幾回。馬褂帽子。都收藏起來。他無不婉言謝他。牌酒完時天快亮了。他也匆匆回報館來。有人說。妓女以皮肉爲生涯。談不到精神上愛情。豈不是對牛彈琴。自尋煩惱。黃通道。妓女也是人。我目中認得是妓女。心中不認她爲妓女。大家聽見他這樣說。更笑他是個書痴。這天黃通回到報館。已兩點多鐘

。累了大半天。倒在床上。枕頭便睡。直至第二天十點多鐘。孫福進來請吃早飯。才起身出來。吃完了早飯。正與楊何兩人坐着談天。忽見孫福進來說道。姪少爺。總辦請您。黃通聽了。站起身來。便往後院走。剛到院子。碰見黃季真送兩個客人出來。黃通側身讓過。見前頭走的那一位身材高大。穿一件廣東薯莢紡綢黑長衫。面目看得不大清楚。後頭走的那一位。身高不滿四尺。係一個黃瘦的小矮子。一雙小眼睛。四邊亂轉。嘴唇上的小鬍子。很多也不過二十餘根。穿一件白夏布長衫。兩位客人。一高一矮。一大一小。一白一黑。黃通看了。忍不住發笑。一面尋思。一面走入書房來。尙未坐下。黃季真已回來。一見黃通。連說糟了。糟了。黃通不禁愕然。黃季真又道。你打了幾回電報去南邊呀。黃通道。爲鐵君的事。發過兩封電報。黃季真便報怨道。你真是少不更事。這樣的電報。可以隨便亂發的嗎。北洋不同廣東。郵政電報兩局。都有高等偵探員在裏面辦事。鐵君的案一破。那一班偵探個個都注意這件案了。誰不想巴結上司。陞官發財的呢。你一封明碼的電報。又一封密碼的電報。同時交到電報局。給偵探一見。就曉得是案內同黨所爲。及至復電回來。他們就密稟袁宮保。知道你是我的姪子。又在我報館內當主筆。他們就奉了宮保密令。前來調查。非要這部密

碼電本不可。你叫我怎麼辦呢。黃通聽了。心中也有點發慌。急切答不出話來。黃季真望着黃通。又說道。宮保的密令。嚴厲得很。若弄不好。報館也有干連。你若不是我的姪子。我還可以說這位主筆。早已辭職去了。說時很現爲難之色。黃通本是個血性男兒。又當年輕氣盛之時。那能受得這種激刺。便憤然道。密碼是有一本。實在不是專爲鐵君的事用的。現在北洋方面。既然給他知道。用壓力來索取。四叔你。不要爲難。我給他就是了。但係送到那裏。給誰呀。黃季真道。你拿出來交給我。便有辦法。黃通道。這個更容易了。說完。即翻身出來。回到住房。將密碼電本取出。拿到季真面前。黃季真接了。笑逐顏開道。你不要害怕。北洋偵探部。我就是會辦。北京探訪局長史伯龍。是我好朋友。剛才出去這位矮的就是他。高的是協巡營統領王琴齋。史伯龍很贊賞你的文章。將來你也可以跟他交朋友。現在你不要害怕。我總可以保護你的。黃通此時心緒惡劣。季真所說一大篇的話。也聽不大清楚。挾挾的回到編輯部。心中暗想。我的電報昨天才到。北洋那班偵探。來得真快呵。轉身入屋。想再看看電文。有甚麼緊要的字句。在桌上徧找。連抽屜裏。書堆裏。都找到。一點影子沒有。心裏覺得奇怪。叫了孫福入來。問道。我不在家。誰人進屋裏來。孫福道。這屋那裏

有外人進得來。除了你的朋友譚老爺。別人沒有敢進來的。黃通低頭一想。便道。你請何老爺來罷。孫福答應一聲退出去。不一會。何爵臣嬉皮笑臉的進來。黃通一見便問道。爵臣。你將我的電報拿去。幹嗎呀。何爵臣微笑道。我早知道姪少爺必有此一問。我正想告訴姪少爺。我們這回事。沾姪少爺的光真不少呵。黃通着急道。你的奴隸話又來了。沾甚麼光。我真不懂。快說。快說。何爵臣湊近幾步。移一移椅子。低聲細語。把黎苑香來北洋的情形。大略說了一番。黃通聽了大驚。急問道。鐵君的案。是你們辦的了。難道總辦也甘心賣友麼？何爵臣道。總辦本不想辦。無奈楊俊階回到天津。早已將吳道明來京情由。密稟了上去。各探員跟着又去偵查。到了這個時候。總辦也沒法阻止呀。黃通道。你拿我的電報。一定去報功了。何爵臣道。我是給總辦的。他去報功不報。我不便問他。黃通道。哦。怪不得今天迫我要密碼電本子。原來不是北洋有人來要。都是你們弄的鬼計。我真睡在夢中呵。說完。長嘆一口氣。何爵臣又道。姪少爺你。何必發愁。我們對於姪少爺身上。希望很少爺大。姪若肯幫我們忙。每月薪水。至少也有二百元。黃通道。你們真是問道於盲了。我初北京。言語不通。路道不熟。只有人探我。那能去探人。而且偵探兩個字。我聽見了腦袋就痛。絕不

是我幹的事。何爵臣道。總辦也曉得姪少爺的脾氣。所以不肯當面跟你說。他的學生張鳳崗。姪少爺該認識啦。黃通道。不止認識。他的孩子還口頭認我爲義父呢。他現在帶着孩子。去日本念書啦。何爵臣道。他這回去日本。由總辦保薦。每月領薪一百元呢。黃通很詫異道。他是個道德君子。未必肯幹這事罷。何爵臣笑道。現在的年頭。金錢就是道德。他去了三個月。隔幾天一封報告。辦得很好。咱們李大人。很誇獎他的呢。黃通聽了。又嘆一聲口氣道。楊俊階借給我許多錢。大約就是偵探我的費用了。何爵臣笑道。姪少爺你明白就得了。我們靠着姪少爺。立了這次功勞。楊俊階調去上海。另有差事。我呢。代楊俊階做天津寶華棧的經理。每月薪水有一百多塊。過幾天就去接事。報館的賬房。我是不幹的了。黃通只得順嘴敷衍道。恭喜。恭喜。何爵臣笑道。藉姪少爺的福。說完。很高興的出去了。黃通獨自一個人坐着。思前想後。覺得人間世即是大魔窟。重重罪惡。處處危險。防不勝防。心中十分不快。忽聽得楊少歐在編輯室叫一聲吉甫。一個人坐在屋裏。幹嗎。你的風雅報幾時出版呀？黃通只得無精打彩的出來。答道。他們都商量好了。我跟這裏印刷部的工頭兒再豫算一回。就可以定期出版。大約有一星期豫備準成啦。楊少歐道。你看見今日的京報沒有。黃



通道。我今天心緒不寧。本館的報還沒有看。別家的報。更不用說了。有甚麼要緊新聞呀？楊少歐將桌上擺着那一張白話京報。拿過來。遞給黃通道。你瞧。吳道明真英雄也。黃通展開報紙。果見要緊新聞頭一段。有一行大字標題云。「吳道明案解津」。其記載云。

東城燈市口丁字街德昌照相館。前日北洋偵探會同北平軍警。捕去吳道明范朗秋二人。即日解往天津。這個吳道明又名梁鐵君。係海外保皇黨密派來京辦事的。解津之後。由袁宮保親自審訊。關防極爲秘密。供詞無從探悉。惟見梁鐵君侃侃而談。態度極爲激昂。似有責備袁宮保辜恩負德之意。袁面變色。鬢額汗出如珠。衣濕透背云云。

黃通看完。望着楊少歐道。鐵君的事。你有所聞否。少歐道。總辦的老朋友。我知道有個梁鐵君。是不是此人。黃通道。誰說不是呢。現在我後悔極了。楊少歐道。這句話怎麼講。黃通約略述了一個大概。楊少歐道。這個怪不得你。湊巧我又病入醫院。咱們報館的內幕。你初來甫到。那能捉摸得清。可惜梁范兩君。因此送命。真是活該。黃通道。這家京報。是誰主持的呢。消息很靈通的呀。楊少歐道。辦這京報的。係杭莘齋。彭翼仲。兩位志士。從前張饒子虐待妓女一案。他報館極力主張嚴辦。提議設立濟良所。爲一般可憐虫謀一條生路。

政府迫於輿論。總算是服從民意。將張饒子辦了。濟良所也設立了。火炕裏的救命菩薩。彭杭當之無愧。今年因爲籐唐調梅一案。北京偵探誤認爲孫文。杭彭兩人。又據理力爭。幾乎封了報館。可算得是個熱血男兒。政府對於他的報館。很有點懼怕的。這回審訊吳道明的案。別家報紙都不敢登載。獨是他報館揭載出來。就可想見他剛強不屈。大無畏的精神了。黃通道。咱們對於梁范。又是同鄉。又是朋友。也應在報上講幾句公道話才對呀。楊少歐道。這個主意。非得總辦認可不行。據你剛才所說。怕總辦未必肯同意呢。黃通默默不語。經此一次打擊。對於編輯一事。便有點心灰意懶。好在楊少歐回來了。遂將此責任交還於他。高興時做一兩篇社論而已。終日無事。更縱情於花酒之場。以發洩其牢騷抑鬱之氣。過了幾天。京報被封。彭杭兩志士。遞解回籍。這個消息。傳徧北京。原來袁宮保據黎香苑密稟。只知道有個梁鐵君改名吳道明。係一個黨人。及至搜查照相館。得着海外寄來的信。言詞殊多悖逆。認爲案情重大。不能不親自秘密嚴訊。不料審訊時。梁鐵君將戊戌舊事重提。面責他對不起皇上。義正詞嚴。口如懸河。反把這位雄才大略的袁宮保。弄得沒了主意。只有將辦理情形。拍一個密電。奏明那拉皇太后。請旨定奪。皇太后復來的電。如何措詞。外人不得

而知。惟見那位袁宮保奉了電旨。立即派人將梁范兩人。解去馬廠。從此一去。茫茫大陸。便永遠無復有這兩位黨人的踪蹟了。及至民國初元。袁宮保做了總統。梁鐵君的公子梁元。在東洋與吳亞男結了婚。吳亞女士係袁宮保的乾女兒。夫妻二人。來北京晉見。住在大同公寓。真是冤家路窄。袁總統不好意思與這位「殺父之仇」的乾附馬爺相見。囑參謀部次長陳二菴。設法荐他回廣東。叫龍濟光招呼他夫婦。那位梁公子親自跑到馬廠。我尋不着父親的遺骸。又訪問原來辦案的偵探。經許多朋友幫忙。也沒有法子曉得梁范兩人埋骨的地方。只得掩淚而歸。當時袁宮保見京報揭載審訊情形。正招其所大忌。又怕後來揭出他的心事。更不好辦。遂嚴令北京警察廳。即將京報查封。這個時代。清政府戴着預備立憲的面具。對于輿論。還有尊重的態度。所以袁宮保威權雖大。也不敢槍斃報館主筆。杭彭兩君。尙得保全性命。遞解回籍。若在後來。一定拿去槍斃。或不然。就派幾個甚麼顏色的衣黨。坐一輛汽車。嗚嗚的跑到報館。直入主筆房。開幾聲手槍。打死完事。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。那家白話京報。開設在虎坊橋五道廟。彭杭遞解後。報館的印刷機器房產。一律收沒充公。警察廳派一位科員侯申伯。管理其事。改爲同益印刷局。侯又委馮甫青充當經理。直至現在。馮

候兩人都死了。同益印刷局還在。有知其事的。經過五道廟。猶不勝今昔之感呵。此是後話。叙出來做一個結束。要知風雅報何時出版。像姑堂如何禁止。銀翠如何救出火炕。楊俊階在上海如何死在監牢。同時發生的還有楊翠喜案如何交通報館。洪蘭舫妓女如何逐出慶王府。汪兆銘炸攝政王如何破案。俄國軍事軍偵探趙郁卿如何被捕。都在第二集中。正是

十年人事一翻新

滄海桑田幾度更

夢境也隨時代變

醒來莫笑夢中人

宣南夢 第一集

一四二

宣南夢 第一集終